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5n1281

御製揀魔辨異錄

清 世宗皇帝製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281-A
  - 御製揀魔辨異錄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 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281-A

上諭：佛祖之道，指悟自心為本。是此說者，名為正知正見，用之以利人接物，令人直達心源，方得稱佛祖兒孫。所言外道魔道者，亦具有知見。因其妄認識神生死本以為極則，誤認佛性，謗毀戒行，所以謂之外道魔道。朕覽密雲悟、天隱修語錄，其言句機用，單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來的意，得曹溪正脈者。及見密雲悟錄，內示其徒法藏鬬妄語。其中所據法藏之言，駭其全迷本性，無知妄說。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師悟處，亦全未窺見，肆其臆誕，誑世惑人。此真外魔知見，所以其師一鬬再鬬。而天隱修亦有釋疑普說，以斥其謬。然當日魔心不歇，其所著述，不行即燬。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復有五宗救一書，一併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於無窮。天下後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鬬之者，有德無位。一人之言，無徵不信。將使究竟禪宗者，懷疑而不知所歸。而傳染其說者，將謂禪宗在是。始而起邪信，繼而具邪見。起邪信則正信斷，具邪見則正見滅。必至處處有其魔種，人人承其魔說。自具之性宗不明，而言條之枝蔓肆出。今其魔子魔孫，至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於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文，媚悅士大夫，同於娼優伎倆，豈不污濁祖庭。若不剪除，則諸佛法眼，眾生慧命，所關非細。朕為天下主，精一執中，以行修齊治平之事，身居局外，並非開堂說法之人，於悟修何有？又於藏忍何有？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預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夫禪宗者，教外別傳，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古德云：窮諸元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若一滴投於巨海。如是言者，言言從本性中自然流出。如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何一非從本性中自然流出？從無一實法繫綴人天。今魔藏立一〇相，為千佛萬佛之祖，以袈裟縷縷為宗旨所

繫。有四法，有雙頭，有小法大法，有大法之大法，稱為細宗密旨，有傳有授。而魔嗣弘忍，以僧伽難提遇童子持鑑直前，為從來有象可示，證其魔師一〇之象為不悖。又以多子塔前袈裟圍繞一事，作袈裟為宗旨所繫之明證。又以臨濟打克符普化，鑿為黃蘗三頓棒之象象。種種作為實法，不勝枚舉，全從知解穿鑿，失却自心。黃蘗云：今時人只欲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知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以知解不消，皆為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真如之中都無此事。夫食不消之人多，而魔藏父子則是已經飽毒者也。佛法不二，豈可執定三四，而更有密傳三四之宗旨，廣引從上古德言句相似者為之注脚，轉以較勘不立言說，單提向上之正宗，仰面唾雲，反污己面。趙州云：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基接人，自有三藏十二部接他了也。祇說無是非分別相，早不本分，何況宛出個是非分別相。世尊四十九年所說古錐千七百則公案，總是語言文字，若不識得這個，縱使字字句句依樣葫蘆，即為魔說，即為謗佛。縱能記得佛祖所說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字字句句不差，正是光明海中多著泥滓。況既落言詮，即同教相，即同教相，則三藏十二部現在，又何必立教外別傳之旨，任伊橫說豎說，能出三藏十二部之外乎？聖人多能，佛多神通，能非聖本，神通亦非佛宗。仲尼何嘗知西方之梵語，如來不能作震旦之唐言，能與神通各有所窮，與這個有何交涉？何況文字一端，魔藏父子輒以不識字譏密雲，意謂不如伊等學問，若要詮理論文，自有秀才們在，何用宗徒識字不識字，與這個又有何交涉？博通經史，如剪綵以添樹上之生花，目不識丁，亦飯熟不借鄰家之水火，若魔藏父子，其大病根正在識丁而不識這個。今使蒙古人來便接蒙古，俄羅斯人來便接俄羅斯，暹羅、蘇祿、琉球、日本人來便接暹羅、蘇祿、琉球、日本，若必待伊識得文字然後接得，則佛法不能蓋天蓋地矣。魔藏邪外知見，自以為言言據古，字字稟經，豈知盡三藏十二部，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

諸子百家，盡世間四庫縹緗所有文字，並與貫串配合，極其稜消縫泯，自道佛來也開口不得，正是佛出世也救不得也。阿難三十年為侍者，祇為多聞智慧，被佛呵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難消。況魔藏以邪外知見，唐突佛祖向上邊事，尚安得有呵斥分？祇瞞得有眼無珠之徒，明眼人前，魔形自露。趙州云：如今知識，枝蔓上生枝蔓。都大是去聖遙遠，一代不如一代。只如南泉尋常道：須向異類中行。且作麼生會？如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道說葛藤，博飯噇，覓禮拜，聚三五百眾云：我是善知識，爾是學人。可知法藏父子之魔形，從數百年前，趙州早為判定，更不必到眼始知也。悟修皆以臨濟一棒指人，魔藏斥曰：一橛頭禪，躲跟窠臼。若論個事，無論奇言妙句，俱用不著，雖一棒一喝，亦為剩法。古人不得已而用棒喝，原為勦絕情見，直指人心。魔藏若以情見解會，乖謬之甚。古不云乎：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何嘗執此一喝一棒也？魔意但欲抵排棒喝，希將伊所妄立之一〇相，雙頭四法之實法，以邀奇取勝，殊不知其大乖教外別傳，無法可傳之旨也。且悟修未嘗謂一棒為千佛萬佛之祖，而魔藏妄揑一〇相為千佛萬佛之祖，獨非躲跟窠臼乎？若將一〇相作棒喝用，猶是躲跟窠臼，若將一〇相為千佛萬佛之祖，直是魔家窟宅矣。忠國師以九十七〇相示耽源，耽源以示溈仰，魔藏杜撰，稱為然燈以前無文密印。當日耽源示仰山，仰山一見即焚却，源後問仰，仰即重集一本呈源，更無遺失。又溈山舉〇相內作一日字，仰山就地畫一〇相內作一日字，以脚抹之，溈山大笑。魔藏但於仰山一見即能記憶處，詫為神奇，而不於溈山大笑處、仰山焚却及脚抹處薦取，所謂韓盧逐塊。若謂九十七〇相奇特者，朕今即作八萬四千〇相，歸於八千三百九十七〇相，又歸於七百九十一〇相，又歸於九十五〇相，又歸於九〇相，又歸於一〇相，正如入海算沙，亦遊戲華藏之一具，有何奇特？至於三元三要，自臨濟唱出以來，古今宗師無不拈提，而皆不能分明舉似，魔藏乃執黃蘗三頓棒以附會之，杜撰

差排，是乃全不知三元三要。臨濟不云乎？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語具三元門，一元中須具三要，首提演唱二字，演唱不能無言句，言句須識元要，方成活句。然一元而三要即具，三元而九要全具，如此[○@(一/(三*二))]、[○@(二/(三*一))]、[○@(三/(二*一))]，乃元以立要，要以貫元，非九要不能貫三元，得九要而三元始圓。不分而分，分而不分，所以元要之法，無法不該，如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顯而易見者，又如四料揀之法，亦如春夏秋冬之四時，雖寒景變遷，總不出此一年，此一年即棒喝也。曹洞之五位，亦如五行之互具，不出此一氣，此一氣即棒喝也。若夫浮山九帶，朕謂一句中須具九帶，而九帶中須具五十五束。又如汾陽十智同真，朕謂一句中須具十智同真，而一同真中須具五十五實。如此與元要之旨何別？堆而廣之，難以悉數。總之，歷代祖師雖更換面目，接引世人，總不離世尊拈花、臨濟棒喝之旨，離此者即為魔說。況此棒喝能具萬法，能消萬法，此棒喝豈有定相？一棒喝何得作一棒喝用？魔藏不識，目為一橛禪。如果言禪，即一橛已屬多，設魔藏意猶未足，不知必待幾橛，方稱其魔意也。三頓棒與三日耳聾，豈更有別意？有何交涉乎？又魔藏作五宗錄序，以窣堵波為喻，以九級為五時教義，以結頂處為如來禪，以千丈旃檀從空破頂為祖師禪，以五光三昧為五家宗派，又自詡其言為塔頂上加聚沙一掬種種魔說。夫一切教相，皆屬筌蹄，墾土種瓜，瓜成非土，金從鑛出，鑛豈即金？乃謂教之級盡，其結頂處即如來禪，直同夢囈。且西來大意，即是如來涅槃妙心。五家分派，的的歸宗，何可分佛分祖，而又分五家。雖二乘之與大乘，尚如皮肉骨髓，層次歷歷，而分拆不開，何況單提向上邊事。五光五派，有何交涉。大似漢代迂儒，謂尚書二十八篇，應雲臺二十八將。魔意祇欲推五宗為超佛越祖，而掬沙加頂，已又度越五宗如來，所謂大妄語成者。又魔藏指曹溪本來無一物，為落空亡外道。而弘忍泥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夫祇就本來無一物句論，固似自了之見。而下既

云何處惹塵埃，亦可謂超越功勳，直臻向上也。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者，且不必論。若言掩人耳目者，亦非黃梅，豈肯疑誤眾生。而米白 無篩之對曹溪，又豈世法謙讓。悟修所判，雖稍儱侗。而藏忍直斥為空亡外道，轉見不堪。可見其自了，尚未能一味有為實法，邪知邪見耳。弘忍又指斥密雲情與無情，煥然頓現，為閨閤中物。引雲門直得大地無纖毫過患為轉句，不見一色為半提，須知更有全提底時節為證。殊不知密雲之一棒到底，正是處處全提，皆是情與無情，煥然頓現之力。彼既未到密雲悟處，乃牽引雲門言句，附會蓋覆。狐憑於城，鼠依於社，使人不敢焚熏。究竟城社自是城社，狐鼠自是狐鼠，何能混狐鼠同於城社？弘忍又云：三峯師、天童師，其源流；我輩師、三峯師，其法乳。魔罪不問自承，豈非並未會實無一法可得，故曰源流；所得有憑有據，故妄云法乳耶？夫工夫了徹，識得自心，師資道合，針芥相投，啐啄同時。從上心印，亦惟言汝如是，吾亦如是耳，何曾有一法可傳？況亦實無一法可得，一言相授受者，如是方名法乳。若藏忍之邪知邪見，魔外師徒，以密傳口授為乳，是乃毒乳，何云法乳？朕謂魔藏原非全無知識，只因離師太早，煩惱妄想，貢高我慢，祇圖爭勝。欲於法門中獨出一頭，不顧己之脚跟，全未著地；欲裝點智過於師伎倆，揑定一〇、四法、雙頭等名相，擬為超師之作。每立一妄語，即捃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證實之。正如永明云：以限量心，起分齊見，局太虛之濶狹，定法界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不越眾塵之境。向真如境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奔騰識浪。於管中存見，向壁罅偷光。立能所之知，起勝劣之解。齊文定旨，逐語分宗。蟭螟豈健於鵬翼？螢照那齊於日曜？魔藏父子之語言著作，永明數語，可為判盡。當日魔藏取悅士大夫，為之保護，使緇徒競相逐塊，遂引為種類，其徒至今散布人間不少。宗門衰壞，職此之由。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時熄滅？著將藏內所有藏忍語錄，并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

覺以不敬律論。另將五宗救一書，逐條駁正，刻入藏內，使後世具正知見者，知其魔異，不起他疑。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所有徒眾，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果能於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他宗，方許秉拂。諭到之日，天下祖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鐘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凡祖庭皆古來名剎，且常住本屬十方，朕但斥徐魔外，與常住原自無涉，與十方參學人更無涉。地方官勿誤會朕意，凡常住內，一草一木，不得動搖，參學之徒，不得驚擾，奉行不善，即以違旨論。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自謂法乳不謬，正契別傳之旨，實得臨濟之宗，不肯心悅誠服，夢覺醉醒者，著來見朕，令其面陳。朕自以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於朕，所論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峯宗派。如伎倆已窮，負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莫貽後悔。從來邪說之作，易惑人心，然內道外道，是非邪正，亦不難辨。本乎自性而為修為說，即謂之內；不本乎自性而妄修妄說，即謂之外。釋宗每闢元門為外，如紫陽真人於所著悟真篇後，另著外集，不雜元門一語，一一從性地演出。禪宗即從上宗門。禪師似此曉暢無礙，包括於數篇之中者，亦為罕見，而目之為外可乎？如真人者，是外之內也；如魔藏之徒，攘佛法而壞佛法，乃內之外也。曹溪清派，何可容此濁流？況此魔說與魔子孫，流落人間末學，受其無窮之遺毒，法眼慧命之所關，朕豈忍不辨其是非？天下後世，必有蒙朕眉毛拖地之深恩者。須知此魔之不可不辨，因其為佛界之魔；此異之不可不揀，因其為同中之異。傳曰：息邪說，正人心。夫祛邪扶正，朕之所不得不然者也。粵稽三教之名，始於晉魏，後世拘泥崇儒之虛名，遂有意詆黜二氏。朕思老子與孔子同時問禮之意，猶龍之褒，載在史冊，非與孔子有異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數十年，倘使釋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禮。蓋五典、九經、三物、六行，治天下之大綱小紀，固始自二帝三王，而集成於我至聖，然必解脫諸

相，而後此心方能達萬事萬物之性理，此則其必然者。後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謂某為日，謂某為月，謂某為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礙之見，但於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喻三教之異用而同體可也。觀紫陽真人之外集，自可無疑於仙佛一貫之旨；道既一貫，愈可以無疑於三教並行不悖之說。爰附及於此，使天下後世，真實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廣大識見，朕實有厚望焉！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No. 1281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一

魔忍曰：佛不云乎，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大迦葉。夫涅槃妙心，即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也。正法眼藏，即雙明雙暗，同死同生之金剛眼也。心即眼，眼即心，實相而無相者也。如國之印璽然，無前際，無後際，無中際，一印而文理備焉。

若欲徵心，則雖豎窮三際，橫亘十方，猶徵不盡，豈未讀楞嚴七處徵心耶？可惜世尊於百萬人天中拈出一花，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却被魔忍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一句鈍置煞了也。盡大地是一隻眼，乃以正法眼藏為雙明雙暗、同死同生之金剛眼，豈止認奴作郎？明暗生死如何又是金剛眼？金剛眼如何又有明暗生死？說明金剛眼尚不得，何況暗金剛眼？說生金剛眼尚不得，何況死金剛眼？無論孟八郎恁麼去，大似韓盧逐塊，縱使說得毫釐無差，方成天地懸隔。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若可詮註得破，何必迦葉方堪受囑？且三藏十二分早已說得盛水不漏，又何為末後拈出一花，兩人相對揑怪，誑惑天下後世男女？又謂心即眼，眼即心，然則離眼便非心，離心便非眼耶？盡大地指何物為不是心？盡大地指何物為不是眼？將此心眼自謂法王寶印，正同偽造印信，豈真璽印耶？又以一印而文理備，拈提三際。

夫三際者，無際之實際，實際而無際。若譬之一印而文理備，則謂之無前際，後際猶依稀仿佛，如何是無中際？況未印即前際，既印即後際，又何所為無前後際耶？與三際之論有何交涉？

魔忍曰：及其弊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為機鋒、為棒喝；又其弊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宗旨定，若三代之禮樂備焉，雖千聖繼出，不能易矣。夫言論之弊也，弊於心性；而棒喝之弊也，弊於亂統。故從棒喝悟者，知亂統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簡、元要、函蓋、截流等綱宗，臨濟、雲門是也；從機語悟者，知心性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種種三昧門等綱宗，曹洞、溈仰、法眼是也。

從上諸祖，終日言而未嘗言，然而何一言離却宗旨？離却宗旨，其言又何足道？乃謂一弊而為機鋒、為棒喝，再弊而為定宗旨。宗旨既定，若三代之禮樂備，雖千聖繼出，不能易勦。襲莊子之遺糠，唐突佛祖向上邊事，可乎？如此，則所為機鋒、棒喝、宗旨者，乃是實法，乃是妄語，乃是揑怪，乃是拖泥帶水自救，不了魔之所以為魔，如是如是。又謂臨濟、雲門建同喝等綱宗，曹溪、溈仰、法眼建四禁等綱宗，硬作主張，妄生區別，鴟鼠嗜糞，牽引鳳凰，與共一坑同食，埋殺五宗矣。

魔忍曰：正法眼藏果易言哉？惟其不易言也，故先聖秘之而聽其悟；惟其不易悟也，故湮沒而至於不提。夫湮沒既久，必有乘願再來之大士起而救之。然而救之之際，不無觸諱，故有疑之者，有毀之者，甚至投毒下獄，篆面鞭背，在古人猶所不免，況今日乎？語曰：絃急則斷，亦勢之固然也。三峰老人履固然之禍而卒免矣，有所不能免者，其在我乎？

夫此一大事，雖釋迦牟尼佛亦秘不得，釋迦牟尼佛亦提不得。說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具在，如何秘得？且山河大地、十方虛空

具在，如何能取而秘之？然說法四十九年，三藏、十二部不曾說著一箇字，如何提得？山河大地、十方虛空，塵說、剎說、熾然說，而悟者自悟，迷者自迷，又如何能取而提之？魔忍乃謂惟其不易言，故先聖秘之而聽其悟；惟其不易悟，故湮沒而至於不提，可為白 日囈語。此中本自清淨，此土本自極樂，何嘗有造次顛沛、被髮纓冠景象？乃謂伊師魔藏以此事湮沒不提，乃觸犯忌諱而提之；禍事不了，伊又明知，不免挺身承當而提之。可怜，可怜！何苦，何苦！

魔忍曰：夫世之為書者，集點畫而後成字，集字而後成句，集句而後成章。章之成也，必有先後起止之迹，惟印則無之。學道亦爾，有小悟，有大悟，大悟若印，小悟若集書。當是時，不陞巨匠之堂，未有不於點畫字句生滿足者。是故興化因大覺而見臨濟先師，洛浦由夾山以透牢關一句，黃龍啟廸於文悅，雲門溫研於雪峰，至若灌溪之造末山，妙喜之從佛果，是皆一悟再悟，至於大悟一十八遍。然而豈有他哉？務與從上印文相合而止耳。風穴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乃至印泥、印水、印空，不留朕跡。予嘗深觀之，自拈花至馬祖、臨濟，凡三十九傳，而此印再鑄，光鋩四射，睨之即喪其睛，所謂印水者也。自興化至圓悟、大慧、虎邱、應菴，又十一傳，而諸老愈唱愈高，愈造愈不可測，若龍變虎踞，風馳電轉，所謂印空者也。至華藏而後，此印漸沒矣。嗟乎！三峰先師穴重泉以出之，磨其光，刮其垢，還其舊觀，以用於今日，所謂印泥者也。何也？老人生臨濟七百年，大法滅盡之後，一呼而不應，再呼之，再呼而不應，三呼之，聲為之咽，氣為之絕，四顧徬徨，而未有和之者，故不得不印諸泥上，以待天下後世，其為心亦苦矣。夫所謂印泥者何？謂印文之不能化也。非印文之不能化也，泥之不能化也。嗚呼！吾輩之終日元要，而不透元要之極者，與彼一棒，到底只不百步耳。可不戒哉！可不慎哉！戒之慎之，藏

之護之，以俟其人焉。如臨濟者出，焚其符，剖其印，重於空中，圖畫五彩，與正法眼藏暗相脗合，是三峰之願也，亦從上列祖之願也。

三印者，一印空，一印水，一印泥。古今提唱，或云山河大地，悉皆消殞，前後際斷，則曰印空；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則曰印水；末後牢關，脚踏實地，則曰印泥。或云見空見有，尚有見在，則曰印泥；非空非有，猶落中邊，則曰印水；若到一亦不立地位，中邊俱捐，如來如來，如是如是，則曰印空。或云三印非是三關，竝皆究竟極則，空來空如，則曰印空；有來有如，則曰印泥；非空非有來，非空非有如，則曰印水。三說雖若異同，總不離正知正見，非可情識知解。卜度魔忍，乃謂拈花至臨濟，而此印再鑄，所謂印水；興化至圓悟，愈唱愈高，愈不可測，所謂印空；至華嚴而失其印，至魔藏復得之重泉之中，磨光刮垢，頓還舊觀，而為印泥。蓋謂此印，即同印綬之印，明得自己手中，有箇如來。佛傳國璽。伊是真正覺王嫡子而已，世法言之，當同叛賊；出世法言之，可謂狂癡矣。夫帝王統緒，亦在奉天承運，不在傳國璽之有無，況乎覺王正令，豈有璽印之可傳哉？如果有之，則是作為實法矣。伊之為外道邪魔，自供自認，

魔忍曰：四七二三，諸祖師應機多標理致，而棒喝機鋒始自馬祖。諸老宿不察三峰之用心，憎其異己，至欲抹殺從上相承之法印，自謂一棒到底，不立窠臼，獨不思棒喝之始自誰乎？若謂此棒直接馬祖之上，則馬祖已上未嘗用棒喝也；若謂此棒仍承馬祖之下，則馬祖已下未嘗無宗旨也。是二者何居？若謂自立門庭，不從人得，其如棒喝何？進退推求，實無本據，反欲闢人之扶救慧命者為無師、為外道、為旁出，其誰曰信然？今三峰往矣，而闢書又一再至，則吾之辨亦安能已耶？非辨也，救也。

救者，人有難而吾拯之也，人之乎死而吾生之也。若夫從上佛祖之宗旨，自威音以前無生，彌勒以後無滅，尚非出世閒法，而何有於世諦？何患何難，何得何失，而又何從而救之耶？眾生心無處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於青天白日忽起狂華，妄生救心，妄立救相，妄出救言，妄成救境，無論不須救，實亦不受救，而此大妄語成墮無閒獄，則雖欲自救而不得也。且宗旨之與棒喝，有二乎？無二乎？譬如三峰法藏，棒喝即三峰，宗旨即法藏，乃欲是法藏而非三峰，滅三峰以救法藏，氣急敗壞，被髮纓冠，不謂之狂人不可也。謂棒喝如自馬祖，豈知然燈以前未嘗無乎？且如世尊拈花，拈花非棒喝乎？迦葉微笑，微笑非棒喝乎？推而廣之，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天之棒喝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地之棒喝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物之棒喝也。爪生髮長，脉動氣旋，飯過其中，衣裹其外，身之棒喝也。何得云馬祖而後始有？且棒喝亦名相耳。譬如冠然，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秦漢以來曰冠，魏晉以後始有帽之名。今則冠與帽竝稱，而所謂收、冔、弁者無稱焉。要而論之，不過是暖此頭、飾此頭之一器耳，何問名之異同？棒喝亦不過是建萬法、消萬法之一機，欲人自明宗旨耳。其落處不涉宗旨，其用處不離宗旨，豈得將棒喝與宗旨斤斤較量？何異將冠與頭斤斤較量？不謂之愚癡不可也。如此而一則曰宗旨，再則曰宗旨，是其所謂宗旨，乃魔說而非宗旨。以魔說為宗旨，安得不絕人慧命乎？

魔忍曰：四十九年說法，皆隨機遮護，至拈花一著，始盡天上天下獨尊之旨。先師謂一花拈出，圓證吾人心法廣大，非臆談也。闢書以一棒為全提獨尊，謂此外別有，即同魔說，豈吾所謂全提獨尊之旨哉？吾所謂獨尊者，如天子為萬國之獨尊；吾所謂全提者，如萬國皆在天子王化之中。而一令而天下肅，發一言而天下應，除一官授一職而天下被其澤，天下之教教化化皆歸之，故謂之獨尊。非天下之外別有獨尊，而獨尊之外別有天下也。心法亦

然。洞宗有五位，以君位為尊；臨濟有四賓主，以主中主為貴；雲門有全提半提，以全提為究竟；教中有海印三昧，謂萬象森羅皆在海光之中，無前際後際而一時俱現，所謂全提獨尊者也。若夫闢書之一棒，謂之法外之心，謂之乾慧，特孤獨之獨耳。獨可也，尊則吾不知矣。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門云：若使老僧看見，一棒打煞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雪竇云：雲門此語，有兩負門，有一門不共戴天，有一門恩大難酬。古德提唱，究竟是何心行？且西天記此公案，又是何心行？若解不得，入地獄如箭射；若解得，亦入地獄如箭射；解得解不得，天下總然太平。何以故？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故密雲以一棒為全提獨尊，尚復依稀似曲，若魔忍之喻，真乃烏焉成馬，有甚了期？又復牽合五位君臣四賓主，謂五位以君位為尊，四賓主以主中主為貴，不特與獨尊之旨毫無交涉，且五位中又可有四卑而一尊，四賓主中又可有三賤而一貴耶？五位猶一手五指，四賓主猶一室四隅，莫非東看為西，南觀成北，同中有異異中同，豈可實實作一二三四五會？若夫指斥密雲一棒為乾慧，為孤獨之獨，直是逆心熾然，妄呵肆罵，其祖更無可論矣。　佛祖語言，竝是直心直行，只是向人直說，而會者自會，不會者自不會耳，何嘗隨機遮護？若隨機遮護，便是眾生相，并不到聖處，何為佛語？

魔忍曰：凡先聖或示此○相，或示此●相之類，若虙羲之卦畫也，雖無文字，而天地萬物之理備焉。而七佛列祖傳法偈，若文王之繫辭也，所云雙頭獨結，無文密印等，其爻象乎？蓋以此○相統言詮，以言詮入此○相，不相害也。昔臨濟大師初住鎮州，即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二人稟旨上問，濟於三段二打之後，以四料簡明之，於是便有元要、賓主、照用等宗旨立焉。夫黃檗接臨濟，不過三頓痛棒，而

濟乃建立若是，豈非三頓之象、彖乎？然卦無象、彖，卦之理固自若也。使由卦以知象、彖，由象、彖以知卦，卦之理亦固自若也。今有人焉，執一畫以為乾，問其乾之所以，乾則嗔目大怒，至欲焚其書，絕其人，止存一書，以教天下後世，是果知乾乎？

伏羲時無文字，所謂者，即是乾字，非伏羲畫此象，而文王以乾元亨利貞注釋之也。至於〇，則是何文字乎？又可作文字邊會乎？易之為書，雖天地萬物之理備，然此是其餘事。若論其旨要，皆所以盡人倫。人倫之內，萬有不齊，一一隨時變易，以期適得其宜，必有道矣。聖人欲如善見毗婆沙律之一一分而列之，而不勝其賾也，於是多方設喻以該之。四聖各自作易，道則同而義不相襲也。與佛門相較，於律門最相似。於此不明，往往牽引易語，為似佛祖教外別傳者。此兩家門庭，皆未曾涉足者之說也。譬如藏內律文，何條有礙宗旨，擬指何條與宗旨相似。魔忍乃以〇為卦畫，以七佛列祖傳法偈等為繫辭，而以其師所揑造之雙頭獨結無文密印為爻象，真所為扣槃捫燭，無端巇聖污賢。至以臨濟打克符，普化以四料簡明之，於是便有元要賓主照用等宗旨立焉。為黃檗三頓棒之彖象等語，此邪魔外道之尤者。祖師機緣，如清凉風，如大火聚，捉不得，近不得。豈有今日棒喝，而明日揑幾句話頭，以疏通證明之。知此祖師，雖令洗脚，亦不需也。宗旨二字，即同教外別傳，皆是不可名而強名，出於無奈者箇，原不受這等塗污埋沒。今乃以四料簡元要賓主照用為宗旨，豈但迷頭認影，且認脚影為頭矣。豈但元要等葛藤，即三藏十二分，亦豈瞿曇宗旨。若云瞿曇以此為宗旨，則為謗佛。

魔藏頌世尊陞座，文殊白 椎公案云：人人都向世尊未陞座前會取，早已錯了也。復頌云：雨過空山水碓聲，文殊何處著槌鳴？脚頭脚底無勞問，寶座從他下與陞。

世尊陞座，文殊白 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夫既陞座，則法王法絕覆藏矣。文殊既白 椎竟，四至分明訖，又復作多口阿婆丁寧囑付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所為以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魔藏既知空山水碓即是文殊白 椎，何以又不向

世尊陞座處張眼明明看取？却云：脚頭脚底何勞問，寶座從他下與陞。豈不以外道伎倆妄測世尊耶？如此豈不仍是向世尊未陞座前會取耶？然則其所謂空山水碓者，却與文殊白 椎天地懸隔。空山在眼，何嘗覩無見之妙見？碓聲在耳，何嘗入不聞之圓聞哉？

魔藏頌靈山拈花公案云：大地花開勝國春，碧池窺洞笑相親。自從惹得燕鶯語，話到於今轉失真。

拈花公案，燕鶯恰恰道著，燕鶯即是花、語即是拈，無二無別。而三峰藏云：自從惹得燕鶯語，話到於今轉失真。連箇燕鶯之見尚未得一如在，道甚真與不真？

魔忍曰：六祖入黃梅之室，亦以袈裟遮圍，徵其前悟。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徹，乃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不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黃梅知其徹悟，遂以衣鉢付之。先師謂袈裟縷縷，明示法數，非苟然也。蓋袈裟自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顛倒參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者也。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豈非滯在淨處，而於心法有所未圓者乎？請試言之。若此偈便為究竟，則三鼓入室，不應復有言下大徹等語。既有此語，則偈旨之偏，雖盧公再出，亦當首肯。今之人悟不及此，遂謂先師以宗旨定在衣上，不亦欺世之甚乎？且初祖亦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若以衣表宗旨，而宗旨遂在衣上，則靈雲見桃花，水潦被馬師一踏，二公之悟，應在樹頭之上，鞋跟之下耶？蓋未肯深思爾。何則？請觀世尊拈花之際，普告大眾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迦葉。當是時，人天百萬，未有若秀公之徒起爭端者。世尊不即此時付以金縷，却於多子塔前重增公案，何哉？則袈裟遮圍，分座令坐

之事，有旨無旨，不待辯而較然黑白矣。噫！物之最大者，天地是也；理之最幽者，陰陽是也。而聖人迎日推策，畫八卦，考河圖，測以渾天之儀，載以曆象之書，然後天地之動靜，日月之行度，星辰之區分，陰陽寒暑之數，閏餘盈縮之變，鬼神幽冥之情狀，灼見而指諸掌。由是而觀，聖人之智慮過人遠矣。使匹夫匹婦從而論之，又烏得不增其昧昧哉？

儒者即數以顯理，謂理數不相離也。然理是形，數是影。夫數實理虛，而謂理形數影者，何也？理得而數隨之，則是無定者乃一定，而一定者乃無定也。數無定，而隨理之有定者以為大小，故以形影喻也。此皆是儒門邊事。若夫禪門，先去理障，直標心宗。理尚不可說，何況於數？魔忍乃謂袈裟自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顛倒參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圓融行布，不滯一偏，始盡此心此法之奧，非心外別有所謂密付者，真是魔說。伊不過略涉世典，見乾數二十有五，坤數三十，坤之三十即是二十有五，而再五之坤統於乾，陽實陰虛，坤為虛數，惟乾之二十有五為實數，故乾數該萬有之數。乾，生生也。生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無心，人為天地之心。故生生之數二十有五，而心之數亦二十有五也。袈裟二十五條，偶然符合，遂謂以此表五人廣大之心體。無論與無生法忍毫無交涉，即以易論，孔子所謂天數二十有五者，又何嘗預知後人之推測到此哉？不過理必與數符，自然恰合耳，有何奇特？至若所謂直標心宗者，豈是這箇心？不見楞嚴經云：此非汝心。且又與袈裟何涉？如曰即此是，不知才說是，即已不是，是亦不立，況伊固非謂即此是乎？以此誘惑士大夫之無學者，俾羣稱妙諦，為之外護，如此心行，真乃污濁祖庭。既謂袈裟二十五條默印心體，又自覺其說之迂怪也，於是又謂不是將宗旨定在衣上，妄引靈雲桃花等公案為證，總無落處。至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未是授受，必待多子塔前袈裟圍繞，而後密付宗旨，鬼窟裏作活計，塗污世尊，結成魔界，應隨無間獄矣。狂吠不了，忽又

轉入世諦，謂物之最大者天地，理之最幽者陰陽，又謂聖人迎日推策，畫卦考圖，而得其秘奧，聖人智慮過人，特地讚歎聖人一番，又謂使匹夫匹婦從而論之，烏得不增其昧昧等語，暗指伊師法藏為聖人，而密雲天隱為匹夫匹婦，暗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意義，借此向迂儒俗士打箇關節，真所為脅肩諂笑，病於夏畦者。此種議論，宗門語中何處著落？本無足辨，但恐後世無識之徒，或謂伊於儒門義理尚有可取，不得不亦為蛇足一上。夫天地曰兩大，尊稱之辭也。然雖蟭螟之細，其氣皆是天，其質皆是地，固亦可曰莫小於天地，豈得但曰物莫大於天地？至於理最幽於陰陽之說，即知伊連箇陰陽也不識，但可言莫顯於陰陽耳。夫陰陽以對待言，則男陽女陰，晝陽夜陰，推之萬物皆然，塵塵剎剎，具在目前，可曰齒乎？以互根言，則男陰女陽，晝陰夜陽，推之萬物，又莫不皆然。亦塵塵剎剎，具在目前，可曰幽乎。連箇幽之一字，尚在陰陽甲裏，必得與顯為對，然後可以論陰陽。如論其象，則顯而在外者，陽也。幽而在內者，陰也。如論其根，則顯而昭著於外，有形之可指者，陰也。幽而主運於內，無迹之可尋者，陽也。何得云理最幽於陰陽。況乎天地亦不是物，陰陽亦不是理。即此二語，其於世典，亦是邪魔外道，何論禪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明人倫耳。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惟能以三達德，行五達道，故曰聖人。若夫迎日推策，畫卦考圖，而知天地日月之行度等類，乃是聖人之多能。聖不聖，於此全無交涉。若於此等處，謂是聖人之所以為聖，則是西洋回回之能曆法者，皆是聖人矣。況周孔之曆在春秋，堯舜之曆在尚書，以算術考之，竝皆疎濶而舛訛，不及今之時憲曆處甚多。若以此為聖，則是昔之南懷仁，今之戴進賢，勝於堯舜周孔矣。豈不是盲人觀象，妄生議論。　謂世尊多子，塔前袈裟圍繞，別無義味。慮行者三鼓入室，仍是何處惹塵埃。見地固是顢頇，若如魔忍所說，又屬外道。學者既具正知正見，切須於此著精彩。

魔忍曰：金剛舍利，建塔立廟，乃人天植福之田耳。結集法眼者，使真金剛、真舍利照天照地，而光明種子世世不絕，真續佛慧命者事也。今乃抹殺臨濟正法眼藏，謂之學解。觀尊者此語，寧不惕然？

金剛舍利，建塔立廟，亦不得，但作人天植福會。會得，則所為正法眼藏，即金剛舍利，建塔立廟。會不得，則所為結集法眼，續佛慧命。豈止不及人天植福之因，即是滅慧命而續魔命，豈得不以善因而招惡果。夫金剛舍利，即是法眼。如將金剛舍利，建塔立廟，與法眼慧命，話成兩橛，即屬腳跟不點地漢。況法眼豈由結集而成。如使可以結集，則尚安得謂之真金剛，真舍利。只結集二字，非止學解，直是魔外耳。魔忍自立為臨濟嫡宗，與其祖師密雲為難。思壓倒密雲，驅出祖席，全是好勝心，瞋恚意，尚何慧命，尚何法眼。不如樸樸實實，拜塔禮廟，熏此善種，以待來生，尚不錯過。何必託語言文字，橫造無窮之業。

魔忍曰：古今以聰明睿智僨事者實多，而神堯、神禹不礙為聖君，周公、孔子不礙為聖人，七十子之徒俱不礙為賢人，未聞田舍翁致君堯舜而垂範百世者也。吾道亦然，故如來稱一切智人，而華嚴菩薩於百工技藝、星相圖緯之學莫不精究，第觀其用心何如耳。闢書於三峰所說之法不可測，遂貶為旁出，稱瑞光頂兄為類己。頃見瑞光之錄又不可測，而闢書旋至，甚至以瑞光為假冒不識字之名。嗟乎！不識字者，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何佳名而假冒之耶？但瑞光不幸而墮此數中，又幸而得在先師鑪錘之下發其覆、淘其滯、開其宿慧，使至於今日輒前是而後非，法眼何嘗定歟？且西天諸祖說法如雲湧河決，至於馬鳴、迦毗摩羅、龍樹等各著論百餘卷，亦呼為聰明旁出，可乎哉？

亘古亘今，未聞以聰明睿智而僨事者也。論出世間法，無明本性即佛性，聰明睿智又豈得不是佛性？謂之無心道人，亦謂之無事之

人，尚不得說箇事，說什麼僨事不僨事？論世間法，聽而聖曰聰，視而聖曰明，思而聖曰睿，合而言之曰智，聰明睿智便是聖人，安得僨事？今曰古今以聰明睿智僨事者實多，則不知其說為何等魔說也。趙州出院，路逢一婆子，問：和尚住什麼處？師云：趙州東院西。婆子無語。師歸院，問眾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云：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僧曰：和尚為什麼恁麼道？師曰：為汝總識字。觀此，則密雲斥瑞光假冒不識字之名，豈無落處？且不識字人又如何定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販夫賈豎，一字不識其心，日夜營營，豈能休去歇去？以世諦言，亦屬不解，況孔子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者，葢策勵下學之辭。若向上事，不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乎？如使尚有心可用，安得樂在其中？至於宗門，終日喫飯，不曾咬著一粒米，然後到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地位，此正是絕學無為閑道人也。魔忍乃曰：有何佳名而假冒之？不特不曾證此實際，并不會聞此佳名矣。又譏密雲以魔藏所說之法不可測，遂貶為旁出，稱瑞光為類己。頃見瑞光之錄，又不可測，而闢書旋至。夫佛祖語言所為，如語真語實語，不妄語不誑語，木頭即是木頭，碌磚即是碌磚，明明道得七花八裂，而聽者不悟，則依圓囫圇。所以說者不由心意識，而聽者亦不得向心意識邊摸索，有什麼可測與不可測。魔藏魔光之不可測，正是密雲之所痛心疾首，不忍不闢，不得不闢者也。魔忍乃復賣弄伊父兄之不可測，正莊周所云：鴟鼠嗜糞，鵷鶵過之，鴟鼠仰而曰嚇者矣。且伊等之語，亦何不可測之有？凡不可測者，惟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則惟證乃知難可測。葢以纔用測時，便落心意識。既落心意識，便如用墨染絹，而求其白。其染愈深，其白愈黑故也。若伊等之所謂四法交加，雙頭獨結，勒成無文密印者，不過穿鑿傳會四字盡之，何不可測之有？極其微妙，總歸一〇耳。亦既〇之，則亦既測之矣。充其伎倆，能舉陳年葛藤，配合得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耳。夫此葛藤，所當付之一炬。如其付之一炬，則亦既測之矣。能將諸子百家，四庫萬卷，種種無明窠

窟，資其譚鋒舌劒耳。夫此譚鋒舌劍，等於鵲噪鴉啼。如其等之於鵲噪鴉啼，則亦既測之矣。然則更有何不可測者，乃敢附會馬鳴、迦毗摩羅、龍樹諸大士耶？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魔忍曰：童子持鑑出遊，以表諸佛圓智。從來象示，不可誣矣。至如龍樹現自在身，而提婆謂眾曰：無相三昧，形如滿月。夫元黃未兆之際，聖凡罔立之先，果可以規規小見徵之耶？永嘉曰：大千沙界海中[冰- 水+區]，一切聖賢如電拂。般若曰：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然則先師謂無象一〇相，為千佛萬佛之祖，其理固未嘗悖也。

〇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〇前無始，後無終，現在無現在；〇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夫此〇者，不過言思絕處，不得已而為之。然此言思絕處，不得已而為之之〇，只合供仰山一脚抹去。古德云：達摩西來，只為欲覓箇不受惑的人。若見於〇，即已非〇；若契於〇，〇更何立？若立一〇，即惑於〇；若惑於〇，即是謗〇。今乃以〇為千佛萬佛之祖，然則千佛萬佛乃〇之子孫耶？童子持鑑，鑑與童子是同是異？諸佛圓智與鑑又是同是異？如何可作象示人？若然，則心如明鏡臺之句，能大師何以不肯？且既謂此鑑為諸佛圓智之象矣，又曰此無象，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〇則象存，又何言無象耶？

魔忍曰：達摩初破六宗，其意銳甚。及東來震旦，六番受毒而不言，謗議沸騰而不辨，不契於梁，不聞於魏，不容於流支之徒，機亦危矣。稍有爭論，安能默坐九年，以俟二祖耶？　又曰：天童，當今第一名宿也。撥無宗旨者，孰不借口？予將使天下後世，知天童盛怒之日，已有犯顏死爭者。如某庶亂統之弊，其少懲乎？

佛祖之開人迷雲，提示要旨，莫非慈悲之故。所為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豈其有爭論是非，必欲己之勝彼，如臧三耳之說耶？此等凡夫見，尚不可塗污聖賢，何況佛祖？乃謂達摩初破六宗，其意銳甚。達摩意作麼生？魔忍於何見之？意尚不可得，何況於銳？豈有舌戰勝人之香至哉？苦哉香至，受此大謗，況乎西天貝葉？大都譬喻彼小乘禪觀，有此六種各封己解之流，達摩一一剖明化導，俾之舍小趣大。然此六宗之徒，即謂之莫須有亦可也，又安得有初破六宗，意氣橫溢，若武夫斬將搴旗，秀才狀元及第時境象哉？擔屎潑佛，斯之謂矣。　明哲保身，在儒門亦非趨利避害之謂。險莫險於嗜欲，而患難不與焉；醜莫醜於凶德，而六極不與焉。明哲者，明哲於見理，非明哲於趨避也。況乎宗門善惡齊屏，吉凶齊致，有無齊等，生死齊際，身亦非身，何有於保？乃謂達摩履危機而默坐九年，何其謬也？唐時無名老宿有云：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音。若恁麼會，喫鐵棒有日在。魔忍乃謂：面壁九年，以俟二祖。魔外心腸，無名老宿於千百年前早為覷破而抉示矣。夫亂統固是宗徒陋獘，然與作為實法、妄建宗旨者，彼為五十步，此為百步。蓋亂統之害易分，雪裏粉；妄建宗旨之害難辨，墨中煤故也。夫曰法喜、曰禪悅、曰樂土、曰淨因、曰閑道人、曰無事人，佛祖心行如是如是。今乃曰：將使天下後世知天童盛怒之日，已有犯顏死爭者。如某此是何等言語、何等心行耶？恐天下後世之不知有魔忍也；恐人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必欲冒見過於師之名也；恐天童之名在己上，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也；恐天下後世之或是天童而非己也；恐天童之我先，而天下後世之不以我為善知識也；恐天下後世之知其然，終不以是歸己、以非歸天童，執祖孫之義以相誚，非託父有諍子之義，不是以壓倒天童，使天下後世皆盜跖天童而龍逢我也。究竟何為而然？則曰：為宋旨云爾，為是非不立、空有雙融、聖凡情盡、人我同根之宗旨云爾，能不捧腹絕倒耶？

魔忍曰：無，然不識塗毒鼓聲也。雪竇以本語作頌，可謂白珪無玷矣。後人向左右顧視處，妄下註脚，而自謂不存知解，不亦難乎？東坡居士曰：本草謂芋為土芝，能充饑益氣。惠州富此物，人食之者不免瘴，非芋之罪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熱乃熟，噉之則鬆而膩，能益氣克饑。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噉，堅頑少味，其發瘴固宜。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猶竽而綱宗，則紙包火煨之法也。令諸窮子展轉求食者，如法噉之，不復饑餓。若夫抹殺宗旨，以揚眉瞬目見解，執悟中迷，發為狂打潑罵之瘴，非所謂水煮和皮者耶？

休相憶，清風市地有何極？顧視左右云：這裏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雪竇此語，與丹霞燒木佛大相懸絕。既云清風市地，則不喚洗脚者則已，如喚洗脚者，則欲求一不是祖師與之洗脚，固不可得也。是以密雲示人於左右顧視處著眼，正是雪竇所頌，而魔忍斥為妄下註脚。既不識密雲所謂，即不識雪竇所頌；不識雪竇所頌，即不識達摩所對矣。且廓然無聖及不識二語，正是如語、實語、真語、不妄語、不誑語，乃謂是塗毒鼓聲，然則以此二語為權語耶？又舉東坡煨芋說，而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芋，以綱宗為紙包火煨之法，益屬謬論。夫惟者箇不落圈襳，非修持之所可到，故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古德提持，惟處處將此芋放人口邊，而人不能食，何嘗有紙包火煨之實法可說耶？此芋天然異味，食之無欠無餘，不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內，何須紙包火煨？盡大地作一張紙，亦包不得；徧虛空是一團火，亦煨不得。但要人喫得，便九轉大還，一超直入，有何烹炮調和、如法不如法耶？乃斥密雲為狂打潑罵之瘴，不如密雲一棒到底，正是剝好此芋放伊口中，伊不解喫，轉目之為瘴氣。伊師雙頭獨結無文密印之鴆毒，轉以為調和此芋之鹽梅，將見入口而慧命已絕，又豈止水煑和皮能發瘴氣已哉？

魔忍曰：永明壽禪師垂誡云：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又云：深嗟末世，誰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淫；若見己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為末世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淫，斷一切清淨種，乃至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夫永明無量壽之應身，其垂誡與楞嚴三決定議同一慨切。後代魔子，或借二祖調心之言為口實，如刻糞作檀，佛說名為可憐憫者。昔玉泉皓禪師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有狂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矣。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夫酒仙蜆子，皆散聖中人，應時而出，以救一期之病，非傳佛心宗者所宜效顰也。至於末後一段光明，轉疑為信，今之大言不慚者，能如是乎？

此篇舉永明之語，儆戒依託宗門不持五戒之流，孔子所謂不以人廢言，緇流所宜猛省。雖然，魔忍言此，其造業更甚於飲酒食肉，盜財行淫，則又不可不為誅心之論。何則？密雲患風，漢月乃誘令以川牛膝浸酒，飲治有驗。密雲隨其計，漢月乃遍告諸方，斥密雲破戒，煽惑當時士大夫，以奪其外護。如是心行，父作之，子述之，又假永明之言，粉飾點綴，末乃微辭刺譏密雲，以奪其宗席。於戲！富貴利達之場，陷溺人心，愈巧愈深，愈變愈幻，失却自心，自食自肉，所賴一登菩提之門，更蟬蛻於濁穢。乃流俗日下，將得

宗旨與不得宗旨，又如得富貴與不得富貴，害人以自利，辱人以自榮，變幻萬端，深巧百計，釋迦視之，真同出佛身血矣。莊子所謂竊金者誅，竊國者侯，聖人以仁義治國，乃并其仁義而竊之，其斯之謂歟？較之飲酒食肉，盜財行淫，種種諸業，猶一羽之較一鈞，輕重懸殊矣。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一

> 魔忍曰：祖有信心銘近千言，其略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要知臨濟、德山千奇百怪處，不過驅學者喪盡心智，與此數語符合耳。彼義學之徒解曰：至道本無難易，但不揀擇即是。譬夫畫龍，頭角牙眼一一相似，惟不能行雨。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非宗旨何以辨之？

魔忍謂臨濟、德山千奇百怪處，不過驅學者喪盡心智，與此教語符合。夫喪盡心智，尚未知曾得箇大死大活否？曷由即與此數語符合？然雖大死大活，慧命既續之後，洞山云：相續也大難。涌泉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古德言語切實如此，親嘗甘露味人出口自是不同，豈若魔忍輩輕談般若？雖曰此中豈有階級漸次，然而無漸次中大有漸次、沒階級處大有階級，唯證乃知，談何容易？魔忍之論，譬如書生紙上談兵，數行之間便身經大小百餘戰，闢土開疆十萬里矣，還當得實事否？且臨濟、德山門庭施設，原不過接引初機，所以欲令學人喪盡心智者，欲令學人自悟自性也。即其入門便棒、兩堂同喝等，覿面相呈、當陽指示處，尚屬光影邊事，較璨大師銘語落處，猶是望長安而西笑，何況三元三要等一串絡索？且古德豈喋喋利口勝人者？特欲人於言思絕處一念迴光，即同本得耳。若魔忍輩所說三元三要等，不過欲天下後世推伊為明宗旨人，欲人向伊邊討箇宗旨的關節，顯得伊是善知識。如此心行，縱使說得天雨曼陀羅華，亦是子不語怪，何況不過烏焉成馬，有甚了期？一羣盲驢聚頭打謎而已。且陳爛葛藤中尋出什麼宗旨來？又將這箇宗旨去辨別那陳爛葛藤中打之遶者，此為揀擇耶？不揀擇耶？此不過斥密雲一棒，到底為貌似璨大師之不揀擇，而非真龍。其頭角牙鬣雖似不能行雨，不如他得了宗旨是箇真龍，分得出青黃皂白 。人有向伊開口者，與他宗旨合，則是善知識；與他宗旨不合，便是學人將

此誑惑閭閻耳。如此先未曾發箇淨信，又說甚信心銘？璨大師明明說箇唯嫌揀擇，而伊則專事揀擇；明明說箇但莫憎愛，伊則全是憎愛。只就語言文字邊會取，其為魔外，已是自己供招確鑿。

> 魔忍曰：五祖觀六祖偈畢，乃云：亦未見性在。及其三鼓入室，徵至應無所住，言下大徹，則亦未見性之語皎然明白 。後世裝點云故意不許，以息其爭，而謂袈裟遮圍，不欲人見，非以世俗流布誣謗祖師耶？夫既曰入室閉門足矣，何至遮遮掩掩，欲隱彌露乎？此無他，只欲於本來無一物上作解會，而袈裟遮圍處注脚不行，強作此語耳，可發千古一笑。

密雲悟據大藏中壇經所載，謂五祖一日忽見六祖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言，汝知之否？六祖曰：弟子亦知此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知覺。後五祖見法眾總驚，無不嗟訝，遂將鞾擦了，偈曰：亦未見性在，眾人疑息等語。闢魔忍後世裝點，云故意不許，以息其爭之語，亦是釘樁搖櫓。古今傳記，不可信者甚多，雖史家載筆，尚多譌傳，況空山衲子，得諸往昔之傳聞者乎？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亦未見性在，自屬鐵案。但魔忍稟伊師魔藏之說，謂落空亡外道，必待袈裟遮圍，五五二十五細宗密旨，入室傳示之後，然後盧行者於黃梅邊得箇宗旨。如此塗污，不但未了黃梅，亦未見性之旨。實於曹溪本來無一物未曾夢見，則雖說得袈裟遮圍處與多子塔前因緣毫釐無差，亦是學語之流。何況伊所謂袈裟，自一條至二十五條，每條各五，各各四長一短，顛倒參錯，開闔變化，默印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種種魔說，駕虛鑿空，作為實法乎？伊師魔藏既斥本來無一物為空亡外道，伊又斥為著在淨邊。殊不思曹溪初見黃梅時，黃梅令隨眾作務，曹溪曰：弟子自性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黃梅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經八月，乃有各述心偈之事。八月以前，

曹溪之言具在，何得又有落空著淨種種狐疑耶？總為欲證其三鼓入室，別有細宗密旨之魔說，遂不顧謗祖之罪，肆無忌憚耳。

魔忍曰：夫拈花一宗之始入震旦也，不契於君，不甚信於緇素，不著聞於朝野，是故達摩以之而受毒，二祖斃於刑。璨大師混跡於潛山，兢兢業業，與道自匿，故曰：慎勿言自我所得法來也。

拈花一宗四字，即是魔說。釋迦以四十九年所說，誠恐恒河沙世界，盡未來際，一切諸眾生，迷頭認影，以心意識測其所說，各封己見，自立為宗。於是拈出一花，於百萬人天中，直捷提持。迦葉尊者，亦是忍俊不禁，破顏微笑。豈曰這便是箇宗，相與誑嚇閭閻。只為多此一舉，留下許多絡索，直至於今。如魔忍輩不了漢，又在花邊拈邊，成箇不快漆桶。韓大伯有云：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然則提箇宗字，釋迦早為皺眉，何況說一說二，豈捨此別有，故曰拈花一宗耶。柳自有此拈花一宗後，子孫蕃衍，別子為祖，繼別為宗，遂有二宗三宗，以至五宗耶。其去達摩所破之六宗，得毋更不堪也。又謂始來震旦，不契於君，不信於緇素，不著聞於朝野，是故達摩以之受毒，二祖斃於刑，璨大師混跡於潛山，兢兢業業，與道自匿。此等語句，真成世諦流布矣。魔忍好以世典附會禪宗，然即以儒門論之，如史記孔子世家載顏子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其語即不可信，不似顏子之言，其問答亦不似孔、顏心行，論語中便不得有此種議論。道者，人之所共由，千萬世之所同具，豈得在一人為獨大，而天下莫容哉？況乎宗門，益為可發一大笑。達摩未來震旦，震旦遂無佛法耶？若然，則達摩實實將得箇佛法來也。且如世尊所拈之花，達摩未來震旦以前，為有花耶？為無花耶？震旦之花不因達磨來而始有，則佛法豈是達摩來而始有耶？若於世尊所拈之花生殊特想，不信即是震旦所有種種諸花。不見人問青原：如何是禪？曰：碌磚。又問：如何是道？曰：木頭。青原之碌磚木頭，

又是達摩從西天帶來一種禪磚、道木頭耶？若謂磚非禪，木頭非道，青原不應造大妄語。如謂青原是實語者，則震旦之人與磚木頭相安久矣，磚木頭伊亦無欠無餘，不見磚木頭有甚兢兢業業與道自匿之處，何得無端謗毀達摩及可、璨兩大師，得了箇什麼拈花一宗，寢食不安，坐立不穩，自禍不了，貽累後人？

魔忍曰：六祖誕生之際，祥光燭天，感異僧與之安名，應跋陀三藏戒壇之識。聞金剛而發悟，聞涅槃而能講，至於示現，則目不識丁。使其稍涉學地，雖萬卷何難？顧時當如此耳。後之看不識丁者，遂借口於盧公。吾將請試之：聞誦而能講，如盧公乎？聞音而發悟，如盧公乎？說法如雲雨，如盧公乎？偈頌之圓妙昭徹，如盧公乎？楞嚴曰：想明斯聰，情幽斯鈍。夫真不識丁者，良以情塵固蔽，與之語世諦淺小，且瞶瞶焉瞪目直視，况無上妙道乎？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於此。閻浮提界有大果者，必有先兆，如小草落實於土中一樣，勾萌甲拆而人不見。若大竹生笋，則雖猶在土中，而數日前地面早已大坼，慣掘笋者一望而知。子產所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其死如此，其生何獨不然？然此皆是生滅邊事。譬如作夢，錦帳香重重固是一夢，席地幕天亦是一夢，其夢中作麼生處？錦帳圍香與幕天席地都沒交涉。若以曹溪始生之際，祥光燭天，異僧安名，跋陀留讖，聞金剛而發悟，聞涅槃而能講，種種靈異邊求曹溪，謂曹溪傳佛心印，實由再來，不可勉強，即是向繡幃金鴨邊尋好夢，謂好夢不由合眼而得矣。豈知人人具足，箇箇不遺，只愁不肯合眼，不愁不會作夢。使曹溪無此許多靈異，渠實實到得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田地亦能米白，一節即成香飯。若無曹溪自性自度之力，雖有種種靈異，管取又過一生。在世間如曹溪種種靈異，而不如曹溪自性自度者，曆劫以來，決定不知凡幾。特既不曾成箇曹溪，則亦不傳於後世耳，何得

以傳佛心印，詡為再來揑天下人之目，使之生花乎？至謂曹溪目不識丁，為時當如此，益屬怪僻。夫蒼頡造字以代結繩，其功用之大，雖非一切器具所可比，然與製耒以耕，製室以居，製裘葛以衣，製氂燔以食，究是同途同類。未有字以先，豈無賢聖？既有字以後，賢聖豈在字中？賢聖用字，非字用賢聖。即以儒門論，亦在知得行得盡周孔所垂字中之意，不在識得盡周孔所用以托意之字，何況宗門識字不識字，有何交涉？不見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請問識字之識，離得這心意識之識麼？若離不得，則損法財，滅功德，正謂這箇識，何得自棄龍宮寶藏，伸手向貧子乞一文耶？人即果如曹溪聞誦而能講，果如曹溪聞音而發悟，果如曹溪說法如雲雨，果如曹溪偈頌圓妙昭徹，而不如曹溪自性自度，亦祇是萬劫繫驢橛，天地縣隔在，又何得向此等處覓？曹溪無你尋摸處。且情塵固蔽，又與識字不識字何干？識字則愈易滋其情塵固蔽，或有之矣。若以情塵固蔽為不識字之罪，則真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且如曹溪不識字，亦情塵固蔽耶？不識字而瞶瞶於世諦，則或有之。若無上妙道，不在字中，不可以識識，豈與識字不識字有交涉哉？魔忍不過斥密雲不識字，又謂識字人方能悟道，取悅當時士大夫之無識者，使之疑天童而親己，乃一俗物耳。謂之曰魔，尚屬傲倖。　雲門說法如雲雨絕。葢記雲門不肯以語言繫綴人，故一說之後，都不存省，不許侍者紀錄，故謂之如雲雨絕。言如雨既離雲，便不再到雲上，即李白詩雨落不上天之意也，何得云說法如雲雨？又按南史謝靈運譏孟顗曰：學道當須慧業丈人。生天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運後。刻本傳譌丈字譌為文字，遂成學道當須慧業文人。魔忍涉獵世典，而又不深曉，乃竊取謝靈運之謬論，又屬謬論中之譌傳，發此一段魔說，良可噴飯。即以識字論，伊又何嘗識字？

魔忍曰：淮陰侯破趙，出背水陣，令稗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既而果以克趙。諸將問曰：兵法

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夫五家宗旨，備在四七二三諸祖臨機與奪之中，盲師無眼，自不能見，而謂曹溪以後，厥旁岐，厥奇名異相，不惟不知臨濟諸宗，且未識曹溪已上為何等語也。嗚呼！

引淮陰背水陣事，不過謂五宗語脉皆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耳。夫不向銀山鐵壁死盡偷心，固不得囚地一聲五花八裂，然謂此四七二三臨機與奪即是宗旨，則何異寶鼠璞為玉璞，轉譏密雲為盲師無眼自不能見，而謂曹溪以後厥旁岐厥奇名異相，不唯不知臨濟諸宗，且未識曹溪以上為何等語，如此妄說，真所謂以不狂為狂者矣。夫厥旁岐厥奇名異相，即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種種善權方便，是魔忍死在厥旁岐厥奇名異相等字下，不知厥旁岐厥奇名異相，即是自己口中所說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之注脚也。然則不特不識曹溪，并亦不識臨濟在，則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亦是念言語漢，何嘗向從上古德處得半杓來？譬如不識淮陰用兵應時及節處，專一背水陣，將見盡驅入水，成王尋王邑昆陽故事耳。且此事說箇宗，早已不本分，無可奈何強名為宗，乃又生出臨濟諸宗，謂之一宗已鈍置煞人，那堪說箇諸宗？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可以諸宗塗污之耶？五官百骸八萬四千毛孔，祇得一箇身，厥旁岐厥奇名異相，只得一箇善權方便，謂此八萬四千毛孔之身為實相不可也，謂此厥旁岐厥奇名異相之善權方便為實法其又可乎？

魔忍曰：達摩東來，六世而有曹溪。自曹溪而後，分為兩支：其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為曹洞宗之祖；其一曰南嶽讓，讓出馬

祖，為臨濟、溈仰、雲門、法眼四宗之祖。禮曰：別子為祖，繼別子為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今達摩之道，以南嶽為別子，臨濟又南嶽後之別子也。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故源流始於臨濟，於義為安。不知廣通何所據依，而曰挽祖回風，直接大鑒？若謂泝流窮源，則西天始於迦葉，東土始於達摩，通乃上棄迦葉、達摩之元祖，下忘臨濟始別之本宗，而中繼六祖，將何為者耶？況其言曰：馬祖以下，縱橫肆出，厥奇名異相，羅籠天下學者，則抹殺宗旨之罪明甚。三峰力辨之，觸其忌諱，遂致相責，連篇累牘，至今日而不已，蓋不察三峰之用心也。傳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近世傳佛心宗者，誠能好三峰之道以自輔，俾其考定乃祖乃宗法與名位，則曹洞、溈仰可以並美。噫！亦晚矣。

宗門法嗣，稱為父子。蓋父子之義，生身所自。法嗣之義，無生身所自。固非但有假名，而無實義。要知實義，即是假名。然必悉如世法，高曾祖考，子孫曾元，斤斤論之所為。癡人前不可說夢。至若禮記所稱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等說，蓋因古之中華，與今之塞外部落，相去不遠，不得不各君其國，各子其民。既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則不得不有宗法，以為大宗小宗之別。使大宗世其爵土，以育小宗。小宗守其名義，以奉大宗。故曰：宗，尊也。後世封建，變為郡縣。而儒門猶以古之宗法，理今之族人。亦是癡人前不可說夢。今魔忍謂南嶽為別子，臨濟又南嶽後之別子。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更是癡夢說癡夢矣。夫別子也者，支子也，庶子也。支庶之名，以有嫡子而起。別於嫡子，故曰別子。今曹溪法嗣四十三人，究竟四十三人中，何人是其嫡子，何人非其嫡子。乃以青原南嶽，俱作別子論，可乎。又詆廣通直接曹溪之說為抹殺宗旨，又斥其上棄迦葉、達摩之元祖，下忘臨濟始別之本宗。夫論自性自度，則非從人得，并不得謂己得。且釋迦與己等是無得，亦不可云從釋迦得，亦不可云非從釋迦得。然而得無所得，莫不歡喜、

讚歎、感激，無可名言，則曰釋迦牟尼佛大慈悲父。若如魔忍之論，則稱釋迦牟尼為大慈悲父者，便是滅煞從上古德，而昌認西天第三祖以下為兒孫耶？若論宗旨，不得舉一。若云門庭施設，則厥奇名異相無所不可。況所云宗旨，亦是奇名異相，亦是門庭施設。若作實法會，并門庭施設亦非，乃欲天下後世宗徒並好伊師之說，考定乃祖乃宗法與名位，牽連一坑埋却，不識伊乃祖乃宗法與名位是何等邪魔外道。古人云：臨濟小廝兒，亦具一隻眼。伊雖欲牽之入火坑，臨濟固是如水不可入，如火不可近，如地不可捨，如風不可捉也。

宗門不涉文字，固不得以文字辨論。但魔藏父子，動即援引世典，差排牽合，又不得不即以世典明其舛謬，以解無學者之惑也。夫宗法之宗，與宗門之宗，不過宗字偶同，其實方底圓。蓋宗法之宗，宗者尊也。如周天子，則為大宗，為天下之所尊。若魯若衛，則為別子，為小宗，為一國之所尊。其在異姓，如太公望開國於齊，則為大宗，為一國之所尊。若丁若桓，則為別子，為小宗，為一家之所尊。至於禪宗宗字，與宗法有何交涉。宗者，總持之謂也。到此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為一總持，涅槃不二。不知其名，強名曰宗。是故教曰說通，宗曰宗通。宗之為言，如是如是。達摩破六宗，而為教外別傳之一宗。大鑒大通，分為南宗北宗。其後南宗，又分為曹洞臨濟溈仰雲門法眼五宗。蓋皆唱導一時，為人所欽仰，而推崇之為某宗而已，與嗣續之義何涉？如何牽合傅會？歷代無識啞羊，輒欲攀古名宿為之祖父，以為世榮，誤認禪門宗字與宗法宗字同義，於是議論蜂起，聚訟不休，遂成五家，各有宗旨，各傳其子孫，齊文定旨，逐語分宗，口傳耳授，意想識知，將曹溪一味醍醐，化為五般毒藥。吁，可歎也！殊不思宗法必合考妣而論之，以分宗子別子，禪門何由強同？即景德傳燈錄有旁出法嗣之名，亦屬謬見。佛說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又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稍涉旁岐，即屬外道，安得有旁出而又可謂之法嗣之理？此事

無邊而不中，可曰旁乎？不出而不入，可曰出乎？密雲悟付法藏，留為旁出一枝，即屬智眼不明。魔藏父子乃欲考定宗法，自立為臨濟正宗，種種貪嗔癡相，不過欲諱却旁出二字，而不自知其說之謬戾至於此極也。魔藏輩每斥密雲目不識丁，不知伊識丁之害，大至絕人慧命，小亦累人笑而齒冷。

魔忍曰：六人共證一體，如初祖皮肉骨髓，以揀道之偏全，其意固不在是，闢書未免隨語生解耳。昔者雪竇顯公典客太陽，客與論趙州宗旨曰：法眼禪師昔邂逅覺鐵嘴於金陵，問曰：趙州栢子因緣還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旨安在？顯對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顯怒曰：我對客語，爾敢慢笑，何耶？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猶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嗟夫，韓大伯者固奇矣，而顯公受善遷過，更不可得，真古今傑士哉。

無善也，無過也，并無善無過之無亦無也。無無既無，纔名初發心住。三藏十二分千七百則公案，道是善則皆善，不待成卷、成則、成句、成字而後善，舉筆沁墨、落紙成點而已善，開口轉喉、出氣發聲而已善；道是過則皆過，亦不待成卷、成則、成句、成字而後有過，舉筆沁墨、落紙成點已成大過，開口轉喉、出氣發聲已成大過。於此尚未薦取，便欲談宗說旨，盡成世諦流布矣，何有吾宗？所以法眼、益覺、鐵嘴論、趙州栢樹子公案，覺謂：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嘖嘖，歎為真自師子窟中來。而韓大伯并不肯雪竇宗門抑揚無軌轍之語，爰有蒼鷹擒兔、頑犬尋樁之喻，魔忍乃謂雪竇遷善改過。夫韓大伯何善，而雪竇何過耶？其意不過暗刺天童闢書之為飾非拒諫，不知其為埋沒雪竇、埋沒韓大伯、埋沒覺

鐵嘴、埋沒法眼、埋沒趙州、埋沒達摩、埋沒栢樹子鷹兔犬、埋沒魔忍自己本命元辰，特教密雲悟一橛頭硬禪，逞智作威，一棒直打到底耳。夫一棒亦可為躲跟窠臼，然一棒又豈非直透三關？若因一棒打著色身，而色身中是見非見、善見過見熾然發露，於是疑之謗之、誣之陷之，不知柱杖子早已勃跳上三十三天，恁爾向舊處捉搦，真韓大伯所為獵犬無靈性也已。

> 魔忍曰：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南嶽，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此一語是塞心性義路之錮鐍，摧生死魔軍之利劍，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指南車也。金剛棘蓬穿人鼻孔者，自此而始，但不可向癡人說夢耳。

心性義路，即是唯識真詮。生死魔軍，即是涅槃佛果。古德云，若取一法，不成法身。若捨一法，不成法身。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安得厭離心性義路，而為錮鐍以塞之。自塞則為怖頭，塞他則為狂藥。況諸佛在眾生生死海裏，眾生在諸佛無生死門中。佛見若起，即為是魔。魔冥若空，即為是佛。欲斷生死，即不了生死。既了生死，乃本無生死。又何得有所為摧生死魔軍之利劍乎。況義路乃識神生死，本唯了達心性，則義路即是涅槃。今混心性義路而一之，不知既曰心性，何云義路。既曰義路，何云心性耶。生死者，眾生見耳。不了生死，而欲斷生死，期為魔見。今以生死為魔軍，可見其未了生死。夫天地萬物，並在生死海內，豈得斥之曰魔。足知伊之為魔眷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橫該十方一切處，竪徹三際一切時，皆是心，皆是佛。故曰，如牟尼珠，體非一色。如寶絲網，層映相連。是為圓宗不出而不入，安得有指南車之可喻。如以指南車喻，則此圓宗，是有一定之所。而

馬祖此句，實有直指之能。能所雙黏，圓宗頓泯矣。夫唯這箇唯證，乃知不可以語言文字傳。雖有無礙辨才，不能使未證者，因吾語言文字而證。若其因之而證，還是伊自心自證。否則說者徹底說破，聽者依然囫圇，轉礙伊正見。所以古人有父母所生口，終不為汝說之語，令人自心自證。善權方便，則以無義味語置伊八識田中，如金剛圈、如栗棘蓬，吞不得、吐不得，到得真參實悟，報恩有分。此正古德無緣之大慈、同體之大悲，豈欲將此穿人鼻孔、操縱自由，是何心行耶？且此數句與馬祖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有何交涉？馬祖闡化江西，南嶽以無人持箇消息來，遣一僧往，驀問：作麼生？馬祖乃作是語。蓋其境智融通、理事無礙，絲毫不離本分，即便以本分事接人，隨緣應機，答此驀問作麼生之僧耳。何嘗謂此一語可以蔽塞義路、斫斷生死，有指人成佛之能，可為穿人鼻孔之具，流傳數千百年，宗旨自此始立耶？如魔忍者，正是癡人說夢，乃轉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何其謬也？圓悟云：若向下委曲提持，則敲牀竪拂、瞬目揚眉，或語或默、說有說無；若向上提掇，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有時行棒、有時行喝、有時箭鋒相拄、有時佛眼覷不見。雖然如是，猶有向上向下，忽遇其中人，却沒許多般事，只是現成。所以道：山是山、水是水，天是天、地是地，不移易一絲毫。正當恁麼時，還委悉麼？萬邦有道歸皇化，偃息干戈樂太平。圓悟此則語句，學人薦得自知，馬大師落處直是現成，魔忍說妙談元皆為實法。

魔忍曰：大師應般若多羅之識，為震旦第一法王。觀其施設，如石季倫讌客，雖廚廁[(白-日+田)/廾]穢之地，羅列雜寶，客隨手而得之，徃徃揖婢為夫人，錯愕遷避，自謂入崇之室。及其登廣筵，罰巨觥，照以明月之珠，使綠珠歌於前，十丈珊瑚，一擊粉碎，又不覺爽然自失。此大智之得於扭鼻，而失於最後之一喝。臨濟所謂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夫虎豹之威，信乎其猛矣，或不免於戈戟；吞舟之魚，信乎其大矣，或難逃於巨浸。騏驥之

駒，瞬目而馳千里，人得而縻之，以其跡在耳。惟龍則不然，大而溟渤，小而盃盎間，莫不卷舒自得，排山嶽，興雲雨，過而不留，變化而莫窮。得此道者，謂之龍奮迅三昧馬。大師其是乎？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融其弊，掃其轍，若疾雷之破山，使心性解路之偷心，聞之立死。如金翅鳥王，直取龍吞，然後翱翔九天，不住虛空，不離於空，不為空性之所留滯。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不特龍變而已。後來臨濟、雲門、溈仰、法眼，各建寶幢，不過一為拈出，豈於三日耳聾外，別有宗旨哉？然則今之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為實法者，與客之登廁得寶時節等耳。

無論馬祖未嘗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莫謗馬祖，且三十四祖何嘗有甚法式莫謗三十四祖？無論謂三十四祖有轍可掃、有弊可融是謗三十四祖，即謂三十四祖無轍可掃、無弊可融尚是謗三十四祖，何也？尚落箇無字在，乃謂馬祖融三十四祖之弊、掃三十四祖之轍為震旦第一法王，不啻斥馬祖是震旦第一大魔矣。從上古德俱登一際解脫之門，盡受平等菩提之記，至於任性卷舒、隨緣接物，各各時節因緣不相同，是以各各語默作止不相襲，譬如東西南北不得謂此方勝於彼方，地水火風不得謂此大高於彼大，盡是門庭邊事，不關涅槃妙心。若馬祖門下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堪作十方導師，固是馬祖鉗鎚不同，要亦是一時法會因緣、德星會聚，是諸人等各各自性自度、得無所得，豈是馬祖曾經箇箇教以無文密印、雙頭獨結、種種作為實法耶？夫唯這箇向之即背、近之即離、取之即失、急之即遲，千聖拱手而無計較、一門深入而忘覺知，中心自證不從人得，有何法式之可言？又有何弊何轍可融可掃哉？夫垢淨雖曰不二，然舉屠坊酒肆中語唐突佛祖，譬如不艱芬陀利而艱伊蘭，不成鼻功德。晉書石崇傳何堪引喻馬祖施設？但以施設言，却正可以豪富喻多財之人，自必百事易遂，却與身心性命有何交涉？門庭施設亦復如是，要之與這箇料掉沒交涉。魔忍乃舖張揚厲，見得伊師所建宗旨源遠流長，直從馬祖得來，以此為壓倒密雲之具，實為邪說。又

斥密雲為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為實法。夫不踏末後一關，雖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趙州謂之貼體衣服，猶為實法。蓋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一絲不圓一絲是實法，一微塵處未了一微塵是實法，以此檢點他人，誰能避其舌鋒者？雖然，自眼未開，莫問他目。如魔忍者，六根尚未斷，五戒尚未持，身居迷中之迷，而責人悟後之悟，亦可嗤也。以迷人空故，起我見之愚，隨情生執；以迷法空故，違現量之境，逐塊弄丸。縱使檢點得毫釐無差，正所謂如蟲食木，猶奴數錢，與自己何益耶？

百丈野鴨子公案。魔藏頌曰：野鴨子，飛過去，捩轉鼻頭哭笑處。是伊會也又深明，劈破囫圇未相許。却把住道道。　魔忍曰：劈破囫圇未相許，若人悟得，不勞再參。

自他俄立，逆順隨興，一念墮常，即為物轉，故謂之劈破囫圇。而馬祖不許，亦為依稀似曲。然若如是，不合於囫圇中妄建宗旨，妄起分別，妄謂千問千打為一橛頭硬禪，妄立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妄作雙頭獨結、四法交加、細宗密旨等，誑惑閭閻。若如是，方且不肯滅却野鴨子以伸自己，豈肯滅却瓣香來處以伸自己？道人行處，如火消水，箭既離弦，無返回勢；金既出鑛，永無入鑛之期；木若作灰，再無成木之理。然則伊所為劈破囫圇未相許者，祇道百丈鼻頭不痛後，尚自囫圇未曾劈破，直待振威一喝，三日耳聾，然後一時百雜碎，大機大用現前，能作龍奮迅三昧也。豈不是全離本分，一向認奴作郎，脚跟不點地？於此一蹉失，豪釐有差，天地懸隔，直至於欲憑口頭滑利，滅却目不識丁老禪和，使天下後世無復稱為愈己。如此作為，不道伊魔力不能橫絕四海，只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自悞悞他，塗污慧命。夫唯這箇，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以皆在也；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以皆是也。一毫端建寶王剎，是以碎入微塵；盡大地是一隻眼，是以圓融無際。抽刀斷水水復流，劈之不破；一月普現一切水，破處皆圓。然則劈

破囫圇之說，果何處安著耶？即謂指百丈飛過去也一句說，亦屬不了之談，何得謂若人悟得，不勞再參？至於古德機用，雖復千變萬化，不過建化門庭，一時老婆心切，亦或逢場作戲，本非如實極談。若非一切遣，即是一切立，與本分沒交涉。本分風光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若將門庭邊事認為本分，以貪痴愛水違順想風，於垢淨識地發恚嗔愚火，迷人空則起我見，迷法空則障圓聞，機用愈深，去道愈遠，盡屬凡因，豈成聖果？夫聖凡情盡，始許問津，若離聖逐凡，已違起信初地，向後尚何可言哉？極其所至，如魔藏父子，竟成小人之無忌憚，學者安可不猛省？故曰：參須真參，悟須實悟。從初徹一切空有，切須脚頭穩實。

魔忍曰：馬祖以三甕醬寄百丈，可疑也。百丈上堂一時打碎，又可疑也。不疑馬祖百丈，而疑先師以三數表法，可謂不善疑矣。不善疑而求善悟，譬若首燕而之越也。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瞥有一豪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真實。若不達無相即相，則是取相凡夫。若了相即無相，則成唯心大覺。既不可取相求悟，亦不可離相思空。不即不離，覺性自現。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象既虛妄，何況從象滋生之數。這箇若可以數表，則不當云不二法門矣。夫不可有二，故曰唯此一事。實不可有一，故曰不二法門。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喻之所不能及之多，即此一是不可有一之一。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喻之所不能及之多，是多無自性，即一為多。一無自性，即多為一。一亦不立，多尚何存。多既森羅，一自顯現。為一為多，莫非幻住。於多於一，皆達真源。是故非多非非多，非一非非一。今魔藏以三數表法，將以表何法耶？夫法者，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喻之所不能及，三數何其少？不可有一，三數何其多？如上種種，言多言一，皆是虛妄，從分別

生，非為真實。於百丈打破醬甕公案，尚屬不快漆桶多嘴阿師，況於三甕醬上從三起義，謂從黃梅三擊碓出，因而黃蘗三頓棒，興化三拈香，如此拈弄，直是痴狂。未知百丈打碎醬甕，可是三棒否？百丈耳聾，固是三日，馬祖之喝，何以不三？黃蘗聞舉，應當三吐其舌，野鴨子當是三隻捩鼻，大痛當是三捩，歸寮哀哀痛哭當是三聲，適纔哭而今笑當是三笑。所以後來開堂說法曰：三十年不少鹽醬想。馬祖知其悟得三數，遂以三甕醬遺之。可惜兩堂無一人能如藏忍父子得知三數表法者，於是百丈一齊打碎醬不得喫，馬祖於是不復再遣人遺以鹽三斤耶？藏忍兩盲驢聞此，不知亦發一笑否？

魔忍曰：三問三打，古今惟黃蘗一人，又止於接臨濟一用。若再問，則效顰者蠭然而起矣。況千問千棒，萬問萬打，可至今日而無弊乎？昔者昭覺勤禪師常曰：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早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鶉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妙喜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臼？勤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我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妙喜曰：契證即得，若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作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勤深肯之。噫！證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

己眼不明，終無為人之分。若使頂[寧*頁]上具眼衲師，任爾如何蓋覆，如銅鐵金銀入鑪便曉。鑪無分別之意，火無辨驗之心，鑪火何嘗預立箇法門，以待銅鐵金銀之就勘？若別有勘銅鐵金銀法門，便不成鑪火了也。大慧杲遠遜其師，圓悟勤處即此便見。明明向伊道：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猶道：若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作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此語圓悟勤何由深肯？即當曰：深肯其語，知他圓悟勤是何心行？

從上古德接引學人，皆是應時及節，隨病發藥。至於契證，離却六祖，只合自性自度一語，有何奇妙秘密之旨，可以自我度他？若有，即是魔說，即是實法。自救不了，如何為人？魔忍乃以密雲千問千打，萬問萬打為有弊，而謂證之一字，必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夫密雲千問千打，萬問萬打，固是金鍮混雜，然猶是金則從他金，鍮則從他鍮。若魔忍以作為實法，為宗旨，則自己通體是鍮，却欲辨他孰為金，孰為鍮，化他鍮令成金，豈非業識茫茫，未有了日？譬如身在岸上，則能拯人以出於水，若自己沒頂入水，而自誇有辟水珠，呼在岸在水之人，隨伊所向，則其為非拯人出水之人，而為引人入水之魔必矣。三問三打何所見？古今只黃蘗一人。黃蘗平生何所是？只接臨濟一用。箇事豈在冊子上考究得者？三問三打，如使黃蘗負墮，那許他偶然一用？若果接得臨濟，何妨千問千打、萬問萬打？此事從冊子上得來者，古人皆斥為念言語漢，何況從冊子上查考故事？威音那畔，今世門頭，種種事相，百萬億那由他，算數譬喻之所不能及。其載在冊子上者，乃恒河裏一沙耳。即載在冊子，而目光未到，不會裝入茫茫業識中者，當不知凡幾。乃欲據兩眼如豆之光，查看所得者，以評論箇事，豈非輕談般若乎？古德云：諸祖共傳諸佛清淨，自覺聖智真如妙心，不同世間文字所得。若有悟斯真實法性，此人則能了知三世諸佛及一切眾生同一法界，本來平等，常恒不變。是知吾宗本無有旨，言旨即已，非宗無可名言，強名宗旨，以離却心意識故。今乃以心意識所造之雙頭獨結等，辨驗一切眾生心意識，如打謎，如射覆，中者則謂之契證，宗風掃地矣。此事豈可意解情求？若以意解情求，如將兔角之弓，架龜毛之箭，以無手之者，擬射碎須彌之山，似傾壓沙之油，點無煙之火，貯漏巵之內，欲照破鐵圍之闇，徒役狂心，無有是處。今以狂心所造之狂華，飲人狂藥，令人同狂，以為宗旨，以為契證，將使末學受其無窮之遺毒。如欲仰報佛恩，安得不思迴狂瀾於既倒？反覆辨論，其能已乎？

魔忍曰：余救五宗禍患死生，不暇措意，但恐百千世後，不復知有揚子雲，為可歎耳。

常寂光中，毗盧頂上，有甚禍患死生，說甚措意不措意。魔忍自誇其因救五宗之故，不措意於禍患死生。又以後世人之不知為可惜，復自託於揚子雲，以見後世之必知。請問此等語言，在常寂光中，毗盧頂上，有可著處否，不污濁否。雖然，伊恐百千世後，不復知有揚子雲。豈知百千世後，必知有揚子雲。猶夫百千世後，必知有魔忍。此則自因生自果，理合遺臭萬年，無可如何者也。揚子雲者，王莽之大夫也。其急欲貌為孔子，正與魔藏父子急欲貌為臨濟同。其作法言仿論語，作太元經仿周易，正與魔藏父子妄立雙頭獨結等為達摩西來宗旨同。其作劇秦美新，正與魔藏父子作五宗原五宗救同。魔藏父子特不及揚子雲博學多聞耳。然揚子雲陷身亂賊，為忠臣孝子所羞稱。魔藏父子倒戈，乃祖乃父為宗徒中之敗類，其罪正同。伊欲自比揚子雲，供招已定，可為千秋鐵案。　華嚴經云，汝承事一切善知識，應發如大地心，荷負重任無疲倦故；應發如金剛心，志願堅固不可壞故；應發如鐵圍山心，一切諸苦無能動故；應發如給侍心，所有教令皆隨順故；應發如弟子心，所有訓誨無違逆故；應發如僮僕心，不厭一切諸作務故；應發如養母心，受諸勤苦不告勞故；應發如傭作心，隨所受教無違逆故；應發如除糞人心，離憍慢故；應發如已熟稼心，能低下故；應發如良馬心，離惡性故；應發如大車心，能運量故；應發如調順象心，恒伏從故；應發如須彌山心，不傾動故；應發如良犬心，不害主故；應發如旃陀羅心，離憍慢故；應發如牸牛心，無威怒故；應發如舟船心，往來不倦故；應發如橋梁心，濟渡志疲故；應發如孝子心，承順顏色故；應發如王子心，遵行教命故。夫佛之誠言，承事善知識當如是。今五宗救中，呵罵譏誚，乃祖密雲悟之語，不一而足，顯悖佛教，尚何論宗旨？實屬法國土背道之臣，大乘家邪見之子。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二

魔忍曰：濟用處如巨靈擘華嶽、女媧鍊石補天，無堅不破、無迹不絕，而後世驚駭，以為荒僻怪誕不稽之語。即信然者，又謂神妙莫可測識，非己智所窺，安知不欺之力本自具足？但學者望崖不前耳。妙喜偈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語曰：不入虎穴，難得虎子。夫臨濟一後生也，三年不知問話，使其進道之不篤、師友挾持之不力，與庸眾何異哉？後來建大法幢，如十日並照，輝映古昔。當是時，出其門者皆獅子王，哮吼一聲，精邪辟易，真可以典型百代、冠冕五宗。然而法運久湮，弘護之人借緣而起，是故三峰唱於前，而天童闢於後。闢者，唱之機；唱者，闢之響。如鐘之受杵，愈扣愈鳴、愈擊愈莫能掩，吾又從而和焉，使臨濟眼光於是乎在。倘出格高流，向佛法無多子處，萬戶俱洞，是旦暮遇之也。然則天童、三峯二老子者，果可以世法論哉？

古德云：臨濟大似白 拈賊。此等言句，豈是呵辱臨濟？到此地位，豈同世諦流布？乃以巨靈擘嶽，女媧補天頌之，臨濟聞之，當必掩耳而走。這箇沒縫塔子，容誰擘耶？如何補耶？又曰：後世驚駭，以為荒僻怪誕不稽之談，即信然者。又謂：神妙莫可測識，非己智所窺。此二種不了漢，何足挂齒？從上諸禪德，雖復同中有異，異中同然，以此二種不了漢視之，凡其言句，無不可驚可駭，無不神妙莫測，豈但臨濟為然耶？濟之施設處，不是臨濟，若以此為臨濟，鈍置煞臨濟。乃云：安知不欺之力，本自具足，但學者望崖不前。學者若從施設處學臨濟，正是夸父逐日矣。又如典型百代，冠冕五宗等語，皆屬謬論。世尊七處九會，豈不典型百代？末後道：吾未嘗說一字。然則世尊不欲以七處九會為百代典型，明矣。凡屬門庭施設，即非典型。儒門事事是實法，所以有典型之說。典者，可載於書冊者也；型者，以合土範金之模格為喻，言其可用為定式者也。禪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然則何所為典型百代耶？若論

五宗，俱是門庭邊事；若論本分，則是達摩西來，光發千燈，盡未來際，無盡之燈，並是一般，照天照地，尚不得謂達摩為典型百代，冠冕五宗，何況臨濟。若有冠冕，即有裳衣，既有冠裳，即有階級，此事可有如許差別相耶。又魔忍於此篇，復作解紛之語，回護天童，將魔藏之倒戈，與天童之攻擊，謂俱非世法，正是巧於回護魔藏，正是世法，豈能逃明眼人之覷破。又謂兩人彼唱此闢，己又從而和之，然後臨濟眼光不墜，而出格高流，向佛法無多子處，萬戶俱洞，是旦暮遇之，尤可嗤笑。夫嘉禾惡莠，沒陰陽地上，總不能生，而清淨大海中，活物死物，俱不能住。此唱彼闢，若皆世諦流布，則此沒陰陽地上，兩皆不著。若是較論宗乘，則無論藏忍，固屬魔論，天童亦已全身落草，帶水拖泥，雖有死活之別，要之俱不得住清淨大海中矣，安得於此有佛法無多子可證耶。且未論門庭，先泯人法，人空法空，則何是何非，離非於百非，非所不能非也，超是於萬是，是所不能是也。非所不能非，則無非矣，是所不能是，則無是矣，即到無是無非境界，尚未踏百尺竿頭一步在。今乃於是非堆裏，索取佛法無多子，何異向大火聚中，求一滴水耶。

> 魔藏黃檗三頓棒。頌曰：層疊樓高一步登，未梢撩著迅騫騰。角尖迸出元中要，萬古真師貴所承。

若喻程途，則百尺之樓，離地雖遠，究亦因地而起，初級頂級，平等無二，步步踏實，即是步步登空，步步登空，何非步步踏實？如欲騫騰，即是腳跟不點地漢。若喻了悟，則一心法界，法界一心，函蓋十方，不露絲髮。今既有箇樓在，又有箇登樓之人在，又說箇重疊之高，一步之捷，撩著之末梢，騫騰之絕頂在，豈非人法並執，能所兩粘，揑目生華，迷頭認影？無怪其寶死鼠為美玉，指山鷄為鳳凰，將臨濟納敗闕處，奉為無上真宗，而有角尖迸出元中要，萬古真師貴所承之頌也。永明云：人聞佛傳心法，將謂心上別

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法，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將心更求於心，歷千劫終無得日。今以三元三要為極，則是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矣。若以此為悟，則所悟者與九流百家之所學所悟何殊何別？豈有不用識神分別而能入者乎？縱使推到大含無際，攝到細入無間，總是入海算沙，與吾靈覺有何交涉？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末後示人曰：我未嘗說一字。可知三藏十二分無一字可為真師，無一字可取以授受臨濟。何人說得箇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便可稱萬古真師，便可將此二語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奉以不墜，便可將無量無邊廣大佛門收拾在裏許耶？學人若未能真參實悟，自信得及，且將世尊與臨濟、三藏十二分與三元三要相較看，自當不惑於魔說矣。

魔忍曰：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只得盡大地草木一時放大光明，帝釋梵王讚歎不及，可惜許被大愚老婆驀面印破，未免平地上喫交。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著底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諸仁者，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削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底向甚麼處著？還會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臨濟云：我二十年前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如蒿枝拂著相似。此語有二義：一、自述當年漆桶不快，受三頓痛棒，如蒿枝拂著不知痛癢；二、示學人果能為一大事因緣真參實悟，雖三度痛棒，如蒿枝拂著相似，則能所忘、人我泯、是非絕、解惑寂，自然銀山鐵壁一築百雜碎。所以大愚一句當下憬然，若不到此地位，終不得少分相應也。今魔忍死在密雲棒頭拂著的道理句下，乃謂：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著的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諸仁者！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削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底向甚麼處著？此等言語不過欲裝誣密雲，不知自己擔枷過狀。且如臘月三十日未到來，眼光未落地，

雙眸炯炯，說著鋸解斧削便怕痛，說著金抹香塗便生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底又向甚麼處著耶？且臨濟在黃檗處喫棒，不過是箇不會，待得大愚印破，方纔囚地一聲，有甚奇特異人之處？魔子意欲擡高臨濟，以誇詡自己是臨濟下兒孫，可憐臨濟千百世後受此不肖 魔孫塗污鈍置。

魔忍曰：陸州三勘問話，而黃檗三打既不悟，又指參大愚，正見三老鉗錘妙密處。臨濟立宗旨，盡在此也。今人但知黃檗三問三打，遂倚一棒為極則，若無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

曹溪傳衣之後，黃梅送至九江驛邊。曹溪云：只合自性自度。黃梅云：如是，如是。自性自度者，此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也。雖有世尊大威神力，能他性他度否？夫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從上古德種種施設，有時行棒行喝，有時瞬目揚眉，或時架箭張弓，或時吹毛竪指。雖時節因緣不同，偏圓頓漸各異，折合歸來，究是學人自了自心，何嘗舉起一絲毫與人？何嘗於自性自度外有甚奇特秘密？能強不了自性、不肯自度者，如果贏之化螟蛉，全不由己，直賴伊力之事。如其有之，即是邪魔外道；如曰有之，即是謗大法輪。今魔忍謂睦州、黃檗、大愚三老鉗錘妙密，乃能陶鑄出箇臨濟來；又謂臨濟因此而立宗旨；又謂若非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恰似睦州、黃檗、大愚、臨濟實實有箇奇特秘密之法可以度人者，牽累四老不少。夫密雲亦未嘗以一棒為極則，但千問千打、萬問萬打，又如何便不能活人？如俱胝一指、石鞏一箭與密雲一棒是同是別？若謂是別，豈不從指上箭上換却眼睛？若謂是同，豈得許俱胝、石鞏而不許密雲？且不許密雲，猶是餘事。強立宗旨，使漆桶未破漢妄認宗門實有奇特秘密之法，不關己躬，真參實悟，只要高手阿師口傳面授。如此沿流不止，豈不斷傳燈之慧命？

魔忍曰：趙簡子欲驗諸子之賢，一日謂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少子母邮曰：已得符

矣。簡子曰：奏之。母邮曰：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賢之，乃廢太子伯魯，而立母邮為太子。嗟乎！黃檗、臨濟所示者，深於簡子之言百倍。近世之學者，機器不妙，去母邮又百倍，遂認直打到底，為後人標榜，其錯謬豈特求符於常山而已耶？

代者，趙簡子女所嫁國也。代夫人，母邮之親姊也。趙簡子貪其土地，不顧代之人民，不顧代之祖宗血食，并不顧己之堵與女，處心積慮，成乎殺。乃以寶符密試諸子，孰為同心，惟母邮能濟其惡，不邮其姊。一至常山，便識取代之形勢，又無一毫回互，即決取代之志願，虎子應須。虎憐簡子，遂以為賢而立之。厥後果滅代之宗，而取其地，殺人盈城，其親姊摩笄自殺。如此惡行，世人顛倒，轉以為賢，此釋迦之所不忍聞也。閻浮提界，乃五濁惡世，信已。此無論性宗，在六度萬行中，可著此等污穢否？今若有人取佛經典，為屠坊拭刀，為酒肆覆甕，則無論緇流俗子，莫不惻然曰罪過。今趙簡子母邮之事，其穢污過於屠坊酒肆萬倍，而魔忍引喻佛祖向上邊事，豈不墮無間地獄乎？又謂密雲機器不妙，去母邮百倍，一何顛倒至此？縱一市井愚人，苟祝髮出家，雖懵懂一生，一無所知，但能不肯萌諸惡念，少少有所顧忌，無顯然殺盜淫之跡，則此人已過母邮百倍矣，況密雲耶？又謂黃檗、臨濟所示者，深於簡子之言百倍，若然，則黃檗、臨濟之機械變詐，深於趙簡子又百倍，不特佛法之所不容，在世法論，亦所為不待教而誅者也，何至塗污黃檗、臨濟至於此極？總之，魔忍父子未識禪宗為何物，全以心意識推測佛祖向上邊事，遂成佛界大魔，況復關人心世道不淺，不但宗門修學事，其烏可已於辨論哉？

魔藏曰：原來臨濟不曾自立宗旨，亦不但是黃檗宗旨，逆而推之，迦葉、釋迦、七佛威音一派宗旨，幸從這裏建立，不被斷貫索禪壞却。只今還有抹得殺者麼？箇箇縛來，好與三十棒，貴圖

天下太平。復頌云：三日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峰，與他一鏃三關透。

臨濟謂克符、普化二人曰：我欲於此建立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然則臨濟果曾建立宗旨否也？如云打普化、打克符即是建立宗旨，則密雲一棒不作一棒用亦即便是宗旨，又有何種種區別、種種辨論？若謂別有，則臨濟打克符、普化落處何在？克符、普化一番啐啄落處又何在？三古錐何嘗絲毫罣礙？何得矯誣之耶？魔藏乃云：自臨濟推至迦葉、釋迦、七佛威音一派宗旨，幸從這裏建立，不被斷貫索禪壞却。意欲推尊臨濟，不道鈍置不少箇事，葢天葢地、古之今之，橫該十方一切處、竪徹三際一切時。如海無自性，而全體是水；如水無自性，而全體是海。以針鋒沾一滴水，而全海不欠；以大海傾入大海，而本水無餘。無起無滅，無作無止，無前無後，而安得有成有壞？無論一黃檗、一臨濟，即使千釋迦、千迦葉亦成不得，而又豈可壞哉？必有成時，而後有壞時；必有所壞者，而後有能壞者。本無成，則安有壞？本無所壞，則誰其能壞？至云不被斷貫索禪壞却，足知伊死在古人句下，全未會在妄建宗旨，只因未悟斷貫索禪。若會得斷貫索禪，自然不妄建宗旨。肯於斷貫索直下承當，一生參學事畢，那得起能貫之妄，成所貫之幻？從此千差萬別，奇名異相，直至於塗污黃檗、臨濟，以及於釋迦、迦葉七佛威音一派，造大妄語耶？於此少分相應，自必瓦解冰消，珠迴玉轉。即臨濟克符普化一番漏逗，尚屬門庭之遶，又況建立宗旨種種謬說耶？

魔忍曰：風穴和尚對南院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見。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曹山有四禁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四病皆聖見，古人為設種種法藥，因其病而禁治之，待病去而後除藥可也。夫藥可

除也，醫不可除也。醫者，聖人預設以待天下後世之病者也，必欲滅宗旨，是除醫矣。况今亂統之病，方熾然於叢林師家，頭破額裂而不能禁，對打還拳而不能辨，裨販滿途而不能制止，反汲汲焉以抹殺宗旨為務，是猶疾患滿門而叱醫却藥，豈佛祖付囑之意乎？且德山鑒禪師呵實法之甚者也，而有第一句，其他雲門、溈仰、曹洞、法眼固不待言，若宗旨便是實法，則諸老自立而自呵之，病狂喪心不至如是。古德曰：但須明取綱宗，本無實法。然則綱宗者，鍛鍊實法之罏鞴也，又何疑焉？

有身則有病，身等處空，病於何著？有識則有病，識即真如，病於何住？肉身之病還從身起，以大地所生之藥醫之，藥者非身，非身者大身，故謂之身醫身可也。法身之病為有識在，以本分所具之藥醫之，藥者唯識，唯識者即識，故謂之識醫識可也。從上古德為人解粘去縛，令彼當處解脫得大安隱者，即將本人自有不粘不縛唯識真心撤其粘縛，故曰化毒藥為醍醐。若於本分外別有神方妙七，預設以待天下之病，縱使出自藥師瑠璃光如來親手炮製，總為毒藥耳。然則藥固不離學人本所自有，如何可強立宗旨以為醫乎？亂統固是叢林陋習，然其弊由於最初發心，並非必要真參實悟了明此一大事，徒思濫竽法席、挂名衲僧而起，此種謬妄之徒何足比數？五戒不持，遑問一乘？若到明眼人前，猶如五金入冶，毫髮不淆，豈有混銅錫為金銀之理？若己眼不明，欲藉口傳手授之作為實法以辨驗之，則自己先屬應行揀出者矣，何得揀別他人？以此揀別，正是野干揀別野狐，若遇真獅子兒，又何從識得？乃云：亂統之病方熾。然於叢林師家，頭破額裂而不能禁，對打還拳而不能辨，裨販滿途而不能制止，反汲汲焉以抹煞宗旨為務，是猶疾患滿門而叱醫却藥，豈佛祖付囑之意？說得宗門掃地，此種豈得算入學人數內？若此類亦須斤斤研辨，則推而廣之，閻浮提界五濁惡行罄竹難盡，豈亦說立箇宗旨便能令行而禁止乎？又云：德山鑒禪師呵實法之甚者也，而有第一句，其他雲門、溈仰、曹洞、法眼固不待言，若宗

旨便是實法，則諸老自立而自呵之，喪心病狂不至如是。此一段議論，魔忍直以病狂喪心，謗佛謗祖，墮無間獄矣。眾生顛倒，是則名為可憐憫者。即如德山鑒云：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此第一句究是何句耶？有句則早落第二了也。雲門、溈仰、曹洞、法眼種種落草之談，全為慈悲之故，豈得釘樁搖櫓，誣為曾立宗旨？且世尊四十九年說法，末後却云不曾說一字，每道爾謂吾曾轉法輪耶？明明說得三藏十二分，而作如是言，豈非自立而自呵之乎？魔忍病根全在一箇自字，蓋過去、未來、現在有一箇自，便不見十方三界無非心，於是轉以不狂者為狂，轉以明心者為喪心，種種顛倒，總為不識從上古德自立而自呵落處，總為執著一箇自。既已執著一箇自，則從初參學未曾大死大活來，直是無處說起，譬如朝堂中禮樂刑政，可向屠肆鼓刀人商確耶？又引古德但須明取綱宗本無實法，而謂綱宗者鍛鍊實法之罏鞴。夫古德之意，謂綱宗本非實法，而魔忍乃欲將綱宗為鍛鍊實法之罏鞴，一何刺謬！實法猶如毒草，雖加炮製，豈能活人？實法猶如沙礫，雖加鎔鑄，豈能成器？五宗語脉若不作實法會，則皆可利益學人；若作實法會，則已失五宗本旨，全成毒草沙礫，豈是另有一種實法，而欲以綱宗鍛鍊之耶？然則什麼是實法？什麼是綱宗？空本無華，眼翳而有，入大海而覓泥牛，有甚了日？

> 魔藏曰：打趁橫流一掌行，先師禪板最分明。當時若與親相見，不致如今嘆不平。

此魔藏作黃檗付臨濟禪板几案頌也。蓋自言深達臨濟宗旨，堪受百丈付囑。若使身在其時，親受臨濟付囑，便不至有密雲、廣通輩種種不平之說也。大我慢、增上慢畢具，世諦流布，有何禪宗耶？且臨濟明明說箇侍者將火來，來已，早知千百世後，有如魔藏輩者，出而豫遮豫簡，於黃檗語聲纔絕之際，何猶漫不訾省，仍復死在禪板几案上，炫轉熒惑，生出許多不自在耶？如此則與盜名竊利、貪

位慕祿之流，有何分別？最初發心出家，究何為者？佛鑑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頌曰：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若魔藏者，所為看扇人歟？

天童闢書曰：慈明頌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一喝既分賓主，則一棒豈非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識主賓分者乎？　魔忍曰：此語似是而非，七闢三闢諸引證，往往類此。夫百骸九竅，五藏六府，只在一身，兒童可曉也。問其子母生尅之義，經絡運行之狀，雖盧扁猶富佇思，况臨濟宗旨，千牢百固，誠如闢書所訓，又何必參而求悟，悟而求大悟哉？深心於此道者思之。

學人固忌囫圇吞棗，顢頇佛性，然若藏忍輩，齊文定旨，逐語分宗，將一片常寂光土，畫界分疆，向毗盧遮那頂上，捨非取是，以此為不顢頇，則又爭得岐黃之術？如何可喻宗乘？方底圓蓋，曷能強合？夫百骸九竅，五藏六府，子母生剋之義，經絡運行之狀，其中五運六氣之周流，氣血陰陽之衰旺，南北東西之異質，老少男女之殊情，千差萬別，細密難分，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中，那得如許絡索？宗旨之細密難分，果與相似，則其所為宗旨，寧得不謂之邪魔外道乎？臨濟宗旨，直是百雜碎，說箇百雜碎，猶屬蛇足，今乃謂之千牢百固，不知如何密織細縫，乃得如此？千牢百固，豈非全是造作？何曾夢見絕學無為之藩籬耶？師家既全以智力製造，得箇宗旨千牢百固，則學人自必全以心意識用事，然後能推求測度。正如岐黃之術，若不口傳手授，而欲自證自求，何路可入箇事？若可以岐黃喻，必全不由參悟而後可，豈不與從上佛祖之語大相背違耶。既謂臨濟宗旨千牢百固，又曰參而求悟，悟而求大悟，不知此全憑造作成之千牢百固之宗旨，如何參，如何悟，又如何悟而求大悟耶。種種謬說，實為學人未了者之大害，較之囫圇吞棗，顢頇佛性者，其害之輕重懸殊。蓋顢頇者，果能奮起根本無明，真參實悟，自有不顢頇之一日。若此謬說，入人八識田中，參學愈

勤，去道愈遠，所為首越之燕，抱薪救火也。天童以一棒為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魔，忍嫌其顢頇，故曰似是而非。不知天童此論，無有是處，尚安得非天童一棒顢頇一半，不顢頇一半，臨濟一句亦顢頇一半，不顢頇一半。顢頇者自顢頇，不顢頇者自不顢頇，與天童之棒，臨濟之句何交涉。今以一棒為似是而非，一句為千牢百固，所為朝三而暮四，則眾狙皆怒，改為朝四而暮三，則眾狙皆喜也，豈非眾生顛倒相乎。

魔忍曰：闢書謂三元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臨濟滅後，諄諄拈提者盡是狂狗逐塊。嗚呼！不覺其言之過歟？且臨濟因僧問真佛、真法、真道而示三句，因三句而曰一句中具三元云云，則三元三要非一時偶然語矣。闢書既以三元三要為偶然，而又扯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以配一棒為全賓全主，去取何嘗定耶？自無定見，專以私意斥逐先聖，從上法式殆掃地矣。覺範洪禪師曰：予昔庵於高安九峰之下，有僧問余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予方欲酬之，頓見三元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為寂滅之光明幢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況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路，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闢書遂引陷虎二字證三元三要是權，謂權設此語以陷學家耳。覺範之意果如是乎？汾陽曰：只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夫謂之自受用身，定非權設明甚。蓋虎不陷則偷心不死，心不死則女毛不豎，惟證乃知。若因陷虎二字遂謂權設，則毒鼓女毛又當云何？古德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冤。教乘且不可義解，況教外別傳之旨乎？

天童闢書，謂三元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此是天童報臨濟恩，不啻巴陵三語。而魔忍謂為言之過，不但不識者箇，且亦不識三元三要也。臨濟因僧問真佛真法真道，而云：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夫岐佛法道而三之，已是不可救藥。乃又於其中分別真假，而欲求其真者，此僧尚可與語否？臨濟隨緣布施，作此三語，隨自遮曰：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已是明明道破。又曰：如真正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摩西來，祇是覓箇不受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如此說得罄盡，正如將照乘夜光，傾出一栲栳。而這僧眼目定動，夢中入夢，於是更與一杓惡水道。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撥著這僧無明，欲待薦得第一句與佛祖為師，便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這僧不薦，乃問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如此說明，而不了者仍不了，又問第三句，則真是傀儡一般，全被心意識抽牽者矣。故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如此問去，有甚了期？乃自下注脚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元門，一元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然則三元三要，誠所為偶然者耳。而歷代拈提不休，認為向上，尚為識得臨濟否？天童判作偶然語，許具隻眼。而魔忍以為非一時偶然，真乃薰蕕不同器也。且偶然二字，亦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魔忍輩究作麼生會？既是偶然，即非偶然。既非偶然，便是偶然。何偶然？何不偶然？道是偶然，已不偶然。即不偶然，斯真偶然。偶是其然，何然非偶？偶乎偶，不偶乎不偶。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即今辨別偶然二字，是偶然耶？非偶然耶？於此薦得，未容擬議主賓分。此猶未明，直是棚頭弄傀儡矣。天童以一棒為全賓全主，以配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魔忍乃謂既以三元三要為偶然，又何得牽合其說？於是斥其去取不定，謂其掃滅祖宗之法式。

夫無取無捨，謂之圓宗，說甚去取定不定耶？三元三要，不得謂為臨濟之法式。而密雲一棒，亦不得謂為密雲之法式。若作法式會，兩家俱是傀儡。若於無一定之法式處薦得，則說一句中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也可，一棒不作一棒用也可。究竟一句與一棒，相去多少？一句許具三元三要，一棒又豈得不具三元三要？又豈得執句為非棒，執棒為非句耶？然則所為從上法式掃地者，是何言歟？總之，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即如只今判這僧問臨濟處，道是啞羊，是據臨濟以簡點這僧耳。然這僧別未措一語，又安知不是過量大人？若據這僧以簡點臨濟，臨濟通身敗闕，向這僧露布，尚何法式之有？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知他是何心行？臨濟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豈不是向毗盧遮那頂上著楔？多見其不知量，乃自知慚愧，即道箇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三且不問，這一又如何舉？還說箇皆是空名而無實有，者箇尚可說空說有否？自己通身泥水，却說達摩祇覓箇不受惑的人。又道：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本分事，則這僧又與佛祖何別？奚得向龍王鬬富？若道見處，則未開口以前，早白 雲千里萬里也。又復分別三句，謂第一、第二堪與佛祖人天為師，若落第三，即自救不了，所謂轉見不堪。這僧旋聽旋問，觀其作劇，乃道箇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謂之第一句；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謂之第二句；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謂之第三句。自以為這僧鼻孔在自己手裏，不知自己鼻孔却在這僧手裏。且第一句薦得真，乃自救不了。一句纔立，便是就他人而求自法，取彼眼而作圓通矣，豈不自救不了？若第三句薦得正，堪與佛祖為師。佛祖何師？佛祖之所師者，即眾生耳。這僧聞此三語，亦如鶯啼過耳，又安知其非真到不疑之地，一任他人門外歷亂者？臨濟末後道出三元三要，把箇圓伊三點、太一含三、一般閑家具盡情搬演出來，這僧終無一語不見不聞無盡，臨濟方纔線斷一時休，豈不是平生第一場敗闕哉？如此判斷，不知魔忍輩聞之，當取前論為法式乎？抑當取後論為法式乎？是則俱是，

非則俱非，亦是俱是，俱非亦非，俱非俱是，定當得出，方許看古人言句，亦方許看臨濟言句，正臨濟所云：爾等諸人作麼生會也？三元三要本是不了之談，覺範之頌又何足取？但覺範意亦正非魔忍輩之所能曉者，觀其為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迷麻。石女夢中毛卓豎，下注脚曰：虎不陷則偷心不死，心不死則女毛不豎。真為可笑。此等語句猶自作實法會，不但宗風掃地，即語言文字又如何可通？女毛不豎是何等言語耶？乃以斥天童權設三元三要以陷學人之說為非，天童此說固有滲漏，而魔忍之謬則更為謬中之謬矣。

> 魔忍曰：宗旨之設，本為胡喝亂棒者禁。如曰：汝等諸人總學我喝。又曰：已後不得學老僧喝。可謂彰明較著矣。今闢書倒持此說，以禁綱宗，無乃不可乎？予嘗竊評之曰：譬夫多男之人，病且死，以其券付諸子曰：吾少子多在外，惟此可以驗之。與券合者，即吾真子也。諸子受命，於是展轉相驗，而誤託舍於隣人。彼隣人者，據其舍，焚其券，凡諸子之遠還者，皆拒而絕之。鄉黨不為怪，朋友不為異。何則？久假不歸，其所來濟矣。夫濟上之綱宗，券也；祖宗之源流，舍也。自興化至雪巖、高峰二十餘世，即展轉相驗之真子也。三峰先師，即真子之遠遊而後還者也。嗚呼！彼隣人者，吾不忍言之矣。

以券合識真子之喻。魔忍供狀具，鐵案定。蓋圓宗之不可以實法傳，即同父子之不憑文券合也。夫法嗣之義，誠以慧命絕續所關，故曰：從佛口生，為佛真子。雖然，盡十方三界寬箇不是佛不可得，則欲覓箇不是真子亦不可得矣。從上相承，即用世法父子之道以報本返始，不忘其所由生，而有法嗣之說。蓋世諦即是第一義諦，無不可者。若乃同於晉唐間人，以門第之甲乙相誇尚而起爭端，以己之得法為榮，以人之得法為憾，說己是真，斥人是偽，則宗風掃地，與佛法料掉沒交涉矣。既與佛法料掉沒交涉，則何所逃

於世法之外？那許伊不父其父而父他人，說真說假，誑惑閭閻，妄自尊大，稱佛祖兒孫，豈非世法之所不容者耶？從上佛祖展轉囑累以至於今，代不乏人，真參實悟，大死大活，與佛祖同一鼻孔。只為自己本命元辰本來如是，不過佛祖如是，我亦如是，豈得別有一法可宣可秘、可受可傳？魔忍只欲斥天童不得為臨濟兒孫，謂如鄰人之據舍焚券，明已得魔藏之真傳，如遠遊真子之後人，俾拍盲啞羊吠聲，士夫相與尊崇禮敬之，而不顧人天慧命之塗污，所為大妄語，成墮無間獄者。

> 魔忍曰：臨濟有四賓主，有賓主句，同中有別，而別中自同，不可混也。故先師云：兩堂同喝，為四賓主之母。至於臨機勸辨之際，魔宮佛國，一時現前。譬夫觀音大士，百千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隨學家立地處，與之奪之，如珠之走盤，圓轉橫斜，千態萬狀。所言四者，珠不出盤之候而已。昔善財童子，徧參五十三人大善知識，於知識所，各得恒河沙等無量法門，及見無厭足王之慘虐，勝熱婆羅門之熾然，婆須密女之淫艷，諸外道種之差別，未免望崖自屈。何故？垢淨未忘，而三昧之量未銷也。故云：但可入佛，不能入魔。直至大樓閣中，從三昧起，忽然打失布袋，便將從前所得元妙，盡底揚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方契善財本來面目。然非五十三老，驅耕奪食，擒縱變化，不能至此耳。闢書。往年禁先師曰：賓主者，爾我之謂也。近又解曰：你喝我喝，喝牛喝馬，亦是賓主歷然。蓋始則安於不知，近則強不知以為知，首尾支牾，不顧後世。嗚呼痛哉！不謂臨濟之道，至如此也。

臨濟四賓主與本分沒交涉。所以當時說四賓主竟，即呼大德而為注破曰：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蓋謂不可於此認作己躬下事也。夫曹溪以前，圓頓心宗尚未普傳於震旦，故或一句半句直截透徹，便相印可。迨臨濟之時，雖光發千燈，而末流亦濫觴

矣。念言語漢處處有之，若不更換面目接人，止憑一句半句知他是何心行。故種種門庭施設，不過欲揀魔辨異，知其邪正，何嘗將此作自己脚跟下工夫？又何嘗謂人能學得恁般施設，便可了得生死也？魔藏父子於此等處，未具頂[寧*頁]隻眼，一向認奴作郎，却來誑嚇閭閻，豈免無益自己，有損他人？此是伊本心不正，到底皆邪處。夫兩堂同喝，賓主歷然。賓則全賓，主則全主，一主一賓，一賓一主，豈不歷然？天童曰：賓主者，爾我之謂也。又曰：你喝我喝，喝牛喝馬，亦是賓主歷然。二說並無同異，而魔忍斥其首尾牴牾，乃奉其師魔藏兩堂同喝為四賓主之母之說為指南，真所為寶魚，目為明珠者。四賓主與兩堂同喝，都盧是箇沒交涉，何直得再三拈弄？且謂其中有子母相生之義，豈非夢中囈語？又云：善財未入彌勒樓閣以前，但可入佛，不可入魔。益屬謬論。魔與佛雖如火與水之不相入，却如面與背之相比附。佛界如眾生界，眾生界亦如魔界，魔界亦如佛界。了則無魔無佛，不了則但有魔而無佛。無魔無佛，則真佛矣。但有魔而無佛，佛亦未嘗欠少分毫，只是見為有佛，即已入魔耳。安得有但可入佛，不可入魔之程途宿旅耶？果其但可入佛，不可入魔，則其人已證佛位，又何有更上一層境界？若更上一層，別有境界，則所為但可入佛者，正是入魔耳。魔佛尚未分明，智眼未開，遑問脚跟點地與否？以此推測，善財、彌勒豈非豆棚麥隴間人，談中書堂內事？魔忍既說得打失布袋，將從前所得元妙，盡底揚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等語，又何有無文密印，雙頭獨結，四法交加，種種奇名異相？可知伊將古德一片婆心全身落草，喫緊為人之談，都作文字念讀了也。無論魔忍，即較伊高出百倍者，若不自己摸著鼻孔，翻轉面皮，斷却命根，於這裏少分相應，縱使說也說得，解也解得，判斷公案也例斷得，總謂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何況魔忍輩一腔子全是元妙，却學古人說話，道箇所得元妙，盡底揚却，真乃數他人寶，不濟己貧，守著飯蘿邊餓死漢。只因伊不曾真要飯喫，所以不知蘿內是飯也。學人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若不如是，即使多聞如阿難，濟得甚事？不過多記得若

干貝葉龍藏之文，與書廚有何差別？轉不如書廚沒些心意識，却是一尊古佛，縱使說得依稀似曲，亦只是箇說禪匠，與世間博學士夫有何分別？且與能言鸚鵡又有何分別？舉足下足，日日在道場中，却未踏得道場一步。要知禪不是口舌紙筆間事，學者慎勿將此一大事作口舌紙筆上生活，此乃謗大般若，罪業無窮，魔忍即是前車之鑒。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三

魔忍曰：先師曰：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實照用之真虎。譬如神醫刮骨療病，必見病而下刀，若確定一方，妄加針割，是重增一病矣。古德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夫學者之窠臼不一，而宗師之照用臨時，自古聖人莫不皆爾。如夾山之接樂普，大覺之接興化，所謂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也。蓋二公之病，在有一橛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已。賴二大老臨之以法鏡，使其無逃隱處，然後乞命於我，故一言而起其痼疾，所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也。闢書於此，蓋屢禁之，今又自解之，意謂非不知也，知之而不為也。嗚呼！世則可欺矣，從上列祖可欺乎？自心又可欺乎？余謂天童師翁用心必不若是，或好事者借其名以塗污法門耳。如闢書中自解四照用曰：人不法不立，法不人不則。法不則，即用無準的；人不立，即照無定格。以人照人，故名照；以法則人，故名用。此從臨濟人在法在上隨語生解，以杜撰此說。觀其意，是以相對之人為人，而以確定一棒為法，豈不誤哉？臨濟曰：先照後用有人在，非是之所謂人也；先用後照有法在，亦非是之所謂法也。若以相對之人為人，以確定之一棒為法，則人法俱奪之語，又何以解之？先聖曰：貴不說破。予不得已而聊通一線，臨濟至處固不在此。

絕學無為閑道人，其於本分無鍼尖之隙。其為人也，不過任性卷舒，隨緣出沒，如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鏡像照而常空，住於不動道場而行大機大用。若如魔藏所云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用後之燈，則是滿腹機關全成人我，照已失照，用成何用？魔忍稱之為照用之真虎，虎則誠是矣，其如啀人之凶乎？夫起念即是住著，心若不起，萬法無生，瞥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真實。今云待心死而伏誅，已失無心道人風味，況云須切用前之照，則直是不使剎那放下心住於照，并且

時時刻刻住於所照之人，悉落見聞分別相矣。若必如此始可為人，豈非自利利他打成兩橛乎？至於古德解粘去縛，唯恐其不能應手圓淨，不憚反覆申明，直截深透，雖一字一句非簡也，全身渾在裏許；雖千語萬語非繁也，一絲不越中心。唯是學者果能順旨契宗，則雖不說法，觸境而常聆妙音；如或未然，障深緣背，設居佛會，當說而不聞一字，聽者自別，說者無不徹底掀翻，何嘗有意留一絲毫與學人為障為礙？設有此意，則其語先非實語，如語教且不可，何有於宗？乃魔藏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何心行耶？又引夾山接樂普、大覺接興化以為證。夫夾山之接樂普也，樂普至，夾山禮拜，端身而立。夾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樂普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夾山曰：目前無閣梨，此間無老僧。樂普便喝。夾山曰：住！住！閣梨且莫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閣梨坐却天下人舌頭即得，如何却教無舌人解語？樂普無對，夾山便打，自此服膺。大覺之接興化也，興化為院宰時，一日問云：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個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大覺便打；興化又喝，大覺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大覺召云：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喝底，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個安樂法門。大覺云：這瞎驢！卸却衲帔，痛決一頓。興化言下悟得臨濟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此二公案，魔忍謂是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又謂樂普、興化病在有一橛頭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已，皆是妄加卜度，何嘗夢見四人真面目耶？樂普未見夾山以前，臨濟稱為門下一隻箭，豈是孟八郎漢？其聞夾山目前無閣梨，此間無老僧之句，便乃下喝。此一喝，三元收不得，四句豈能該？夾山示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坐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而樂普不對。到此地位，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其不對者，當非全然漆桶。夾山之棒，是賞是罰，如何可定？何得輒謂有一橛硬禪之痼疾？雪竇拈樂普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句，謂這僧可悲可痛，雪竇每用此機，所謂前箭猶輕後箭深者。樂

普謂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得非塗毒鼓聲，而雪竇又復助伊發擂。魔忍死在雪竇句下，乃謂樂普束手就縛耳。謂樂普得夾山之提持而服膺也可，謂夾山於樂普喝處不對處，有後話圓前話之妙也可，安見所為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也？至於大覺，因興化有拄杖頭，不曾撥著箇會佛法的，是以勘問，只因疑興化實有個佛法在。迨兩喝兩打之後，大覺復召問行喝之故，而興化轉就大覺乞個安樂法門，於是痛下一椎，興化却當下便見得臨濟三頓棒道理。雖似興化於大覺處得箇入路者，但兩喝兩打，固是旗鼓相當，勝則俱勝，負則俱負。至於大覺召問，而對以三聖處學得者，俱被折倒，就師兄乞箇安樂法門，安知其非陷虎機乎？大覺謂這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亦只堪自救，未見如何為人。即其當下悟得黃檗三頓棒道理，又安知其非向來疑著三頓棒別有微妙，至此而知其不過如是。若謂悟得三頓棒，便乃一鏃透三關，則千里萬里去在。佛法廣大，無量無邊，這裏豈是休歇處？然則興化之於大覺，又安見所為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也？他日興化上堂，拈香曰：欲為三聖，三聖太孤；欲為大覺，大覺太賒，不如仍為臨濟。若果從大覺一言頓圓頓成，興化安得不嗣大覺耶？魔忍父子每以一橛頭硬禪指斥密雲，此則更以指斥興化、樂普，實為妄謾。此四古德者，皆從纖毫不立處敲唱拈提，而魔忍父子却謂興化、樂普禪止一橛，經夾山、大覺之指授，然後其禪乃能多橛，不特塗污興化、樂普，豈不塗污夾山、大覺？真所為夏蟲不可與語冰也。至於指斥密雲處，又謂闢書非密雲所作，直是偽造，以此眩惑無眼目士夫以自解免，指斥伊祖之罪轉見不堪。至於闢書所解四照用，固不得為極則之論，但謂密雲以確定之一棒為法，實為誣妄。既云一棒，如何又云確定一棒？則三元、三要、四賓主、四照用，全舉全收，可謂之確定乎？至云先照後用有人在，非是之謂人；先用後照有法在，非是之謂法，益屬糢糊影響之論。密雲悟云：是之謂人與非是之謂人，是之謂法與非是之謂法，相去多少？速道！速道！若道不得，[祝/土]殺者尿牀鬼子去。此語頗為透闢。要之，臨濟四照用語，伊已

明明說箇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矣，何得不向此處領會？專在伊門庭施設邊眼花目眩，所謂為物所轉，是名眾生也。

闢書駁五宗原曰：正法眼藏，已向瞎驢邊滅却，况有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遺害後世耶？　魔忍曰：據闢書此論，是三聖不契臨濟之意，而滅却正法眼藏，風穴何故稱聖為入室真子，而南院頷之耶？不足稱而稱，則風穴無眼矣；不當頷而頷，則南院亦無眼矣。然則首山至今二十餘世，不亦無眼長老之子孫乎？此信闢書而論之也。語曰：一失步，無所措足；一失言，無所措口。闢書其是哉！

臨濟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濟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後來風穴謂三聖是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而南院頷之。魔忍既據風穴南院所判，謂臨濟深肯三聖語。而又指斥天童所言，正法眼藏尚向瞎驢邊滅却句，為判三聖不契臨濟之意，真所為依文解義者。夫正法眼藏，只是箇乾矢橛。門外遊人，道甚正法眼藏。若已親承入室，正法眼藏定須滅却。然後橫該十方，竪徹三際，都盧是箇正法眼藏。臨濟雖滅，正法眼藏又如何得滅。况臨濟今亦不滅。然則所為吾滅後，不得滅吾正法眼藏者，又豈可作實法會。三聖云，爭敢滅却。不知伊敢於滅却，又如何滅却。既無滅却，即真滅却。風穴以滅却句，謂是肯語，尚祇道得一半。况魔忍實未知風穴落處，妄意密雲與風穴齟齬。遂倚門傍戶，藉風穴南院聲勢，痛斥密雲。不知風穴南院密雲，轉是一家人語也。密雲謂正法眼藏，尚向瞎驢邊滅却。况有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遺害後世。此語却切中藏忍父子之病。而一〇賓主首羅眼等名，乃魔忍父子魔魅人家男女之器具，平生最護惜者。故其詆毀密雲，亦復不遺餘力。

魔忍曰：臨濟，黃檗之嫡子也。濟之綱宗，非黃檗有也。檗不可，諸方而以濟為可，何耶？且臨濟之世，佛法鼎盛，使其建立果不可，老師宿德，寧無一言？溈山祐禪師，濟之父輩也，私稱濟為尊宿。普化，黃檗之昆季也，反北面而師事之。小釋迦，果位中人也，發願以續其斷脉。方是時，譏訶學解者，無過德山。濟順世，德山尚無恙也，曾無一言正濟之非。果畏濟而不言耶？則濟已順世，不欲起諍端耶？而德山實訶佛罵祖之魁也。考之於古，質之於同輩，原之於師承之間，皆不以濟為非，而今日獨非之，何哉？且棒喝，濟之所常用，而綱宗，亦濟之所建立也。苟以濟為非，即不當效渠棒喝。既用棒喝，豈可不知棒喝之綱宗？又豈可禁人之救綱宗者？夫為善知識，辨古今之譖譌如觀掌，果洞徹不疑，孰是而孰非，然後定龍蛇，行賞罰，據欵結案，為千古不磨之式。使三峰之徒，鉗口結舌，雖有蓋世之辯，不能伸其救，非雄猛丈夫所為哉？今闢書之評宗旨也，若眼之受聲，耳之承色，泛泛然不相入，但儱侗到底，曰：實法，實法。天下後世，何所準焉？

臨濟曰：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然則棒喝綱宗，不過同是解粘去縛之具。如食以濟饑，而饑與飽者，人也，非粥飯也。如眠以濟困，而睡與醒者，人也，非衾枕也。疑粥而信飯，疑飯而信粥，皆惑也。粥飯皆可飽人，特不食則不能飽，而不饑則亦不可以食也。捨衾而取枕，捨枕而取衾，皆惑也。衾枕莫非眠具，特不眠則不得睡，而不困則亦無所事於眠也。黃檗、溈仰、普化、德山諸老宿之重臨濟，豈重其建立綱宗？且綱宗何關於輕重？密雲之非綱宗，又何嘗非臨濟？且綱宗亦何關於是非？箇事是非雙泯，能所兩亡，蚊子上鐵牛，無渠下口處，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即今與麼辨論，作是非會得麼？夫宗風豈有諍？諍即泯宗風。德山平生狂見恣肆，呵佛罵祖，其語句毫無足取，但伊孤峰頂上盤結草菴風味，較之魔忍輩執相狗塵、貪名

逐利之流，奚可同年而語？乃以己之心測人之腹，謂伊於臨濟、綱宗懣然心服，是以終身無一貶詞。否則，濟在世或畏濟而不言，濟順世後何畏而不鼓其唇吻？將自己一副污穢肺腸驀地塗污德山，當是德山呵佛罵祖之果報。又曰：為善知識辨古今之譖訛，如觀掌果，洞徹不疑，孰是而孰非，然後定龍蛇，行賞罰，據欵結案，為千古不磨之定式。正是：乞兒思暴富，飽喫酸黃薑。凡是是而非非者，盡是儒門邊事，何關宗門？既是大善知識，於本分無針線之隙，若離本分，一切簡棄，尚不管自己，遑問他人？時舉古德本分極則之語，拈提為人，則有之矣，取千百餘年來種種狐唾狸涎，不嫌腥穢，味其酸醎，有如此大善知識否？魔忍自喜略通文史，又恃其辨口，欲壓倒目不識丁之密雲，謂密雲之闢書，豈能使三峰之徒箝口結舌？但儱侗到底，曰實法實法。不知密雲目不識丁，實不能使三峰之徒箝口結舌，而密雲之所以為密雲，了無交涉，了無增損。而魔欲忍恃蓋世之辨，以諍論無為無作之圓宗，其為魔魅，業已不問自承矣。又曰：苟以濟為非，即不當效其棒喝，既用棒喝，豈可不知？棒喝之綱宗，尤為魔論。臨濟以前，豈無棒喝？而謂密雲效臨濟之棒喝可乎？如曰可，則謂臨濟效黃檗之棒喝亦可矣。即一人之手口，今日喫飯，非效昨日之喫飯，今日說話，非效昨日之說話，何況他人之棒喝，如何效得？各人自有手口，誰為效誰？惟魔忍輩專精致志，效臨濟之綱宗，是以成其為魔，并且塗污臨濟耳。

> 魔忍曰：師英挺天縱，如虎生三日，氣便食牛，與樂普俱為臨濟侍者。然皆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徹大覺夾山，則一墮無尾巴隊中矣。

學者入此圓宗，念念證真，塵塵合體。共三世佛，一時成道，前後情消；與十類生，同日涅槃，始終見絕。其視天下人，無一人不是佛，而亦無佛見；無一人不是己，而亦無己見。覿面相逢，安得尚

有人之見在其八識田中？今魔忍謂興化為臨濟侍者時，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興化雖未了徹，不至於此極。足知伊並未夢見悟者門頭戶底、光影邊事。豈有既悟之後，而自以為能悟，且自以為實有所悟？挾其所悟，矜己能悟，謂天下人莫若己悟之理。人己能所，是非解惑，種種妄見邪思，紛紜起滅。如此則全是識神分別影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何謂悟耶？此亦可謂之悟。則凡涉獵宗門之書，拾些狐唾狸涎者，便皆可謂之悟矣。世傳妙喜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此種不了之談，魔忍中其深毒，於是妄立大悟小悟、小法大法等名相，誑惑閭閻，何嘗真到不疑之地？經云：一人發真歸元，則十方虛空盡皆消殞。若斤斤較量，沾沾自喜，謂有所悟，在我是能悟人。戴著恁般炙脂帽子，則閻羅面前喫鐵棒的刑書，自己齎棒到案矣。試問悟者何耶？非所為了生死者耶？生死既了，則無生死。生死尚無，人我何著？而尚有所謂人不如我之悟，尚有所謂天下人皆不如我之悟，豈不是一片清冰，消盛猛火？

> 魔忍曰：臨濟曰：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具此眼者，如明鏡當臺。學家雖悟到徹處，而大法未明，其開口動舌，便有種種影象於中露現。如興化勘僧數則，大略可見矣。後世不究四有時句之故，乃效之曰：一棒不作一棒用。或問其旨趣，又從而解曰：特指人人面門出入時節耳。或更詰之曰：眼光落地時，這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彼又解曰：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若果如是，則旻德兩喝後便拜，何處是會得面門出入底道理耶？

臨濟四喝皆具，一喝不作一喝用。若不具者，三喝皆自救不了。然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早已拖泥帶水了也。何故？向上無一喝不作一喝用，與吾靈覺有何交涉？古德有言：直饒喝上三十三天風力止處，到地甦醒，便向伊道：未在今魔忍死在。四、有時句下簡密雲悟一棒不作一棒用，真是塗污臨濟。臨濟平生自利利他處，豈在四

喝？若以四喝論，轉不如密雲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截了當矣。學人桶底透脫，更無一法為當為對，是之為悟。豈有悟到徹處，猶然大法未明？然則所為大法者，自在悟外，非由悟明，必從口傳密授而得，豈非謗大般若？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謂別有大法出於悟外，豈不顯背佛祖語言？且所貴悟到徹處者，究為何事？豈是專欲開口動舌，與山野狐精磨牙鬪吻，爭箇爾鈍我捷耶？如此大法，明之何用？且一法纔興，即一切無邊萬法皆悉同時具足相應，故一法之外更無餘法，而無餘法中不立一法。唯其不立一法，是以具足無邊萬法。然則悟得徹時，尚落法見分否？九重天子決定不與民並耕。今云悟到徹處，而大法未明，其開口動舌便有種種影象於中露現，可知伊並未夢見。云何是悟？一味強作解事。譬如三家村老學究，忽揶揄未央宮闕不為壯麗，非囈即狂耳。臨濟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矢橛？便歸方丈。後來密雲以一棒不作一棒用，謂直指人人面門出入時節，以此接引初機，亦未為有過。但臨濟喫緊為人，不在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句，而在是什麼乾矢橛句。人唯不肯於乾矢橛直下承當，而於無位真人面門出入處生奇特想，於是我我所、心心所熾然紛拏，起念而投五陰之城，取相而沉六入之海。若悟得臨濟是什麼乾矢橛句，是實語？是如語？自有少分相應處。密雲平生拈提，唯以一棒不作一棒用，直指人人面門出入，而於此未經注破，以待學人自證。乃魔忍數數指斥，且謂：眼光落地時，這面門出入的向甚處著？夫謂眼光落地無處著此面門出入的，則是眼光未落地時有處著此面門出入底矣。然則無位真人實有出入之能，而人人面門實為無位真人出入之所，豈非疑杌為鬼？魔忍既設為詰問，又揣密雲之意而為答語曰：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憑空揑撰，是何心行？所以當日密雲作闢妄救云：若眼光更有落地時，若眼光落地時更有箇面門出入底，向甚處著？豈可謂常在面門出入？亡僧面前是觸目菩提，說甚盡大

地無非這一著子？若更有這一著子，早已千里萬里矣，又豈可謂常在面門出入哉？足證密雲本無此語。古德云：一心法界，法界一心。含蓋十方，不露絲髮，豈惟心具，身亦徧含。故曰：盡大地是一隻眼。翠巖上堂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學人誠於此有箇入處，自然不起有情無情之妄想，不生心內心外之邪思。若也未然，不特魔忍輩妄說妄評易中其毒，即密雲所示亦復飯中有砂在。

魔忍曰：師憂仰山之讖為在己躬，故終日哭泣，非無悟人也，憂悟人之不透宗旨，以害天下後世者也。譬如神醫為國人所仰，活者既老，閱諸子之才，皆無一可。欲秘之，則是天下後世活人之術自我絕矣；欲傳之，恐不能盡其妙，益誤天下後世。此風穴之心歟？或曰：穴之對念公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觀其意，所患在聰明耶？曰：否。謂聰明雖多，而見性者不易得耳。如百丈通三學，德山講金剛經，風穴之於書，無所不觀，豈皆盡礙於道？但世之聰敏者，解路習熟，而智多役乎外，苟能反所役於道，一門深入，又惡知其不可？夫太阿之鋒在乎利，夜光之寶在乎明，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在乎靈，聖人之所以貴於人者在乎聖。必曰椎埋駔蹇而後合道，則是慶喜不當居祖位，而百丈、臨濟不得載傳燈矣。且夫下語樸鈍之若真公者，豈可以聰明誣之？然風穴捨真而器念，何耶？或曰：真公尚未有悟。余應曰：是何言歟？風穴曰：當看念法華下語。果未悟，是教渠學語矣，豈有風穴大士教人學語哉？或者又曰：真公既有悟，而風穴曰見性者少，豈悟之不足以當見性耶？曰：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曰：亦未見性在。蓋見之未圓，必落偏枯，坐此不進，與無見等耳，又何疑焉？

公羊高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以朝廷之禮樂刑政，百司紀之，四國傳之，然而世遠年湮，猶且多失其實。孟子、公羊高特表而出之，戒後世學者毋輕信史氏之文，必權之以人情天理。況荒林野水之間，枯木寒崖之外，一二閒僧傳說千年閒事，其可遽信為實哉？風穴沼憂仰山之讖，謂在己躬，終日哭泣，可為荒怪不經，愚癡無理。如其有之，則風穴尚何足挂齒？南州處士求死不得，古今傳之為笑，況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而容此啞羊污濁之耶？橫亘十方，竪窮三際，都盧是箇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雖釋迦牟尼佛不言自我而傳，何煩風穴却恐至伊而斷？此事豈如九流百氏之學，有創有守，有斷有滅者？傅大士歌云：諸佛村鄉在世界，四海三田徧滿生。佛共眾生同一體，眾生是佛之假名。若欲見佛看三郡，田宅園林處處停。或飛虛空中擾擾，戒擲山水口轟轟。或結羣朋往來去，或復孤單而獨行。或使白 日東西走，或使暗夜巡五更。或烏或赤而復白 ，或紫或黑而黃青。或大或小而新養，或老或少舊時生。或身腰上有燈火，或羽翼上有琴箏。或遊虛空亂上下，或在草木亂縱橫。或無言行自出宅，或入土坑暫寄生。或攢木孔為鄉貫，或徧草木作窠城。或轉羅網為村巷，或臥土石作階廳。諸佛菩薩家如是，只箇名為舍衛城。然則箇事可斷絕者，必盡大地眾生，自風穴出世後，無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無末伽那識，無阿賴耶識而後可。如不能使盡大地眾生無此八識，則觸著磕著，盡是釋迦牟尼佛耳提面命，摩頂授記，何用風穴虛費苦悰，妄下迷癡之淚？雖然，風穴平生語句，雖不得與雲門、元沙輩同日而語，要亦自具正知正見，豈有此事？如此謬悠之論，識者羞稱。而魔忍輩聞之，悅其類己，津津稱述不置。且耳食其虛名，倚之為泰山，橫建魔論，以魅惑人，以攻異己者，是則宗門中可悲可涕者也。觀其言曰：風穴非憂無悟人也，憂悟人之不透宗旨，以害天下後世者也。夫宗旨外有悟，則所為悟者，乃魔情矣。悟外有宗旨，則所為宗旨者，乃魔罥矣。不憂自己之害天下後世，而憂人之既悟而不透宗旨，為害天下後世。如是之

說，真所為魔說矣。魔忍好以醫喻箇事，彼見教乘，每以佛為大醫王，而學作此語。不知佛之為醫王，正不得以世醫為比。世醫以己之術，醫人之病。佛則不然，以己醫己，以人醫人。蓋眾生將諸佛心為塵勞門，一念迴光，即同本得。諸佛用眾生心成菩提道，不得一法安住佛乘。是故眾生界如佛界，佛界如眾生界。自其成佛而言之，則曰醫；自其墮眾生者言之，則曰病。故曰：以己醫己，以人醫人。然則是醫也，是病也，可用他人之鍼灸藥石否耶？魔忍乃為風穴終日哭泣，下注脚曰：譬神醫為國人所仰，活者既老，閱諸子之才，皆無一可取。秘之，則是天下後世活人之術自我絕矣；欲傳之，恐不能盡其妙，益誤天下後世。此風穴之心歟？若然，則從上古德實有醫人之法，展轉相傳，以至于風穴矣。不見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文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眾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學者將此公案與魔忍所論合觀，其為顯背佛說，不煩言而自解。夫藥尚無有實藥，醫豈猶有實醫？既是皆無有實，則雖欲秘之，將何為秘？雖欲傳之，又將何為傳？秘者，我所有而秘不示人也；傳者，人所無而我傳與之也。這箇密在汝邊，如何可秘？人人自將得來，如何可傳？若有可秘可傳之處，則非這箇。既非這箇，則以之為己，即為飲鴆；以之為人，即為下蠱。全是魔術嬈人，豈同神醫試手？風穴之終日哭泣，以憂無傳，蓋屬傳聞之悞，而魔忍不知，遂倚之為重城，寶之為拱璧，號於天下，見宗旨之必須傳，傳之難其人，而己之得傳宗旨，為千古名僧之明證。如是心行，魔耶？非耶？肇法師曰：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元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永嘉云：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夫此神智心鏡，不離第八識，不涉第八識。夫第八識，尚且不離而不涉，則聰明椎魯，乃第六識分中事，何得奴郎不辨，於向上一路，任情卜

度？椎魯者是耶？聰明者是耶？且喜沒交涉。夫聰明椎魯，於何區別？豈不於事上區別，理上區別，機上區別，境上區別耶？從念慮起，亦從念慮分。若夫箇事，法爾如然，不由念慮，作何交涉？夫苟著事著理，著機著境，則神珠隱光，靈鑑撤照矣。惟其不著一事，而自貫萬事；不著一理，而自達萬理；不著一機，而自運萬機；不著一境，而自融萬境。故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若乃椎魯者之無知，是於機境理事上有所不知，非般若之無知也；聰明者之有知，是於機境理事上有所知，非般若之無不知也。知是妄塵，不知是無記，皆與般若了無交涉。非椎魯於般若遠，聰明於般若近；亦非椎魯於般若近，聰明於般若遠。總之，般若函蓋得聰明椎魯，而聰明椎魯皆近傍不得般若。譬如朝廷之禮樂刑政，經緯及於百姓之畊稼陶漁，然令百姓畊稼陶漁於朝廷之上，則從無此禮樂刑政也。是故能悟，則聰明亦悟，椎魯亦悟；不能悟，則聰明有聰明之不悟，椎魯有椎魯之不悟。聰明椎魯，皆屬心意識內事，而箇事未明，皆心意識為緣為礙，豈容向冰求煖，執火思涼，演唱宗乘，而問及於聰明椎魯，即為與本分間隔。至於或則詩書滿腹，或則目不識丁，世諦流布，則一人聰明，一人椎魯。究極而論，此是文學邊事，并且與聰明椎魯沒交涉，儘有當機臨境，據理處事。詩書滿腹者昏昏，目不識丁者了了，孰聰明耶？孰椎魯耶？夫洞徹了悟之人，其於機境理事，重重無礙，無作無為，如鏡覿人，不思而得。苟非然者，聰明則一思再思而得，椎魯則百思千思而得，要皆與本分沒交涉，而思而得之之難易，即為聰明椎魯之所由分。若夫文學邊事，猶如飲量之高下，或一石而醉，或五斗而醉，或果腹而不醉，或沾唇而已醉，豈得謂能飲者聰明，不能飲者椎魯乎？縱使記得三藏十二分，如瓶瀉水，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若不了悟，轉障正知正見。魔忍自以為聰明曾讀書，而輕密雲目不識丁，故借風穴與念法華答問聰明者多，見性者少一段公案，妄立魔論，深辯聰明之無礙於道，而椎魯之必不如聰明。以真園頭之了悟，而以鈍拙之故，終不若念法華之得法。風穴言外之意，以為了悟則椎魯者

亦能之，若宗旨非聰明不可。蓋伊既為密雲嗣孫，若謂密雲不悟，則有生於空桑之嫌。故謂悟則椎魯者亦悟，而宗旨則非其所敢望。抑揚反覆，微文刺譏，以戲侮密雲，却不知自己負墮。如云：世之聰明者，解路習熟，而智多役乎外。苟能反所役於道，一門深入，又惡知其不可不快漆桶。這箇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是以無不在。若以解路為役智於外，而欲反所役於道，一門深入，是將役其智於內耶？且宗門不取一法，不捨一法，若得了悟，則解路亦所不捨，解路又豈非法？況解路又豈只役其智於外，而不役其智於內？足知伊解路之說，亦是學語。又曰：反而役其智於道。既曰役其智，則仍是解路矣，又如何得一門深入？但有不得其門而入耳。且夫道者，在內耶？在外耶？在中間耶？今將斷絕解路，而專役其智於道，則必實見道之所在，而後可以役其智。乃此如大火聚，如金剛圈，小則毫毛莫測，大則三千。大千者，將如何役其智而後可耶？豈非掠虛弄影漢？又云：太阿之鋒在乎利，夜光之寶在乎明，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在乎靈，聖人之所以貴於人者在乎聖。必曰椎埋駘蹇而後合道，則是慶喜不當居祖位，而百丈、臨濟不得載傳燈矣，亦是不快漆桶。夫一際解脫之門，平等菩提之記，那容如許聖見、凡見、人見、物見、椎埋駘蹇見、博學多聞見，有如是種種熾然分別見，尚安得具正知正見？又曰：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如六祖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曰：亦未見性在。蓋見之未圓，必落偏枯，益為不快漆桶。見性猶如見月，萬里無雲處觀之，固見月之全體；芥孔針鼻中窺之，亦見月之全體。只除不見月則已，若已見月，則月自不能使人分段見、半偏見也，安得有見之未圓，必落偏枯之慮？至謂悟而不透宗旨，則見性未圓，益為魔說。其意不過謂六祖作偈時，尚未得宗旨，故五祖謂其亦未見性，直至夜半傳衣，乃始密密傳箇宗旨。六祖見性始圓，以見宗旨之必須密授魔魅人家男女，俾知伊之所建宗旨，是從佛國傳來，伊為受記負荷宗旨之人，不同其他禪

侶，相與歡喜敬信，喧傳一時，流播百世，造魔業於無窮，誠為何苦乃爾？

魔忍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即元要的旨。穴於廓侍者處，雖悟三元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耶？闢書謂既悟三元，復於南院處始得大徹，遂以三元為無用，是未見汾陽語耳。汾陽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陜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此無漸次中真漸次，無得失中真得失也。洞宗亦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白-日+田)/廾]明位次。知此者，可與言宗旨矣。

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直得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何處更覓佛見法見？尚何有三元三要許多絡索？而魔忍謂是元要的旨，可知伊未徹無生忍在。既未徹無生忍之旨，則所為臨機不見師者，必認定師字為師弟子之師，是以魔藏敢於滅師，魔忍敢於滅祖。夫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正乃山是山，水是水，虛空是虛空，萬有是萬有，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豈得弟子不住弟子位，師不住師位？正唯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方不落斷，不落常，而契空有雙融之中道。若以臨機不見師為面前參問之師，則宛立我人，說甚無生法忍耶？魔忍謂風穴於廓侍者處，雖悟三元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若論三元三要，即使會得如臨濟一般，總名知解，不名為悟。若以此為悟，白 雲千里萬里。即以三元三要論，元中必立要，無要不成元，豈有雖悟三元而未至於要之理？乃又引汾陽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元，更有三要語在為證。豈知死在汾陽句下，被伊換却眼睛，所為韓盧逐塊者。汾陽三句曰：嘉州打大像，陜府灌鐵牛，西河弄師子。此三句者，同耶？異耶？實法耶？非實法耶？臨濟分明說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而汾陽三句各具一元，三

要尚不在內，還須九句始具，有是理否？只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而答以嘉州打大像。夫自己得力處，如何却問他人？這僧為具眼？為不具眼？又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而答以陜府灌鐵牛。又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而答以西河弄師子。如此三問，皆為就他人而覓自法，安得親切？於何轉身？有甚得力？於是更與一杓惡水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辦三元，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魔忍乃謂此無漸次中真漸次，無得失中真得失，豈非盲參瞎會，與這僧同一鼻孔？況汾陽此則公案，並未於切在薦取處語絕，下文曰：不是等閑與大眾頌出曰：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底衲僧，作麼生會好？魔忍於下半則公案全不理會，只取上半則作十成死句實法會在。汾陽雖非極則之談，乃經魔忍裁削，益令短氣。夫三元三要事難分，則非三句具三元明矣。得意忘言道易親，則所謂一句具三元門，一元中具三要之一句，并非執定語句之句為句又明矣。又復自注云：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會得，猶嫌有此一句在，所以不是性燥底衲僧。今魔忍死在上半則語句下，謂是無漸次中真漸次，無得失中真得失。汾陽若見，當評為何等衲僧也？又引洞宗之語：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謂知此乃可與言宗旨，轉見不堪。此二語即屬別調，無足論者，可知伊未舉已前錯。且如嘉州、陜府、西河，孰貴而孰賤？大像、鐵牛、師子，孰尊而孰卑耶？必欲穿鑿附會，使天下後世知宗旨之傳屬在魔忍，所為作偽，心勞日拙也。

魔忍曰：風穴垂示於臨濟宗旨，如青天白 日，無絲毫障翳，盲者自不能見。關尹曰：不知道而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白-日+田)/廾]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闢書之於濟上綱宗，實有類此。闢之而不得，復解之，解之而不通，又闢之，七闢三闢，其射覆也亦勞矣。

仰山上堂云：汝等諸人各自迴光返照，莫記我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麁識。如將黃葉止啼，有什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舖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舖，我這裏是雜貨舖。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黃金，我亦拈與他。學人觀仰山此則語句，則魔忍所引關尹子語，以非笑密雲、不知宗旨者，其迷謬顯然，不須更說矣。夫學人果能拈得鼠糞，有少分相應處，自然冰消瓦解，覿體真純，玉轉珠回，光華圓滿。只因無始以來滯殼迷封，只要黃金，羞稱鼠糞。不知盡大地是一箇鼠糞，並無黃金。所以歷劫沉淪，頭出頭沒。至若宗師為人看孔著楔，或拈黃金、或拈鼠糞，都是善巧方便、不定法門。會得是金，不會是矢；即矢即金，即金即矢；非金非矢，是矢是金。如何可比射覆盂中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實在置得之一物。正惟魔忍輩，拾得狐唾狸涎，寶為黃金，藏在射覆盂下，聚集魔男魔女，更相誑惑，互相卜度，自稱識得盂下是第一異寶。識者便是宗師，不識者便是孟八郎漢，自誤不了，欲率天下後世禪侶，靡然向風，共飲毒乳，所以不得不辭而闢之耳。乃轉非笑闢之者，不識盂下何物。魔民所置盂下之物，學道人何用識之？這箇亦是金，亦是玉，亦是角，亦是羽，亦是瓦，亦是石，昭然萬目之前，而視之不見，樅然萬耳之內，而聽之不聞，不可卜射，無是無非，是竪窮三際，橫亘十方，莫高於天而不能覆，莫大於地而不能載，在盂即盂，而盂不覆盂，置物者亦物，而物不能置物，魔忍輩何由識得？若如金玉角羽瓦石之一定，而不可轉移，存金則金不可曰玉，存瓦則瓦不可曰金，如是而曰是宗旨，則宗旨即成實法矣。若然，則魔忍自勞，勝於射覆什倍，何謬妄之甚也。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四

魔忍曰：佛果曰：不疑言句，是為大病。巖頭曰：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而風穴又教人體究言句如此。近代老宿一槩斥絕言句，將使天下學者以牆壁瓦礫為師乎？夫牆壁瓦礫真可師也，但學者不知，奈何絕言句哉？文殊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此大士不合與今人相左。

宗門之學直了一心，而直了一心必勦絕情見，是故每以無義味語置人八識田中，吞不得、吐不得，時節因緣既至，囫地一聲，五花八裂，自然會得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底道理。若到這裏，廉纖畢竟未曾了徹在，只得仍復體究言句。雖然，無論會去不會去，總與言句無涉。若作言句會，縱使參得，千七百則公案都能下得語，閻羅面前不管你會答話不會答話，臘用三十日到來，依舊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圓悟以不疑言句為大病者，葢不疑由於不信，不信何由得入？信而後疑，疑而後真到不疑之地。如從初便已不疑，則是憎上慢、大我慢全具，雖有本分鉗鎚，從何下手也？巖頭謂：大統綱宗中事，先須識句。夫所謂句者，如何是句？吾宗無語句，而亦無一法與人，是之謂句。誠識得這無語句之語句，自然離四句而絕百非，亦且即四句而泯百是。若然，則巖頭先須識句，風穴教人體究言句，皆正是斥絕言句，而密雲斥絕言句，却正是建立言句。魔忍死在句下，而謂一槩斥絕，則將使天下學者以牆壁瓦礫為師乎？豈知牆壁瓦礫正是言句。若謂牆壁瓦礫為非言句，則千七百則公案可知，伊無一字薦得在。又道：牆壁瓦礫雖真可師，而學者不知奈何絕言句。若於絕言句處薦得，自然能體究言句，亦自然能知得牆壁瓦礫是真佛、真法、真僧。若於此不薦，而欲於言句下測量卜度，則纔有是非，紛然失心，狥塵背本，波起水昏，縱使講誦三藏十二分，亦只做得箇三世佛冤在，況諸野狐涎唾耶？魔忍又舉：文殊云：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謂此大士不宜與今人相左。文殊此語，與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是一是二？此大士亦不宜與

世尊、迦葉相左。夫惟這箇，竪該三際，橫亘十方，無量無邊，光明清淨，不可以這箇明這箇，尚安可以這箇簡這箇？悟者舉一滴而已徹海源，迷者涌千波而全非水性。魔忍教人體究言句，却不知自己全未曾得言句。若果會得，豈復死在言句邊？學人不用如何若何，直須真參實悟。如果真參實悟，則斥絕言句亦得，體究言句亦得。如魔忍者，體究言句亦不得，斥絕言句亦不得也。

魔忍曰：覺範答無盡居士曰：十智同真，與三元同一機軸。乃作頌曰：十智同真面目全，其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劈破三元作兩邊。劈破之義，若畫龍點眼，非可以言論通也。闢書謂：既以劈破，後世不當復有三元，是何言與？吾嘗觀近代老宿，開口便罵知解，揣其證悟處，當如師子王哮吼一聲，璧立萬仞。今乃確確然信三元之可以劈破，是將泥丸土鼓為三元耶？讀至此，不覺噴飯。師又有頌曰：三元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又別頌曰：第一元，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都在鏡中圓。第二元，世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隨器量方圓。第三元，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閻氏問豐干。乃曰：這箇是三元底頌，作麼生是三元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為我說了也。脫空謾語，喫鐵棒有日在。闢書曰：三元三要，不過臨濟一時上堂語耳。當時有執為宗旨者，故汾陽作頌警曰：三元三要事難分云云。不知闢書何所考據而為此說？若頌即是警，則不當分而別頌三元矣。自禁之而又自犯，想汾陽昏悖不至此耶？大都闢書凡見古人有一二語相似，即靠之如泰山；其不可曉者，即攻之如讐敵。似者少而不可曉者多，故不免前後牴牾耳。如人天眼目師十八問有曰：凡學人編辟言句，蓋覆將來，驗師家眼目，盡皆打得。何故？只為識得破。闢書引為一棒之據，不知識得破，非肘後有符者不能也。且夫一汾陽耳，頌三元則斥為狂狗，作十八問則倚為憑仗，使古人何以自處耶？倘三元之頌為非，則是汾陽

見處固非，十八問亦不足觀矣。使十八問為是，則汾陽之見處元是，三元之頌亦是矣。何其紛綸不定，一讚而一呵之？

嘗謂汾陽昭平生語句，除十智同真之外，其他無可取者。因知十智同真亦屬解路，況如此推演開去，何所底止？正同入海算沙，未能啟初學之疑情，先牽引入於知解宗徒，亦無裨於發心參學者。葢其平生得力處，不過三元三要，閑家具未踏向上一著在。今觀其三元三要、總頌分頌，亦屬言中取則、意下推求，以明三元三要則可矣，與這箇沒交涉。魔忍倚為泰山，以斥密雲三元三要為臨濟一時上堂語之非，反覆辨論，推尊三元三要為箇事極則，足知伊於三元三要亦未夢見在。三元三要、十智同真又豈著得爭競耶？至密雲悟謂三元既已劈破，後世不當復有三元，固屬拙語。而魔忍笑其認三元為泥丸土鼓，將汾陽劈破之義顢頇過去，謂如畫龍點眼，益為漆桶。夫泥丸土鼓安見不是三元三要？豈特泥丸土鼓中即具三元三要？若能於泥丸土鼓直下承當，却正好劈破三元三要，銷除十智同真，淨躶躶、赤灑灑，直達寶所，圓通無礙，肯向三元三要、十智同真等閑言賸語作門前之遶耶？魔忍又以汾陽總頌三元處非為抹却三元，若總頌是抹却者，分頌豈非自禁自犯？汾陽昏悖不至於此，不知此無是無非法門，安可以情見卜度？當汾陽總頌三元亦不得謂之禁，迨後分頌三元又安得謂之犯？且汾陽明明說三元三要事難分矣，又分第一元、第二元、第三元各為之頌，試問謂分耶？不分耶？不解者若曰昏悖，此亦昏悖極矣，魔忍何以又畏忌而不敢指斥，而專指斥密雲耶？至於密雲引汾陽十八問盡皆打得語為一棒之據，而魔忍謂非肘後有符者，如何識得破？既未識得破，如何打得足？知伊將一棒作實法會，不特喫棒未有了期，且亦并無棒喫分。在汾陽所為識得破者，豈在意言象數邊識取？如必識得意言象數，則恒河沙數法門又豈十八問之所能該？雖有阿難之多聞，又如何識得盡？如果無一不記，無一不通，則其人八識田中裝滿如許絡索，情見熾然，其人安可與語？若離意言象數別有者，則是已經會取十

八問盡皆打得之旨趣矣。既已會得，則業已肘後有符，更別求什麼符繫肘後乎？一棒是罰是賞，是建是銷，本無實義，亦無實法，如何於此橫生分別，揑目生華耶？又謂密雲評論汾陽處，若三元之頌為非，則汾陽見處固非，十八問亦不足觀；如十八問為是，則汾陽見處元是，三元之頌亦是，何其紛綸不定，一讚而一呵之？考密雲之於汾陽，實亦未具頂[寧*頁]隻眼，並未緇素分明，故其欽重汾陽甚至，何嘗敢於指斥？而魔忍亦非不知密雲並未指斥汾陽，特欲裝誣密雲，則其事莫須有使天下後世有議伊呵斥乃祖密雲者，將曰密雲之於祖汾陽，亦復如是。不特使疑密雲者信伊，并使信密雲者亦不疑伊。其術誠巧，顧其拘執謬悠之論，實足疑誤學人，不可不辨。夫此圓宗所為無是無非法者，非若外道猖狂之見，任意縱橫，謂之無是無非也。蓋以四句分之，皆無所住，無所著，則絕對待。既絕對待，則離四句。既離四句，則絕百非。於此薦得，則千七百則公案，無全是，無全非，無皆是皆非，無無非無是。隨舉一則而皆然，然後可於無等級中分霄分壤，無分別中辨澠辨淄。否則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自救不了，如何為人。夫就一則公案，尚且如是，豈可於一人平生公案內，謂三元頌是，則十八問必無非，十八問非，則三元頌必無是耶。從其是而言之，三元頌亦是，十八問亦是。從其非而言之，三元頌亦非，十八問亦非。從其有是有非言之，三元頌亦有是有非，十八問亦有是有非。從其無非無是言之，三元頌亦無非無是，十八問亦無非無是。據十八問以非三元頌也可，據三元頌以非十八問也可，據三元頌而是十八問也可，據十八問而是三元頌也可。於此薦得，則推移無定，却為緇素分明。於此不薦，則緇素分明，正是人法兩執。若魔忍之見，無論全未會得汾陽三元頌十八問落處在，直饒分別清疎得，仍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魔忍曰：灌嬰、滕公、樊噲等，從漢高起豐沛間，攻城掠地，隨功而漸進。至漢有天下，數人者位不過封侯。至若韓信，則一見

而授以上將之權，此先爵而後功者也。若夫胃處尊位，而功業罔建，尠有不夷滅者。功業建矣，而稍自矜伐，亦尠有不夷滅者。楞嚴曰：理須頓悟，事以漸修。長沙曰：功未齊於諸聖。夫三乘十地，灌嬰、滕公比也，功勝於悟。大心凡夫，超宗越格，韓信比也，悟勝於功，無功之功也。予以是觀汾陽之悟之行，豈非直授上將，而不矜功伐者歟？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往應羣機而不去，恒歸寂滅而不來，故曰如來。入此圓宗，則曰一超直入如來地。為萬法之總持，則有法王之號；作人天之眼目，爰有導師之稱。然此名相，畢竟虛空。讚歎徒多，虛空不受。豈若世間班爵制祿，有公侯伯子男之分；立政經邦，有君臣民事物之位。魔忍託跡宗門，馳情塵海。三條衲下，褁求富貴而未得之幻軀；百尺竿頭，作留聲名於千古之癡夢。加以曾涉墳典，略觀古今。記史氏之賸言，無可眩耀；疑古錐之心行，即是塵勞。遂以菩薩十地，等之絳灌之儔；如來正因，擬作淮陰之將。如帶如礪，移為紹承祖印之丹書；勿伐勿矜，取作涅槃妙心之寶鑑。直是一場笑柄，尚未足云外道邪魔也。

魔忍曰：玉在山則秀，珠在川則媚，道之在人也，寧獨不然。予觀會公，深得慈明之道，服勤甚久，至出世而同參者，不知其履實踐真，深韜厚晦，去今日實霄壤。浮山遠錄公謂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遠公，首山之嫡孫也，所示如此。而近世稱悟者，狀若屠兒魁劊，出言行事，禽獸之不若，而世人敬之，意其有悟耳。予願好心護法，而道眼未明者，以遠公言辨之。

謂近世稱悟者，狀若屠兒魁劊，出言行事，禽獸之不若，而世人敬之，意其有悟。此數語不知其何所指，指同參之廣通輩耶，抑即指伊祖密雲耶。總不過欲當時士大夫輩，勿敬他人而敬伊耳。其語言

辭氣，尚是楊岐所云，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為真心之悟人否。拍浮糟池中，而戒人飲酒，鼓刀屠肆裏，而勸勿殺生，令人厭惡嗤笑。况證悟之與修行，如水與米，煑而成飯，當其成也，分不得，合不得。未證悟者，雖歷劫修持，而有我我所，祇增益得人天福果，如有水無米，飯不得成。既證悟而修持未至，其力未充，功未齊於諸聖，如水多水少，飯不堪喫。夫所謂修行者，自是六度萬行邊事，所謂夢中佛事，鏡裏莊嚴，唯夢唯鏡，即幻即真，不將夢與鏡作幻相會，然後能行滿普賢願海，而同夢與鏡觀。至若宗師為人，痛下鉗鎚，只要伊立地自證，遑計我此言，我此行，與屠兒魁劊。爰若自古，豈有專論語言外貌之宗師耶。古德云，或是或非人不識，安得將為人解粘去縛之施設，教人執滯較量？則如雲門三度扣睦州門，睦州啟門即閉，軋折雲門一足，得非屠兒魁劊乎？臨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又兩度掌其師黃檗，甚至將钁築地，謂其師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得非屠兒魁劊乎？他如尼問趙州：如何是密密意？趙州以手掐之。俱胝因童子竪指，舉刀斫斷其指。如此等類，不可勝數。魔忍於此等處，將亦生謗議耶？若不敢生謗議，何得詐分皂白 ，誑惑閭閻？且如溈山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一邊書溈山僧，一邊書水牯牛。道是溈山僧，又是水牯牛；道是水牯牛，又是溈山僧。不知魔忍所為，好心護法者，於此當作麼生辨別？應致敬不應致敬，其敢以禽獸目溈山乎？舉：儒門禮法，以誘訛宗門之機緣，自然方底圓。葢魔忍之意，只為密雲纔問便棒，便謂是屠兒魁劊，因而痛詆之為禽獸，以魔魅士大夫之無識者，且以牢籠四方緇侶，令皆樂其逢迎。如此心行，却是儒門中所指為禽獸之不若者也。楊岐警戒首座之言，葢屬對病下藥，却因魔忍妄下註脚，鈍置不少。

魔忍曰：昔妙喜、大徹後，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昭覺。覺曰：我禪如大海，你須將箇大海傾去始得。若將鉢盂盛得些子，是伊器量如此，吾當奈何？嗟嗟！今日以鉢盂盛得者，若真海

水，於此末世亦表表可觀矣。其所盛又皆污穢不堪之物，便欲撥棄師法，顛狂橫悖，牢不可開。三復白 雲之語，為之涕泗。

須將大海來，傾取大海去。迷則海心渴死，悟來無盡無邊。葢此大圓覺海，不共而不分，不出而不入。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大小垢淨之差別。從上古德相傳，不過爾如是，我亦如是。如是則以一針尖舉滴水，而與大海之潤性無差。不如是則雖河伯望洋，而有見笑大方之歎。況乃以鉢盂盛取者乎？魔忍謂今日以鉢盂盛得者，若真海水，於此末世，亦表表可觀矣。其所盛又皆污穢不堪之物，便欲撥棄師法，顛狂橫悖，牢不可開。三復白 雲之言，為之涕泗。不知鉢盂盛得，即非海水。并此鉢盂，亦在海中，如何盛取？上天下地，古之今之，如魚在水，通身是水。若泊沙泥而呴取勺水，則魚將為非魚矣。乃鰓鰓然較量鉢盂所盛之是海水非海水，是垢是淨，總因伊未見大海故。若真到大海，自然不生是非垢淨之想。自然知得盛入鉢盂，即為鉢盂，不為大海，斷無表表可觀之理。且既入鉢盂，即為死水。日炙風吹，塵蒙土坌，即便污穢不堪。雖從龍王手內分來，究竟背離真海水。若欲得真海水，直須親到海始得，並無師法之可執。若有師法，即是鉢盂內死水。盲傳盲受，信而守之，一期無見海之分。魔忍之病，正在自信鉢盂內有真海水，而疑密雲鉢盂內水污穢不堪。不知密雲鉢盂，久經撲破，雖未達彼岸，未始不身在海中。不若魔忍死守一鉢毒乳，却成海心渴死漢也。

魔忍曰：已呈投機頌，白 雲業已許可，又乃重出白 汗，今人不能無疑，難矣哉！禪之不可不悟，不可不大悟，不可不明大法。所云大法者，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也。

圭峯密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翻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是定慧之通稱也。今時有但目真性為禪者，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眾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名為

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天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因信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徧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而修者，是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摩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合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惟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祖師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圭峰考正禪之名義如是。然則魔忍所論禪，不可不悟，不可不大悟，不可不知。大法者，為是四禪、八定、三止、三觀之禪耶？為是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耶？如云達摩所傳之禪，則圭峰不云乎：得則成聖，疾證菩提。安得有小悟、大悟之階級？且謂大悟之後，又須明大法也。且西來大意，直指人心，正圭峰所云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者，禪亦不可得，何況迷頭認影，別有大法可明，與本來自性天真佛為緣為對？然則其所為大法者，既又非三止、三觀、天台、南嶽之說，其為圭峰所云帶異計、欣上厭下之外道，禪何疑乎？乃又謂所為大法者，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夫大法豈非名耶？伊所揑造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相，種種大法豈非相耶？却又見古德斥絕名相學，說箇非區區卜度名相而已，真是掩耳偷鈴漢。

魔忍曰：五祖曰：先師語拙，當時不以為慢尊大慧；欲毀碧巖集板，當時不以為好高逞己；黃檗、溈仰不許馬祖下諸尊宿，當時不以為人我是非，知此道公也。今海內緇素至賢且明者，猶曰：

三峰之爭宗旨誠是，但名分則不可。嗚呼！是道輕於名分矣。且二老年德相去不甚遠，所以屈身折節尊臨濟之道而已矣。苟捨道，名分何自而生耶？嗚呼！至明且賢而為此說者，特未知道耳。

魔忍謂海內緇素至賢且明者，猶曰三峰之爭宗旨誠是，但名分則不可。夫達摩西來直指別傳，曹溪滴乳流衍震旦，雖學者車載斗量，得者鳳毛麟角，然此圓宗一燈照耀今古，代不乏人。魔藏父子以雙頭獨結、四法交加，種種奇名異相疑悞參徒，使一片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月田地橫著泥滓，強自號曰臨濟宗旨。自既邪毒入心，累人向惡水坑裡頭出頭沒，是以伊祖密雲恐後世展轉相誑，妄認其說為宗旨而不自悟，滅佛、滅祖、滅人慧命，貽害無窮，法炬將昏，禪河欲竭，是以作七闢以闢魔藏，作闢妄救以闢魔忍。其間藏、忍倒戈相向，痛斥密雲，時無智眼，遂成聚訟。密雲雖亦有見未到處，要之自具正知正見，所論魔忍父子妄建宗旨之罪，自是千秋鐵案。海內緇素果屬賢明，豈有不識伊等種種作為實法、至妄極謬之理？如尚以伊父子所爭者為是，則是一般瞎漢，日月麗天而不見者，謂之至賢且明可乎？且既謂至賢且明者，皆以爭宗旨為是矣，而又以其人為未知道，豈道又在宗旨外，宗旨又在道外耶？伊所為宗旨，果何宗旨？伊所為道，果何道也？不過欲矯誣密雲，煽惑當時士大夫，而彼士大夫，雖皆孟八郎漢，不辨孰是孰非，然而弟子不得滅師，子孫不得滅父祖，人人共曉，豈能無議？於是為此說以自解免，先以至賢且明之名奉之，復以未知道之說魔魅之，不知不覺，自說自相矛盾，然則魔忍是何心行也？雖宗門父子，原因法乳相傳，而同世間之名分，然使密雲妄建宗旨，而藏忍諫諍則可，譬之父有諍子，今伊等將從上相傳佛法，的的大意，塗污澌滅如此，密雲起而正之，便任意謗毀，并欲滅絕名分，是乃家之逆子，實萬中無一可許者。

魔忍曰：夫透法而後忘法，世間技藝且爾，況無上覺道耶？今之撥無宗旨者，若未渡而焚舟；泥於名相者，若忘渡而戀筏，二者俱病。

透法而後忘法。世間技藝尚然，況無上覺道耶？斯言也，可知魔忍尚未知道與技藝之不可同日語也。夫技藝從知而知，從學而得，由習而精，由熟而神，無大小必有規矩焉。迨其神明於規矩之中，而變化於規矩之外，則所為忘足屨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所為透法而後忘法者也。若夫無上覺道，不可以知知，不可以學得，非習所能精，非熟所能神，不欠一法，不剩一法，不取一法，不捨一法。恒沙河數法門，舉一是無上覺道者而不可得，而何法之可透？舉一非無上覺道者而不可得，而何法之可忘？魔忍涉獵外典，蓋聞莊周之論而拾其唾餘耳。莊周之寓言曰：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耶？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語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夫累丸五而不墜，是透法也。當此之時，內忘己躬，外忘萬物，唯丸之知。不以萬物易丸，然後移之以承蜩而若掇焉，固忘也。魔忍妄意五家宗旨，若累丸焉。迨其既熟而證無上覺道，猶累丸既熟而承蜩若掇也，是謬之甚也。夫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豈可以喻出世間法？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夫既有所用之志，復有用志之所，是識神分別影事也。既有能神之技，又有神技之能，是業力假偽機關也。以識神分別影事，造業力假偽機關，以此為筏為舟，渡清淨覺海，是猶駕火輪入火宅耳。方且末由至乎津涯，遑問彼岸？禾山方上堂，舉拂子云：看看！祇這箇，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於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

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學人觀禾山方之言，則魔忍所稱撥無宗旨者，若未度而焚舟；泥於名相者，若忘渡而戀筏之語，可以無惑矣。縱使於門庭施設處倜儻分明，透法忘法，於無上覺道有何交涉？此非乘筏渡海，直是階梯升天耳。或曰：五家宗派更換面目接人，古德為人解粘去縛，慈悲方便。今曰階梯升天，不其過歟？曰：無過也。面前虛空即是昊天，無適而非天。知天者，不移跬步而已在天之中；不知天者，欲踏梯以升天，雖累百仞而上，其蒼蒼之色終不可得而捫也。是故悟者隨舉五家宗派皆是無上覺道。若魔忍者，雖於五家宗派倜儻分明，猶登百仞之梯，終不可得而捫蒼蒼之色，為其不知身在天中，而妄意踏梯之可以升天也。世間固無上天之梯，而安得有證道之法耶？

魔忍曰：三峰先師欲求人於古人之中，見學者品器不端，輒刪去，冀渠洗心滌胃，而每每成怨，至有揑造種種相似言句，誣為三峰所傳，人之喪心固至於此。且三峰嫉滅法者如仇，滅法者嫉三峰亦如仇，天下共知也。使有言句傳爾，又肯擯爾以資讎敵乎？此稍知事勢者不為也。夫言句所以載道，道固不在言句，使道在言句，則得言句者固得三峰之道矣。三峰求人若饑渴，又肯為此不情之舉，擯汝得道真子乎？余觀佛果悟由有曰：盡其機用，祖皆不諾。況區區記持言句，妄謂得道，刪擯亦宜矣，尤不省過而壞教傷義，使其稱讚三峰，相辱不乃甚乎？

虛空有仇乎？無有也，排之捉之而虛空不知也。大地有仇乎？無有也，履之踐之而大地不知也。虛空非不知也，排之捉之者亦即虛空，更且即此虛空無二虛空，知在能排能捉之虛空邊，不在所排所捉之虛空邊也。大地亦然，履之踐之者亦即大地，更且即此大地無二大地，知在能履能踐之大地邊，不在所履所踐之大地邊也。其體自體，其知自知，不與萬物為對，則不與一物為仇矣。一人發真歸元，虛空大地悉皆消殞，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豎窮三際，橫

亘十方，何滅何起，何憎何愛，何取何捨，何是何非，何彼何此，何背何向，與天地同根，與萬物同體，方且不見有己而何人焉，方且不見有人而何仇焉。禮記子張問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居兄弟之仇如之何？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一一答其問，而不聞子張問居己躬之仇如之何也，不聞孔子言居己躬之仇如之何也。可知儒者之學固亦無仇矣。仇也者，匹也，敵也。是以怨耦曰仇，而嘉耦亦曰好仇。至人無己，靡所不己。夫靡所不己，則絕對待。既絕對待，則何所仇？以儒門世法論之，猶且無仇，況乃出世間法乎？聞夫與人為仇者矣，未聞與己為仇者也。既己靡所不己，猶有所嫉之仇，豈非與己為仇乎？夫靡所不己，猶不得有己之見者存，況乃宛立一己，己外又宛立一法，己外法外又宛立一滅法之人，而嫉之仇之。如此為法起見，真乃愚甚癡甚，嫉人滅法，不知自己早已滅法了也。魔忍稱其師曰：先師嫉滅法者如仇，而滅法者亦視先師如仇。此二語，藏忍父子並未破參，業已自己分疏明白 ，了無可疑矣。夫起佛見法見，猶是二鐵圍山。若起嫉見仇見，非現前黑暗地獄乎？雖然，魔藏父子所為嫉滅法之人如仇者，猶是妄語，實則不過嫉名勝於己者如仇耳。至其所謂伊師魔藏，並無言句傳人者，不過蓋覆魔藏言句之失，自知其為妖血狐漦，而欲一洗之。且以撥棄同參之人，顯己之為嫡嗣，以誑惑當時士大夫，其卑鄙尤不足挂齒。

魔忍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邱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枯木，眾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微九峰孰能反正之？厥後流為默照邪禪，而真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迨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狐鼠蹊徑中來，賴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之非，而學者耽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繇是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甚行牢不可破，天童、三峰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摟盡黑暗魔軍窠

臼，然而狂打潑罵、記名泥跡之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要當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非徒囂囂然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歲也；聖人，時也。

慶諸住石霜山二十年，學眾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眾。九峰虔為侍者，石霜諸歸寂，眾請首座繼住持。虔白 眾白 ：須明得先師意始可。首座曰：先師有甚麼意？虔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 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 練去？首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事。虔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首座曰：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首座已脫去。虔拊其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石霜導眾參學精勤，一時稱羨，而有枯木眾之號。其後首座坐脫，而九峰明向上一路不涉功勳。既以能坐脫立亡示人，則是猶有這箇在，豈所謂生是不生之理？此不過石霜會中兩般故典，與石霜沒交涉在。初非因枯木眾而有此首座，亦未見首座必是枯木眾中之一人也。且即此枯木眾中，亦萬有不齊。其屹坐勤參，長年不會，作方來之福果者，固不無。安知必無發真歸元，洞明廓徹，而以四禪八定，作夢中佛事者乎。乃魔忍牽合附會，謂枯木眾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而九峰反正其弊，九峰還甘受否。且謂厥後流為默照邪禪，然則達摩面壁九年，亦默照邪禪乎。即以默照言，祇是弄精魂漢，尚不犯謗大般若罪業。豈若伊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揑造名相，瞎人眼目，妄稱宗旨，塗污慧命。何得轉將勤參力究，自求證入，不肯順朱填墨之道流，盡斥為黑暗魔軍，狐鼠蹊徑耶。魔忍自知以三頓棒，三撼門扇等，配三元三要，以為宗旨，難逃明眼人一覷。於是以天童之弊，在狂打潑罵。三峰之弊，在記名泥迹。若曰三峰本無奇名異相，乃

學徒記名泥迹之咎。以此回護，其計誠巧。豈知終難逃明眼者之一覷乎。且天童以一棒指人立地處，猶是本分草料，何嘗不是古德方便法門。乃以狂打潑罵議之，使天下後世，將棒作打會，喝作罵會，印定眼目。只這便是黑暗魔軍，劫人法施矣。至其所稱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已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之說，益不知其是何等囈語。入此圓宗，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說甚淳風澆風，至誠至偽。既云宗旨，則淨瓶便是古佛，何況同此眼耳鼻舌身意，誰則不是釋迦出世，彌勒再來，而欲擇以人類。竊恐欲擇人類者，早非人類耳。從上佛祖，昔亦無生，今本不滅，鉢盂裏，拄杖頭，常轉法輪，無斷無盡，後代兒孫，那箇湮沒得他。可湮沒者，即是邪法，復他何用。若不能者，何須言復。亘古亘今，亘上亘下，亘東亘西，亘南亘北，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到此說同不得，何況於異。豈得馬祖百丈臨濟興化，別有什麼元氣根本，全機大用。若謂宗門至馬祖百丈臨濟興化，而後元氣全，根本固，全機大用著，豈不裝誣煞馬祖百丈臨濟興化。況乎馬祖百丈臨濟興化，正如大珠小璣，賤瑁貴玉，何得連類並稱。足知伊有眼同盲，何苦強作解事。

辨異錄卷五

魔忍曰：臨濟大法，後世得其自受用者，亦間有之。至於驅耕奪食，解粘去縛，應菴、華藏而下，能說者未必能用，能用者未必能全用，或有窮而未覈，玩而弗精，故天奇諸老不復拈起矣。近世遂以宗旨為怪誕，實由漸而至著也。余述五宗救得失必書之，非暴其所聞以論先德，蓋法之隆替係此，知而罪我，又何憾焉？

絕學無為閑道人，只領取箇自受用。夫領取自受用者，非蘄得乎自受用而領之也。蘄得乎自受用而領之，則首越而之燕矣。雖然，非實有證夫得無所得之元旨，斷不能得自受用。既得自受用，一生參學事畢。至於驅耕奪食，解粘去縛，亦只是自受用。若起箇人之見，即便已不自受用了也。學人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會說法。驅耕奪食手段，古德謂之一時籍沒伊家計，然後責伊納鈔。蓋不如是，不能使人能所忘，情識盡，是非泯，聖凡融，斷却命根，大死大活，良非得已。非以此自矜，口頭滑利也。人果得自受用後，自然信手舉一莖草，皆能殺人，皆能活人。這個伎倆，豈從人得？不見佛曰：空道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什麼？魔忍動稱臨濟大法，考論宗旨源流，即此便是客作漢不，二法門中何處安著？夫為人良非細事，如金針刺眼，豪髮若差，眼便瞎却。然而評論從上古德優劣，專以能為人解粘去縛與否，有驅耕奪食手段與否為斷，却又爭得驅耕奪食、解粘去縛？又豈只在語句機緣種種假相邊？即作權巧施設會，亦只如泛一葉輕舟於大海耳。達磨西來九年，面壁不說一字，且道達摩為人不為人？魔忍以此貶斥應菴、華藏以下，而於天奇尤多微詞。應菴、華藏、天奇之為人處，魔忍又何能知得？即使應菴、華藏、天奇與魔藏父子一鼻孔出氣，魔藏父子所揑造之大法小法種種奇名異相，應菴、華藏、天奇於數百年前何由冥符默合耶？乃以此刺譏伊祖，却又自比於孔子之作春秋，發知我罪我之歎，何其狂悖！

魔藏云：興化既悟這兩喝，又道曾學箇賓主句，則何待向軟言句中大悟？中峰道：大覺、興化棒喝交馳，豈容思議？則二老既同鼻孔化，何更待後語耶？今之不識宗旨者，每每藉口中峰有掃蕩宗旨藥病之言，據為實法，守住初悟，不肯信有徹底賓主等事。若向這裏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也。復頌云：喝既已明，打豈不會？兩度相逢，醒何復醉？衲衣脫下又加槌，黃檗也應百雜碎。堪笑兒孫逐隊多，翻嫌臨濟不足貴。

中峰本學問淵博，文采高出道流，迨後自領會得，深歎尋行數墨，泥名著相之害。故其導引禪侶，每以參須真參，悟須實悟，自心自證，不從人得，諄諄訓示，痛掃五家宗旨。如云：達摩西來，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簡，三元九帶，十智同真，各立門庭，互相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參天荊棘中，枝上攀枝，蔓上引蔓，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 齒黃，命根子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豪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斯參學者，波蕩風靡，十人而九矣。中峰本此等言句，平生不一而足，至其拈古、頌古，不過翻騰公案，欲學者知這箇不落是非，不得於言句上起優劣想，致墮情識中，使古德解粘去縛，機緣增粘添縛，向生死海裏頭出頭沒。識渠此意，則渠拈古二十六篇、頌古三十一篇，本同一律。其拈大覺兩打興化公案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當大覺、興化棒喝交馳之際，豈容心思擬議於其間？雖然，只如大覺云：脫下衲衣，痛與一頓。興化言下大悟，又悟箇什麼？這裏見得，許你作臨濟半箇兒孫。中峰此語，正謂徹底賓主，猶是門庭施設耳。而魔藏轉欲牽合將來，作伊所揑造之宗旨、之證據，謂二老既同鼻孔，何必待後語始悟？意謂興化所悟，即悟這箇宗旨，造此黑暗魔窟，引人入穽。興化、中峰二人，雖皆未究竟，然亦至何於此極？夫徹底賓主，若在名相上求，則尚去初悟遠在。既得初悟，便不向如來行處行，豈肯信此紅

紫亂朱之說，轉復癡狂外邊走？若果薦得古德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之旨，則伊所揑造之宗旨，更容何處安放？而云若向這裏了去，便不疑五家各闡祖師心印之妙，不快漆桶，如是如是。夫祖師單傳直指處，不得認自己精魂以為本性，是故不於心外別有信佛之心，亦不於自心之內見自心有佛相。然則立一祖師之心，又立一自心，又立一五家之心，於是以心印心，以心闡心，豈非全是心意識邊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夫祖師有何心印？全是指點各人己躬下事。五家雖更換面目接人，無非導人自證自悟，何嘗有一實法與人？若道箇祖師心印，已屬揑目生華，又道五家各闡其心印，真乃古德所云認驢鞍橋作阿爺頷頦者矣。

魔忍曰：佛祖單傳之道，不言福德操行，要非無福德無操行者所能傳持，但恐偏墜福德操行而入道不精耳。自應菴華藏以後，臨濟之道日就浸溺，餘波末流無所不有，欲求高峰之履踐、中峰千巖之福智以振起末運，烏可多得哉？三峰先師據令獨行，直砭道之沉痼，福德操行、人類文章非所云也。如宋學士製師塔銘，敘其末曰：濂嘗往伏龍山見師，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君耳閱乎？目觀乎？曰：目觀也。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締為方外友。以此言之，則臨濟正法眼藏至師之世，已若大羹元酒，備而不用久矣。厥後天奇祖翁只以一誰字誨人，至於廣通輩遂明目張膽，數滹沱之法為奇名異相，法運之變否亦甚矣。而天童之棒、三峰之宗旨，恰恰乎激揚於是，豈徒然哉？

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是以佛祖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宗徒因此，但取頓圓，不尊戒行。不知實者權之實，真者幻之真，權者實之權，幻者真之幻。膠立真實之位，則見相橫前，仍沿此岸；不修權幻之行，則守愚空坐，即是塵勞。果於一味的旨，不犯纖毫；必於萬善門頭，不捨一

法。菩薩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真而不閡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礙，自在隨緣，一切施為，無非佛事。所為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而無虛空之量者也。學人欲了生死，斷輪迴，非鼓波羅密之智檝，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豈能理事無礙，身心一如？如何厭幻欣真，簡權認實，用生死之根本，測圓頓之性宗？但有空花，終無妙果。魔忍謂：佛祖單傳之道，不言福德操行，所謂鸚鵡學人言，依語失義者。佛祖單傳之道，何嘗如是？不聞大集經云：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為魔業；厭離有為功德，是為魔業。釋迦、達磨，豈應有異旨耶？魔忍又謂：但恐偏墜福德操行，而入道不精，益屬魔說。夫曰道，則有情無情全在裏許，悟者不入，迷者不出。未得了悟而勤修福德操行，未嘗出於道外；既得了悟而勤修福德操行，如何轉不在道中？夫此圓宗，離四句，絕百非，更無一法為當為對，豈得將福德操行與之為當為對，而云偏墜福德操行？據魔之見，不當偏墜福德操行，則當偏墜於道耶？夫有左有右，則各有一偏；有中有不中，則有四偏。今將以道為左，而以福德操行為右耶？抑以道為中，而以福德操行為偏耶？若以道為左，而以福德操行為右，則不左不右之中，何物居之？若以道為中，而福德操行為一偏，則彼三偏者，又何物居之？得毋啞然自失否？又曰：自應菴、華藏以後，臨濟之道日就浸溺，餘波末流無所不有。夫曰道，即釋迦牟尼佛亦專擅不得，尚不得云釋迦之道，況可云臨濟之道乎？夫道無量無邊，輝騰照耀，威音那畔，彌勒當生，含蓋十方，超出三界。若有道可名，謂之釋迦之道，則何以異於西天九十六種外道乎？今魔忍動稱臨濟之道，裝誣臨濟不少。如果臨濟別有道者，即臨濟已是外道，又何怪夫餘波末流無所不有？唯其本無有道可名，是以自證自悟者，從佛口生，為佛真子。既具正知正見，則能害所害俱消，自縛他縛同解，逢緣猶蓮華上之水，歷事若虛空中之風，尚不得以福德操行名之，何況非福德操行？後世宗門衰謝，只圖暖熱門庭，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冬瓜

印子，盲傳瞎受，展轉相欺，反覆自誑。此等宗徒，去勤修戒行，不敢妄說涅槃者，尚是千里萬里。其餘波末流，無所不有者，固其所耳，又何怪乎？雖然，原是一班俗漢，妄認臨濟子孫，原與臨濟沒交涉在。譬如古來曾讀六經四書，而於修齊治平之道，茫然無知，更且所為之事，遺臭萬年者，其人亦多矣，與周孔有何交涉哉？藏忍父子，鰓鰓然自以為臨濟後人，欲為臨濟扶衰救弊，豈非疑杌為鬼，剜肉成瘡？魔忍又推尊其師，謂三峰據令獨行，以砭道之沉痼。夫人則有沉痼耳，道安得有沉涸？道無受沉痼之所，而又安得有受砭之所？既無受砭之所，而自謂能砭，豈非妄施功，虛揑怪乎？乃謂千巖未能了徹臨濟正法眼藏，舉金華宋濂揚眉一笑為證。夫宋濂揚眉，千巖一笑，知千巖是何心行？厥後宋濂為千巖作塔銘，欲自負作家居士，錄入文中，豈得以此即為千巖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之實據？況乎正法眼藏廣周法界，不於此外別有一法，而得安住一切諸法，含攝諸塵，圓裹三際，如何將正法眼藏專屬之臨濟？又如何可謂是臨濟正法眼藏？至千巖之世，如太羹元酒，備而不用，足知伊於臨濟示寂垂語處，皆作十成死句會矣。念言語漢，有甚了期？如作十成死句會，臨濟三聖尚何足道？直得諸方稱揚，流傳今古。今且不惜饒舌，略為注破。臨濟云：我滅後，不得滅却我正法眼藏，喫官酒，販私鹽。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將錯就錯。臨濟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忽轟一聲塗毒鼓，三聖便喝，自起自倒。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任爾雲雨翻覆，箇中不見不聞。所以古德或云：密付將終，全主即密。或云：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乃魔忍尚謂臨濟實有箇正法眼藏，真所謂三家村裏漢，放下擔商量，今日中書堂裏議何事也？如此陋見，乃強作解事，妄謂千巖以來正法眼藏若太羹元酒，備而不用，不知正法眼藏千巖如何備？又如何用？塗污千巖猶小，其塗污臨濟亦已甚矣。

魔忍記密雲悟與法藏付法悟由云：三峰藏來參，請陞座，示臨濟宗旨來源。師舉至百丈再參馬祖，黃檗吐舌，丈云：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且不識馬祖，若承嗣馬祖，以後喪我兒孫。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檗只棒三頓。後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只貴單刀直入。三峰出眾禮拜，起便喝，師云：好一喝。峰又喝，師云：汝試更喝一喝看。峰禮拜歸眾，師乃顧峰。復舉：僧問古德云：朗月當空時如何？德云：猶是堦下漢。僧云：請師接上堦。德云：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峰便出。

當日密雲於魔藏請示臨濟宗旨來源時，便應痛棒趕出院，免令如何若何魔魅人家男女。乃搬演雜劇，說恁麼百丈再參黃檗，吐舌如此絡索，何嘗是單刀直入漢？木心不正，到底皆邪，此却難為密雲諱藏之魔悟所啟也。魔藏出眾禮拜，起便喝，悟曰：好一喝。峰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藏禮拜歸眾，真成一雙傀儡，自起自倒。悟乃復徵月落相見因緣，詰藏以月落後如何相見，惹得魔子撮空弄虛，却賺盲師認真作實，白 雲千里萬里矣。乃遂以源流拂子表信所為，盡九州鐵鑄不得這一大錯。

魔忍又記三峰問云：濟上門庭即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曰：汝即今在恁麼處。峰云：此猶是門庭邊事。師指云：汝且坐。峰云：咦！未幾，師以源流付之。

說箇堂奧中事，便是知解宗徒。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何處分堂分奧，分門分庭？從上以接引初機，善權方便，謂之門庭施設，究屬強名，豈為真實？悟者，即門即庭，即堂即奧。不悟者，道是堂奧不得，道是門庭亦不得，盡大地無非這一著子。若悟得這一著子，則說是門即是庭，即是堂奧，而無入是門，行是庭，升是堂奧者。若不悟道有是門庭，堂奧是幻魔，道無是門庭，堂奧是空魔。夫以門庭堂奧言者，法相也。以進門行庭，升堂入奧言者，人相

也。若取法相，便不得進門行庭，升堂入奧。若取人相，便在門庭堂奧之中，而捉摸不著門庭堂奧。且即人即法，即法即人，人便是門庭堂奧，如何可言進門行庭，升堂入奧？且非人非法，非非人非非法，人相法相，兩不可得，何得復有門庭堂奧？種種戲論，直得大地平沉，虛空消殞，折合歸來，自然能將門庭作堂奧，移堂奧作門庭。又復分明順序，門庭是門庭，堂奧是堂奧。今魔藏橫一堂奧之見在胸中，疑佛祖別有箇秘密法門，正是所為門外漢也。密雲謂奧者，主人之所安息，即漢月之立地處，金鏡不快，刮眼添傷。故曰：藏之魔，悟所啟也。

魔忍曰：寧可將身入地獄，不將佛法作人情。古德自誓語也。借如闢書所論，則先師既不知自己立地處，又不識舉一舉二之用處，是一茫然無知之掠。故漢子耳，乃獨喜便出一事而付之源流，豈不以佛祖慧命為兒戲乎？況不獨先師一人為然也，付法數人皆然也。輒前是而後非之，清淨法眼果安在哉？先師嘗自頌前三則語曰：舉一舉二出親言，三番擲過有南泉。七百年來起臨濟，搥胸換手哭蒼天。葢傷夫傳持祖道者，使學家三番擲過而不知也。或者疑之曰：三峰既以彼為不識宗旨，即勿受源流可也。既已受其源流矣，亦何辨論之多乎？此葢不察弘法救弊者之心耳。夫仲尼之仕魯，孟軻之遊梁，非求售也，將欲闡明堯舜之道而已也。彼一聖一賢者，豈以梁魯之君班堯舜而彼臣之哉？庶幾可說以堯舜之道耳。夫言不用即去，去而禁之曰：終身勿失人臣之禮，中士可能也。去而禁之曰：終身勿談堯舜之道，雖孔子孟軻亦未能也。不能而愈禁之，獨無慨嘆乎？夫三峰之受源流，亦猶孔子孟軻事梁魯之君也。三峰之不得於師，亦猶孔子孟軻之不得於諸侯也。古者臣有不得於君，子有不得於父，道亦窮矣。或著書以明志，或賦詩以寫哀怨，小弁離騷之類是也。三峰先師正百代之宗旨，揚古抑今，辭氣慷慨，實所以明上下之道，使不墜於地而已也，獨無觸諱乎？孔子葢嘗作春秋矣，

夫曰常樂我淨，曰極樂國土，不二法門中，古德言其樂者多矣，雖樂亦情識中事，實則不得有樂之可名。然到得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突布衫之時，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月，何以名之？不名之為樂不可矣，此中那有傷心隕涕之聿？師曰：起無緣之慈，發同體之悲，如菩薩行願者，要亦是夢中佛事，尚安得有諍已之是，斥人之悲，謂世莫我知，因而俯仰興悲之理？魔藏曰：舉一舉二出親言，三番擲過有南泉。七百年來起臨濟，搥胸換手哭蒼天。魔忍述其師之意曰：蓋傷夫傳持祖道者，使學家三番擲過而不知也，豈非楞嚴所云悲魔入其心腑者乎？乃託於小弁、離騷之義，以自粉飾。夫小弁、離騷，在世間法已非中正之道，若周公、孔子當之，必不如是，況可以此論出世間法耶？出世間法本自無諍，如何斤斤然辨龜毛之短長，議兔角之銛鈍，中心怦怦，憤悶不平，至欲起臨濟於九原而問之，一何癡至於此？夫臨濟若是箇漢，則昔本無生，今亦不滅。當伊握筆鼓舌，說此寫此，魔魅人家男女塗污慧命語句之時，早在塵塵剎剎中發觀音大悲心道：苦哉！佛陀救伊不得。若非然者，臨濟即是箇尿牀鬼子，問他何用？不見肇法師云：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古，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有何物而可去來？然則即魔藏七百年前起臨濟一語，可知於不遷論義未明。既於不遷論義未明，可知於如來二字尚未解得，方且算不得箇義解宗徒，何得學人饒舌，說甚舉一舉二？夫了知一，萬事畢，實際理地，不立一塵，無有聖人法如微塵許而有異，亦無凡夫法如微塵許而有異。若乃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則萬行門頭，不捨一法，豈得五戒不持，放出業識無明，與師爭論孰非孰是？甚乃至於搥胸換手哭蒼天，能不你哭我笑？婆子哭蒼天公案，被伊如此引用，雖岐死禪和，如麻如粟，然婆子當時不料被魔藏塗污至此也。至於源流授受之間，引孔、孟事梁、魯之君以為解，其悖道傷義，豈特佛法之所不容，且為王法之所必戮。夫君臣之義，猶父子然，天定之也。孔子為魯之

臣，豈孔子所得擇焉者哉？孔子即不相魯，豈得曰非魯臣？孔子安得議魯君為非堯、舜而不為之臣？且堯、舜之所以為堯、舜者，唯以君臣父子之義自堯、舜而益明，萬萬世蒙其福，故孔、孟言必稱堯、舜。豈有包藏鄙菲君父之心，而口述堯、舜之道以檢點之？若是者，正堯、舜、孔子之所必誅，而魔忍竟此以塗污孔子，以塗污堯、舜，何其悖哉？至於戰國之時，天下橫分，君臣之義，不墜如綫，孟子生於其時，較之孔子之時，抑又變矣。然其事梁、齊之君，終不敢挾堯、舜之道以撿點惠、宣也，不必孟子之賢而始然也。其以堯、舜之道陳於君前者，恥己之不能使其君為堯、舜，非撿點也。使以為堯、舜之道盡在己，而檢點齊宣、梁惠，尚安得為孟子哉？孟子之忠，非淺夫之所知；孟子之孝，則三尺村童所傳為二十四孝中之一也。忠孝一心，君父一理，曾聞孟子以堯、舜之道檢點孟母耶？今藏忍父子背叛其師密雲，悟自比於孔子。孟子之不得於梁、魯之君，自稱得箇什麼臨濟之道？挾之以檢點密雲，而自比於孔子之作春秋，怪誕荒唐，至於此極！伊於孔、孟之書，曾未涉其津涯，乃掠取村塾學究不通時文之講解，矯誣聖賢，污濁佛祖，以眩惑一時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其與左道妖言，曾何以異？彼固不知堯、舜之道為何道，彼亦不知佛祖之道又為何道，不過以密雲為臨濟宗幻有傳之子，希得其源流枝拂，以便開堂聚眾，弔譽沽名。密雲智眼未明，為其所惑，一時付以源流。迨後悔之無及，救之不可，而藏忍遂大肆厥詞，公然與密雲為讐，謂密雲雖是臨濟子孫，而不得臨濟之道，自稱臨濟之道盡在己。於此惑世誣民，使天下謂密雲不如其弟子，而伊為實得臨濟之嫡傳者。又恐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固不知臨濟之道是何物也，於是就其在村塾中所聞什麼堯、舜之道，什麼孔子仕魯、孟子仕梁之事，依稀彷彿，含糊影射，以魔魅之。將伊所謂臨濟之道者比之堯、舜之道，而以密雲比梁、魯之君，伊父子自比孔、孟，實為憎上慢、大我慢，造大妄語，墮無間獄。自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以來，源流以父子言者聞之矣，從未聞以君臣為比者也。如以君臣為比，而以不得堯、舜之君

為魔藏解，則曷不念密雲當日又安得為臣者盡如皐、夔、稷、契而後用之耶？當密雲嗣幻有傳之時，宗門衰替日甚，學徒中如魔藏輩，或以其解路推求，不為無見；或以其起信堅固，求法懇誠，一時獎賞鼓勵，以待後日徐徐啟廸。其後或因終隔重障而成棄置，或因中止化城而加提持，此亦師家常事。乃魔忍將密雲平生整頓法藏處，便責其何以前是而後非，且曰：不特魔藏為然，付法數人皆然，清淨法眼安在？如忍之意，則必師家一經付法，便終身不敢指斥弟子之非，乃可自保護其清淨法眼耶？佛門中亦有如是清淨法眼否？密雲既於付法數人皆然，正可見密雲不是盲傳瞎授，其於諸人必皆有一長所取，且不聞他人有如魔藏者。可知密雲於他人尚未嘗甚失清淨法眼，而於魔藏一闢、再闢、至於七闢，尚救得清淨法眼一半。今魔忍轉以為非，則是謂法門中之皐、夔、稷、契既不可得，便應將渾沌、窮奇、檮杌、饕餮不加誅殛，盡嘉許而錄用之，終身毋敢斥其非，然後可乎？且源流以父子言者，猶是假世間之名相，表出世之真傳。實則父子雖至親，現是兩身。至於從佛口生，為佛真子，則從源出流，真是一身。正如水焉，源亦此水，流亦此水。既已源流契合，則千里萬里之水皆同。如有不同，則何源之有？何流之有？今魔藏既傳密雲悟之源流矣，而又謂悟之道為非道。然則所為源流，是何源流？既無所為源流，則又何所為道耶？夫強名曰道，亦是教乘中借世法名義以為言，其實豈得與世教中所為道者同論？世教中所為道者，每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雖有此說，實無此事。數聖人者，何嘗一堂授記，曰：我如是，爾亦如是耶？不過後世之人，以數聖人德相若，心相同，以其時代計之，尊者曰授，卑者曰受，前者曰授，後者曰受，謂之某傳於某云爾。若夫宗門一堂，啐啄如氷，釋於水中，到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處，爾如是，我亦如是。入此地位，實無可以名言者。不得已，乃以世間法名出世間法，謂之傳道。實則說箇道即不得，說箇傳更不得也。豈若堯以傳舜，舜以傳禹之云哉？如欲假是

以為比，直是佛傳於佛，經數百傳，止是一佛耳。如是乃可謂之源流。今魔藏父子之於密雲，何源耶？何流耶？而又何道耶？其始以密雲為臨濟嫡支，而蘄得其杖拂。既得其杖拂，又曰：百代之宗旨，非密雲所知。然則所謂源流者，同於世間之爵位。而密雲之源流，直是偽爵偽位。既以偽爵偽位視之，而又謂己之所得之百代宗旨，必須此偽爵偽位，乃可以闡揚。則不特出世間法所萬萬無有之理，亦世間法所萬萬無有之理矣。且夫源流杖拂，奚為者哉？自世尊以金縷袈裟，囑付摩訶迦葉，轉授補處。至慈氏下生，迨黃梅曹溪而下，衣止不傳，以杖拂表信。夫衣止不傳，而以杖拂表信，衣與杖拂，何以無二無別？且信者何信？杖拂又何以即可表信？若於此顢頇糢糊，則佛祖以來，相傳不絕者，豈不祇成戲論耶？疎山仁弄一木蛇，人問之，則曰：曹家女。木蛇何以是女？此女何以屬曹家？此木蛇與杖拂，是同是異？若也未明，宜乎將杖拂同於世間爵位矣。古德釋華嚴教，所被機簡，五種非器，首斥違真。何謂違真？曰：不發菩提心，不求出離，依傍此經，求名求利，莊飾我人。經非彼緣，故非其器。經云：為名利說法，是為魔業。然則魔藏之求源流於密雲，佛祖從千百年前，早為道破，尚得謂之非魔業否？藏既屈身於密雲，以誘得其源流。既得之，即以芻狗視密雲，而蹴踐之。此是何等心行？具是心行，則其說是何等妄說也？為佛法害，為人心世道害。得罪佛祖，得罪堯舜周孔。在佛法曰魔民，在世法曰妖人，其安可以不誅？

魔忍曰：六祖一日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此曹溪之本語也。余觀拈花一宗，流於震旦，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會公向無名無字上計本源佛性，斥為知解固宜。是故五家各立宗旨，專為治此知解之病，非厭故尚新者也。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

行。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臨濟曰：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若此，則本源佛性之知解豈能生乎？今闢書以立宗旨為知解，是與六祖之言相反矣。

此事直下無儔無侶，無同無異，無始無終，無內無外。是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是即是，不是即不是。既是，則無有纖毫之不是。既不是，則無有纖毫之是。今謂拈花一宗，流於震旦，自初祖至六祖，皆有旁出。可知伊是箇記誦宗徒，未可謂之知解宗徒也。古德謂：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燈。今魔忍輩，但能記誦，而未能知解，較知解更下一籌，又何得依文學語，檢點知解宗徒？夫宗門之書，若其意以正宗為優，旁出為劣者，即皆不了之談，挾私之見。如宋景德時，楊億奉勅刪定道原所作傳燈錄，其中不可為依據者甚多。至其他記載源流之書，作者亦非盡有岐視之見。蓋子孫繁衍，班班可考者，自然依代列載。其傳之不遠，中間絕續無考者，既不便敘入傳流有緒之中，只得列之為旁出。此一時編纂凡例，著書家強立名色，非謂旁出之人，皆不能得其師之全體，較正派有優劣也。魔忍何嘗知得解得？且六祖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而六祖呵之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向汝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六祖識得神會此語，是思而知，慮而解，雖識得箇無名無字，無頭無尾，無背無面者，而執著箇無名無字，無頭無尾，無背無面，便落在佛見法見邊。故以此言提持之，使之猛省。設使爾時有人問六祖：畢竟喚作什麼？六祖何妨即向伊道：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乎？知解只是知解，非知解只是非知解，灼然灼然，如是如是。若因曾道箇無名無字，而定不許喚作本源佛性，則知解即從無名無字邊起，亦是箇狙公賦芧，暮四朝三，而掩耳盜鈴漢。即以此為不存知解，尚為識得曹溪否？魔忍又以東山水上行，麻三斤，三元三要等語句，謂必如是，然後本源佛性之知解不生，而以此等語句，謂可專治知解

之病，真乃強作解事。且雲門、洞山、臨濟三語，如何可視為一例白雲，千里萬里去在？人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而曰：東山水上行。識得東山水上行，定知盡大地是諸佛出身處矣。人問洞山：如何是佛？而曰：麻三斤。正是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果識得麻三斤是佛，那更向三元三要尋討？至於臨濟拈出箇三元三要，無非鉤在不疑之地，一期方便法門，安得據雲門、洞山、臨濟以檢點神會？乃謂此等是五家各立宗旨處，同為專治知解之病。其意蓋謂五家各造五種可解不可解話頭，使人懨懨，無從思議耳，埋沒五家不少。夫以不可解為絕思議，則即其不可解處，正是極易思議處，又何由能治人知解？如東山水上行，如麻三斤，如此實語如語，不妄不誑語，謂云不可解話頭可乎？夫此圓宗，諸佛列祖之所不能異同，乃謂五家各立宗者，五家既同此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又如何肯自甘外道，各立宗旨？若有所立，即是魔說，尚未得為知解宗徒，如何可用以治知解？密雲以立宗旨為知解之說，謂之義有未盡則可，豈得謂與六祖之言相反？不知魔忍意中，將六祖提持神會處作麼生會？

魔忍曰：余閱法華經，諸菩薩發願於後五百歲忍苦。弘經者咸曰：娑婆世界懷增上慢，數數見擯。余初以為過慮，以今觀之，信其言之苦矣。夫後五百歲，非時也。麟出非時，世且怪之，況舉世難信之法寶乎？三峰先師抱舉世難信之法，出去聖絕遠之時，忤增慢懷疑之耳。故一拈香而人以為怪怪奇奇，而喙虛吠影之譏，銷骨鑠金之毀，雜然而至，亦其勢之固有也。孔子圍於陳，弟子有慍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不遠矣。嗟嗟！余嘗以子貢之言進之。若三峰先師者，非徒不能貶也，且昭昭焉若揚日月以耀人之過，取嫉於世也，孰謂不宜？雖然，此三峰之病，亦三峰之志

也。余適讚其像曰：乘有翼虎，開萬鈞弩。道大時疑，心勞志阻。據重關則當仁不讓，處尊貴即御飯亦吐。追千古以得師，復五燈而續祖。故其道也尊，其心也普。皇皇乎大哉！若日月之麗天，又何在乎旨者之必覩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儒門典籍，捨六經外，皆不可一概信。即六經中，而孟子猶疑尚書武成之篇，況其他乎？孔子圍於陳，與門弟子問答，史記載之，其事良不可信。(按論語曰：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不言陳發卒徒圍孔子也。孟子曰：孔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孟子此言，謂宜納交於上下固無理，謂譏陳蔡之君臣亦無謂，何為有是言哉？蓋當時即有陳蔡發兵圍孔子之說，而孟子辨之，言孔子戹於陳蔡之間，因陳蔡之君臣皆與孔子無交，是以適有絕糧之戹，而非有兵戎之患云爾。歷來轉以史記所載者釋孟子，而孟子之意遂不顯。今按史記所載，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知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召孔子。陳蔡之大夫相謂曰：孔子賢者，其刺譏皆中侯王之疾，恐孔子至楚而發其陰私。遂相與發卒徒圍孔子，絕糧三日。孔子使子貢告於楚昭王，昭王發兵迎孔子，圍乃解。此其為子虛烏有無疑。當是時，陳蔡如彈九，安敢搆怨於楚？且吳伐陳而楚救之，楚迎孔子而陳轉圍之，陳之君臣雖至愚劣，亦安敢當大國伐我之時，復得罪於救我之大國耶？楚使者與孔子俱陳，其并圍之耶？抑解圍一角而出之耶？楚王聞之，有不即發兵迎孔子，而必待子貢之往告耶？既至，於從者皆病莫能興，何子貢獨能潰圍而出耶？此事之必無者也。又古語云：賢者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而謂孔子之聖，刺譏皆中侯王之疾，以致陳人畏懼，而欲加之以兵，何與論語溫、良、恭、儉、讓之說相反也？且所記孔子之告子貢、顏淵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我道非耶？吾何以至此？而子貢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盍亦少貶焉？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夫顏淵、子貢之賢，豈得謬戾至此？君子當患難，省躬克己，則有之矣，安得有忽思改弦易操之理？且道大則於人無所不容，而亦無惡於天下，豈有以道大而轉致天下莫能容之事？如果至於不容於天下，則必於己實有不韙，天下國家豈有皆非之理？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夫子。豈聖賢戒慎恐懼之心哉？且孔

子於子貢之勸以少貶，則怒而嗤之；於顏淵之言不容何病，則悅而受之。天下有如是好諛之聖人乎？且曰：回也，使爾多財，我為爾宰。於絕糧三日之時，因一語投機，忽欲為弟子主掌家財，尤可為無謂之極矣。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於理於事，既皆必無，然則史記之言，好事者為之也。)魔忍好舉外典，以炫惑當日無識之士大夫。故其敘伊師魔藏事蹟，將言與密雲諍論宗旨之始末，而先引孔子戹於陳蔡之事以比之。以其師為孔子，而己為顏淵。凡密雲之徒之不附己者，即比諸陳蔡之君臣，誠不足以供一笑。夫此圓宗，雖曰舉世難信之法，然既入此無為法門，實如仰觀天，俯察地，自然有目共見。不特無所為難信，方且說箇信即不得。唯證相應，不在言說。所以永明云，說因緣自然，皆屬世間言語。談有無真俗，悉是分別識心。當見性之時，豈留觀聽。在發明之際，焉落言思。若然，人之信與不信，有何交涉。人果自證，萬難強之使不信。人若不自證，亦萬難強之使信。即或起信，亦非淨信圓信。而安有自謂諸佛列祖所傳世間難信之法實在己，而欲強天下以共信之理，不觀天地乎。有目者見天見地，而天地不問。無目者不見天不見地，而天地亦不問。又何斤斤注意於其間哉。況藏忍父子所揑造之宗旨，種種惑世誣民之法，又安可使舉世共信之耶。夫冀人之信，貪也。怨人之不信，嗔也。其冀其怨，皆癡也。貪嗔癡尚未除，一箇我字，如油入麵，如漆投膠，如蠅沒酒，如蛆在糞，正無出頭之日。又何暇舉法華，舉史記，旁徵曲引，以伸其說，以沽其名，以直己而曲人。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臘月三十日，到來閻羅老子面前，尚可巧言如簧，說甚麟出非時，忍苦弘經，種種謬論否。漆桶未脫漢，且宜少看文字。多一字，即多一障。若魔忍，亦只是箇可憐憫者。其讚伊師魔藏曰：乘有翼虎，開萬鈞弩。道大時疑，心勞志阻。據重關則當仁不讓，處尊貴即御飯亦吐。追千古以得師，復五燈而續祖。數語却是魔藏爰書鐵案。揚雄法言之書，斥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蓋謂酷吏如虎生翼，飛而食人之肉耳。魔忍涉獵世間文字而未通曉，乃奉其師以如是名目。雖

然，謂魔藏乘有翼虎，良信！良信！彼其揑造宗旨，中人膏肓，後代發心參學之侶，未具正知正見者，讀其書而惑其說，直饒佛出世救不得，則其斷人慧命，非虎而翼者哉？夫此圓宗，即邊而中，故無法可比；即妄而真，故無法可待。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唯一絕待如來法界。出法界外，無復有法，無所可待，無所可絕。所以古德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華開，天下春；一事寂，萬法真。見性之人，頓了無疑。譬如以針尖舉於棗葉，尚不足以形容其易，蓋針尖尚有一舉之能，而棗葉尚有可舉之所也，何所用其開萬鈞弩之力？若以力言，雖有阿修羅之力，舉須彌山易，舉這箇難，舉這箇者即這箇，又將何力以舉這箇？大涅槃經說一百句解脫，諄諄開示人以解脫即是如來，如來解脫無二無別。蓋一切世出世間諸法，悉皆無有，皆從知見文字出生。若無知見文字，名體本空。如妙明心中，更有何物。故其有也，乃不有之有。且其無也，乃不無之無。不無之無，不住於無。不有之有，不住於有。有無皆不住，諸法悉解脫。安得有所為，道大時疑。心勞志阻，種種揑怪。彼其道也，外道之道。其心也，眾生之心。以眾生心，住眾生相。以眾生相，行外道行。其於不思議解脫法門，誠所為首。越而之燕，抱氷而求蘗，乃欲率天下而從之。時之疑也，志之阻也，乃正法之不終澌泯也。魔忍之意，必欲天下皆不疑，以快其魔志。豈非造魔業於無窮哉。重關如何可據。纔有可據，便失初地。何重關之有。藏忍父子，並未踏著初地。是以心意識熾然，妄見種種奇名異相。聞古德有所為重關之說，實未知重關是何物。是以下箇據字，若實有箇要津隘口者，然亦可嗤已。到得重關，山是山，水是水。師住師位，弟子住弟子位。所為王登寶殿，野老謳歌。菩提無作而作，萬行無修而修。又安得所為當仁，不讓於師耶。曹山法身偈曰，不食空王俸。復自注曰，若遇御飯，直須吐却。蓋以明法身向上事，無佛無眾生。若起聖見，作第一人想，即為損法財，滅功德。故曰，直須吐却。今魔忍曰，處尊貴，則御飯亦吐。好箇掩耳偷鈴漢。既有尊貴想，早已嚥却御飯，如何又云御飯亦吐？且既作

處尊貴想，早是噇糟咽糠了也，何由得見御飯？魔忍之意，謂其師已證至尊至貴之法身，其於曹山吐却御飯之語，直作輕鄙侯王，不屑食其食解。然則伊父子兩魔民，非即亂民耶？夫既御飯亦吐，則是不輕眾生，不貴諸佛，宛作頓覺之人，并法不隨順面目矣。何以又云追千古而得師，所為吐却御飯者安在？蓋魔藏我慢貢高，恥為密雲弟子，思天下謂密雲為愈已，輒求所以抹煞之，妄攀高峰為印心之師，覺範為印法之師，一派魔言魔語，魔心魔行，而魔忍惑焉，津津稱道之，而不知其醜，所為可憐憫者。夫師弟子之分，若無真悟，仍只是世法名教，不得為生無生身之父子。若法藏之於密雲，本不得稱為父子。至於攀高峰為印心之師，覺範為印法之師，真是脫空漫語，豈心外別有法耶？而法外別有心耶？既已印心，又須印法，一人印心，一人印法，不知其將何者為心？何者為法？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然則魔藏所云印心印法者，誠異乎永嘉之論矣。永嘉教人心法雙忘，魔藏乃將心法兩印，高峰、覺範雖甚駑下，亦不收此不肖兒。且法乳之恩，必有所自，若謂平生有得力處，即稱法乳，則一切聖賢所垂語句，利益後人，皆可得力，魔藏何不人人遙嗣之？雖宗門父子，不同世間父子，然亦豈有揀擇一二佳父之理？且古德上賢，出類拔萃者，代有其人，盲眼不識，高峰實為中平，覺範尤其下劣，忽然揀得此二人，奉以為父，誠可發一大笑。維摩室中，有一燈傳無盡燈之語，後世遂以說法鼎盛者五家，謂之五燈，此不過後人之假名。若謂五燈之外，不容有六燈，其五燈之燈，各異其光，分照分傳，不可為一燈，則所為五燈者，皆為妖火，急應撲滅，奚為既滅而復之哉？且五燈法派，雖有絕有續，而五燈光明，周徧三千大千世界，雖經恒河沙劫，而終無滅息之理，何勞魔藏之復之？且此燈非人之所能撲滅，而又豈人之所能復燃？何謂復五燈而續祖？誠可為不識羞恥矣。據此數讚語，法藏之為魔民，豈非爰書成，鐵案定？乃魔忍一則曰：若揭日月。再則曰：皇皇乎若日月之麗天。何物么魔，唐突孔子不已，甚至唐突日月，肆

無忌憚，至於此極。又謂魔藏揭日月以耀人之過，取嫉於世，孰謂不宜？夫此無是無非法門，孰為過？孰為非過？密雲之有過無過，姑不具論。魔藏之於密雲，既經一日師資之禮，而必揭其過於天下，以此為平生志願，然則魔藏者，尚可容於佛門否？尚可容於世間否？魔忍竭力為魔藏掩覆，豈知據欵結案，却成揭露其醜，不遺餘力也。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六

魔忍敘伊師三峰藏事蹟曰：臨濟第三十一世蘇州鄧尉山於密法藏禪師，天童悟嗣，梁溪蘇氏子。年十五，披剃於五牧之德慶菴。未幾，鄙所習，因放游山水。閒嘗語同輩曰：吾四十當悟道，六十歲死矣。聞者異之。二十九，見高峰語錄，隱隱若能記，遂決志參禪。是歲，受戒於雲棲宏大師。又十年，受具於靈谷古心和尚。又明年，住海處之三峰。如是十餘年中，費盡心力，盧檐破壁，草屋蘿牆，食豆滓，衣補綴，不以為苦。嘗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目不交睫，脇不至席。夜中為昏沉所罩，師乃懸巨板於座側，命徒眾分香擊板，佛聲徹天。每歎曰：吾嘗言四十悟道，若有可憑。今三十有八矣，而徒勞若是，豈終負此語乎？於是惶懼，泣不自禁。至萬曆壬子，師年四十，參究愈猛，必以得悟為期。適峰中老宿朗泉者閉關，師乘便求入，方與老宿相拜下，忽眩暈，吐痰斗許，放身一睡，五日不知人事。會窻外有二僧夾籬折大竹，聲若迅雷，師自枕中躍起，頓得心空。乃自念曰：古人所為，前後際斷，不可坐著。乃盡力推究，忽於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凡祖師言句，一時會盡。自此觸處皆悟，轉悟轉深，尤於高峰落枕消息得大受用。乃作偈曰：一口棺材三隻釘，聲聲斧子送平生。自從薤露悲歌斷，贏得朝朝墓柏青。　又頌曰：截斷洪波自往還，新秋月印釣絲寒。老漁持鮒便歸去，安得龍珠掌上看。

龍牙遁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遁曰：如賊入空室。此語最善形客悟後景象。然則賊當未入空室以前，自然妄計室中有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寶，是以竭力往偷。豈有預知之而預告人曰：我當於某年月日，見此室中空無一物之事，且知得即便休去。既知之而又云：須及早鑿壁鑽籬去偷。有是理乎？魔藏揑造悟由誑惑當時。而魔忍述之，謂於十五時便自知四十當悟道，輒以語人。迨三十八不悟，而涕淚悲泣，恐所言之不

應。又謂一向若有可憑，今恐終負此語。恰年四十時，一睡五日，聞折竹聲而頓得大悟，如其十五歲時所言。然則其所為悟者，果曾悟否？蓮池袾示寂時，囑諸學徒曰：老實念佛，勿揑怪。蓋深有見於當日宗門中，如魔民法藏輩，塗污自己，塗污佛祖，至於此極，而不覺其言之痛且切也。總因實有未悟，妄意悟後實有所得。既得之，則名高一世，利在一身，而得與不得，竝無證據，不妨自稱已得，人無知者。如賊竝未入室，不知其空，而欲以偷得異寶誇耀同夥，乃云：我於十五歲時，便知於四十歲上，當偷得許多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寶。及期果然。如是說已，更搬出無數瓦礫糞土，紿諸同夥，稱是所得異寶。而諸同夥，實未知室中果有何物，而亦未見金銀、瑠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寶，是何等形狀也。於是展轉相紿，終無休去之一日，亦可哀已。又魔藏父子，最喜自比孔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於是揑稱十五預知，四十悟道，而四十果悟之說，以影射之，以蠱惑當時無學無識之士大夫。如此心行，豈非魔魅。魔藏謗其師密雲，悟銅官山頂，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謂是一箇眼花。乃自道悟由，誑諸弟子，謂參朗泉。纔下拜，忽眩暈，吐痰斗許，一睡五日。會窻外兩僧，夾籬折大竹，聲若迅雷，乃自枕躍起，頓得心空。自念曰：古人所謂前後際斷，不可坐著。乃盡力推究，忽於青州布衫，打失鼻孔。如此妄語，豈此一箇眼花，直是五日後，夢猶未醒耳。渠固未知前後際斷，是何的旨，而妄作境會。當是胸有一石痰，止吐斗許，尚有八九斗未吐在。前後際斷，與坐著不坐著何交涉。其意以未睡五日前為前際，已睡五日後為後際耶。足知伊未曾薦取三際一際，一際無際，無際實際在。於此尚未薦得，說甚青州布衫？且青州布衫便是衲僧鼻孔，作麼生打失？且青州布衫祇是箇青州布衫，悟者何用推究？不悟則又豈盡力推究之所能得？漫誇轉悟轉深，而不知其轉深轉謬也。心思費盡，將從上宗師如語實語，都作三元三要，閑家具會，件件說一說三，以為臨濟宗旨，豈非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何嘗得

大受用？却取古人悟後景象，彷彿裝點，作自己事蹟，以欺天下後世。豈知此事必不可裝點，徒使明眼人嗤為作偽，心勞日拙。魔忍為之頌曰：截斷洪波自往還，新秋月印釣絲寒。老漁持鮒便歸去，安得龍珠掌上看？夫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是故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若了是心，則知生死去來畢竟無性，謂之前後際斷。前後際斷，則三際一際矣。前際已去，後際未萌，而正際又復不住。既無前後，即無中閒，則一際無際矣。了了無際而歷歷三際，歷歷三際而了了無際，則此不無之無，即為不有之有，而無際實際矣。然則安得有所謂截斷洪流自往還者耶？既有往有還，則未嘗截斷。既有往還之自，則已墮洪流。且此洪流不舍晝夜者，正是不動道場。若云截斷，即為外道。蓋洪流必無截斷之理，而不截原無不斷之流。於此未明，又復將何為月，將何為印耶？藏忍父子妄認古人前後際斷，大死大活等語為實法，於是以一睡五日為大死，聞折竹聲驚醒為大活，將五日之前後為前後際斷。豈知這一覺醒來，仍只是箇竹葉精靈。直饒一覺醒來，會得移星換斗，乘雲吐霧，種種神通，也只是箇竹葉精靈在，未曾前後際斷也。乃漫疑密雲銅官山頂，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與此境界相似。而譏密雲守住這箇境界，不求更進。不如魔藏得此之後，又學得三元三要等許多法門。故曰：老魚持鮒便歸去，安得龍珠掌上看。此等魔說，實能斷絕慧命。果能前後際斷，縱使釋迦牟尼佛出世，親口傳與佛法，亦不肯要說甚龍珠。唯其人法兩空，是以前後際斷。豈有前後際斷之後，別去學甚元要法門之理？密雲老漁却已知真諦中無一法可得，是箇滿船空載月明歸，并且未嘗持鮒去。而藏忍父子造出無邊龍蜃樓臺，誇逞弄珠好手，正其所以為魔也。

魔忍又記曰：後參三元，要於兩堂首座同喝處，忽爾符契，乃取覺範智證傳讀之，四百餘年不分延促，如在室中親受印記，遂欣

然奉高峰為印心，覺範為印法。且傷覺公無後，意欲遙嗣之，於是閉門高臥，惟以所得質之古人，研極五宗之妙，著五宗原。

藏忍父子曾記誦內外諸典，故剽竊摸擬，如鸚鵡能作人言，歷歷可聽，不知終是鳥語，未得人身。夫所為四百餘年不分延促，非時之謂耶？所為如在一堂親受印記，非法之謂耶？中觀論偈云：時住不可得，時去亦叵得，時若不可得，云何說時相？因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物尚無所有，何況當有時？永明曰：既無來去之法，亦無住止之時，以因法明時，因時辨法，法既無有，時豈成耶？世人認物為己，背覺合塵，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則顛倒行事，性心失真，境實不遷，唯心妄動，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若得證親涅槃，則法法各住真如之位，無有一物往來，亦未曾一念暫住，皆不相待，豈其或遷？然則果能證入不遷常住一心之道，則不馳騁於古今，各性住於一世，豈得分區畫段，獨於覺範四百年間不分延促耶？既明此不分延促之理，尚安有法可得，乃如在一堂親受印記耶？然則所為四百餘年不分延促者，正如夢裏事，仍是心意識知所造，何嘗前後際斷？而其所為如在一堂親受印記者，亦是饑人忽夢飯甑溢，未得真果腹在，乃彷彿天台及肇論，作此依稀似曲之論，正如鸚鵡學人言，不能達人意也。至於既稱前後際斷，又於三元三要閑家具著臨濟熱瞞，則並未前後際斷。若高峰印心，覺範印法，岐心與法而二之，益為妄謬，是則介葛盧所不能知，不特鸚鵡學人言矣。又曰：閉門高臥，唯以所得質之古人。夫古人何在耶？今人是也。岐今與古，又是未嘗前後際斷之明證，如欲質之古人，何用閉門高臥？觀其閉門高臥，則未嘗一見古人可知。且既自謂有所得，則其漆桶未破，亦不必更質之古人矣。其奪弄精魂，輾轉業識中，已於言下灼然。又曰：研極五宗之妙，作五宗原，只一妙字，屈煞五宗魔藏。以所作五宗原呈密雲，密雲不視，以書曉之曰：目原之一字，恐已成知解宗徒。蓋即原得字字不差，已成知解，況五宗各各如大火聚，近傍著即燎却面門，作麼生原得

魔忍又記曰：後聞天童悟和尚出世，金粟師策杖從之。甫至，粟即上堂告眾曰：漢公悟處真實，學大而名先，出世於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為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首座，今以累漢公。即日請師為第一座。師請粟上堂，粟舉百丈再參馬祖，黃檗接臨濟公案，師出眾問答，當仁不讓，一眾傾仰。自是居座元寮，循循首眾，識者服師荷法之誠，而天童之道亦自此愈尊矣。

事有相得而益彰，亦有相妨而並累。如溈仰父子一堂啐啄，共闡元音，非所為相得益彰者乎？若魔忍所記密雲上堂告眾語，祇是埋却密雲，何嘗救得法藏？密雲作闢妄救，詳載一默、漢月、潭吉三人，記載互異，以見所言之誣妄。今亦不必左袒密雲，臆斷藏忍。但使伊等所記果確，密雲果將臨濟源流作奇珍異寶誇示法藏，則密雲即非臨濟子孫，而其源流亦非佛祖源流矣。豈止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在密雲已不足言，何況受密雲付囑之法藏？如其不然，則妄揑密雲示眾語，并謂密雲之道得法藏為首座而愈尊，亦可為詐而且愚矣。自在糞坑中頭出頭沒，而牽連密雲一坑埋却，豈非所為相妨而並累者乎？且如密雲果有漢公悟處真實，學大而名先出世於我之語，則密雲於法藏未到金粟以前，業已將其平生罪案一語判盡，且其所以提持法藏使之撥轉念頭者，亦已不遺餘力。奈伊不悟，殃及兒孫，轉奉此以為美談，轉藉口以徵詰密雲，轉坐密雲以兩舌，誠司馬遷所云未可一二為俗人道者也。夫法藏之病，正以挾其平生解路推求所得，自謂悟處真實，識得幾字，閱過世典，自詡學大，為一時盲眼士人、啞羊禪侶，一人傳虛，千人傳實，自負名高，不知毗盧頂上、常寂光中何處安著得？若聞密雲此語後，愧念不甘，將此種入心熱毒盡情嘔却，發猛利願力，求本分相應，當不至始終落魔落外。可憐未到金粟，早被密雲淋頭，一杓惡水全然不覺，且將此水愛玩不休，傳子傳孫，此固密雲之所不料也。

魔忍又記曰：未幾，請及堂奧中事，粟不應。良久曰：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且先師不曾提起。師曰：不然。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煆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乘虛接響者，混我真宗。若師家大法不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遂辭去。

魔忍述密雲告法藏之語，謂宗旨太密，嗣續難乎其人，不若已之。且先師不曾提起此數語，其為裝誣密雲，可以決定無疑。蓋密雲見地雖未到至處，然觀其平生語句，並未落於魔外，豈有將宗旨作麤密評量之理？這箇若言其密，盛水不漏，未足為喻。不居內外及中間說密者，亦在密裏，無你下口贊密處。若言其非密，正是爛柴斷索，何處尋討些些密意來？古德有云：這是什麼所在，容你說麤說細？總因魔輩以一棒為麤，以齊文定旨、逐語分宗為密。既不識一棒之密處，又何由識齊文定旨、逐語分宗之非密乎？即曰密甚，又與這箇有何交涉？若以此等密處傳子傳孫，成得恁麼閑家計，轉不若百工技藝之相傳，有濟世用，何可比兵農禮樂之專業，實裨治功？然則佛佛祖祖授記作人天眼目者，乃是一場笑具耶？欲得不遭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密雲之必不曾謗佛，固可深信。密雲既不謗佛，則藏忍父子之破妄語戒，所必然矣。至法藏答密雲曰：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煆之，何由能盡？黃龍此語，便是亂統。夫了了知無所知，了了見無能見，而謂如來有知見之慧耶？若通如來有知見之慧，正是第一箇欺詐學徒孟八郎漢。夫學人欺詐與如來知見，翻手覆手只是一手，在學人一舉手翻覆之耳。若要師家出如來知見之慧，煆學人欺詐之弊，恐海枯石爛，未有盡時。何以故？鎔金須用火，斷無以金鎔金之理也。且既已欺詐，即未曾起信；既未曾起信，即是眾生，如何稱得學人？如曰：吾有如來知見之慧，吾將以此密而煆之。則我見橫前，又是一箇眾生，安得有眾生度眾生之理？又曰：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

固。尚有乘虛接響者，混我真宗。此言埋沒古人不少，未知伊於何處見得古人建立宗旨？又於何處見得什麼千牢百固？若古人有如是建立者，即是魔外。古德不云乎：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然則何處著此千牢百固之宗旨耶？如曰：正此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者，是箇千牢百固之宗旨。則早已不曾淨躶躶，赤灑灑，而亦有可把了也。夫此真宗，竪窮三際，橫亘十方，豈有一絲毫不在裏許？而曰：乘虛接響者，混我真宗。此宗豈亦是世法宗族之宗？晉推王、謝，唐推崔、盧，甲乙門第，不許小姓混入大姓耶？向大圓鏡裏鼓動心機，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寧非癡甚？鴉鳴鵲噪，盡說菩提；竹翠花黃，咸明般若。何處有乘虛接響之者？如曰乘虛接響，亦彼自乘虛接響，豈能混此真宗？不見鴉鳴鵲噪、竹翠花黃，曾經混却鴉鳴鵲噪、竹翠花黃，轉明得這箇圓融無盡。即今藏忍父子，以邪魔外道乘虛接響，亦是伊父子自成邪魔外道耳，真宗豈曾被伊混却？且所為宗者何歟？請未論其宗，先除其我。今乃轉將此宗屬之於我，我相千牢百固，而恐他人之乘虛接響以混之。譬如將糞水洗旃檀，而欲去其塵垢，不知糞水之更污於塵垢也。乃欲以此辨驗學人，是又譬如以糞草之火燒旃檀，而欲辨其香之高下也。作麼生辨得？總之，此段公案，皆是魔藏住安隱後，以宗旨迷誤學人，魔魅外護。密雲聞之，切加呵斥，伊遂背師滅父，欲必伸其說而後止。於是揑造誑語，揜飾受囑之由，以為受囑於密雲者，係密雲攀伊為高弟，非伊心悅誠服，奉密雲為真師而已，天下後世明眼人必不可欺。如果魔藏以此語對密雲，而翻然辭去，密雲定必不追，而授以杖拂，轉救却密雲一生大過，而亦無此魔外濫入臨濟源流，作倒戈相向之逆徒矣。前後所記俱仿此。

魔忍又記曰：粟手書源流信拂，親至蔡子穀居士靜室面付師，師不受，起更衣，遂入舟中。侍者密收之，師覺，叱曰：辭受之間，大故有道，何得草草？竟作書辭還之，曰：藏自折竹已來十餘年，深究臨濟宗旨，畢竟無疑，乃敢雪頭行脚，實非掠虛知解

宗徒，只以口頭三昧棒喝門頭戶口了事而已者也。昨聞和尚乃高峰正脉，特訪大法於座下，深蒙法愛，感激非淺，復惠法源信物，如饑逢王饍，未敢即受者，無他，未得宗旨細契，恐後返辱和尚法門，伏乞和尚指示三元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秉和尚拂，接和尚脉；如或不契，九頓以辭。此係法門大事，諒和尚亦不以佛法當人情也。謹此詳復，惟大慈鑑此硜硜之志，再賜曲折源流，姑完上以俟宗旨。明早雪大，舟不能行，粟復舉三元問語傳入舟中，云：自世尊與迦葉拈花微笑，有何偈頌相傳？只或拄杖拂子以表信物而已。今汝索老僧頌三元三要，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實非吾家種草，汝試詳之。復問云：臨濟道：一句中具三元，一元中具三要。三要三元即且置，如何是一句？師答以偈云：雪寒江水沍，此是第一句。團也團不圓，劈也劈不破，滾倒牛角尖，無舌舌頭大，深深深處絕古路。若不行，是門戶；若要行，子非父。問取和尚道一句。粟又問：汾陽道：三元三要事難分。如何是難分處？師又書偈曰：若落難分處，顢頇未足談。若還分得是，依舊隔千山。意與言，請過關。得而忘，是何顏。粘頭綴尾倒翻掀，大雪滿湖天。粟又問：得意忘言道易親。如何是得意忘言處？師畫此[○@(、/(、*、))]相，解纜便行。粟後令僧傳到嘉禾，問云：[○@(、/(、*、))]此是圓相耶？三點耶？師復答書云：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深得祖宗的骨之髓，那可承虛接響，喪我兒孫。若於授受之際，稍涉鹵奔，如指南倒置，豈獨千里萬里之謬而已。此藏所以褰裳濡足於法門，故有臨岐至再之請。其中外洶洶議論，何足知此血心哉。今去臨濟七百餘年之遠，而其堂奧之旨，猶未狼籍。藏嘗走問諸方老宿，無有能對其請者。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舉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喜行平易坦途。故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言猶在耳，寧不寒心。此又藏之决不可不請者也。伏惟和尚鑒此至愚之誠，容其

元要之法，俾後世有興起之人，確有定分之據。弗使狐狼野干，溷同獅吼。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子孫幸甚矣。使首座一默成公，齎書往見金粟。粟曰：我先師不見說起此事。彼既知此，彼自行之。一默既謝，許行宗旨，拜受源流，拂子歸三峰。

此一段，魔忍敘伊師不受密雲源流，至再至三。密雲強之令受，亦至再至三。必待密雲許行宗旨，然後受其杖拂，以見並非初終改易。如是種種言說，所為欲蓋彌彰。夫源流杖拂者，不過爾如是，我亦如是，用以表信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此是爵位耶？利祿耶？木上座譚柄麈尾者，空王之節鉞耶？乃如田家饋歲榲梨橘栗，滿心欲喫，而口中再三推却不受耶？昔王莽曹操之受九錫也，既諷其黨事事預定，乃至受日再三辭讓，此人間千古之所唾罵。不謂出世間法，乃亦有此王莽曹操受九錫之舉。其為污濁祖庭，雖決江水之波，流惡難盡矣。魔忍謂經密雲親付，又有蔡子穀為之介紹，而法藏卒不肯受。至於託更衣以逃，侍者密收之。及覺，將侍者痛斥，作書付還，以見法藏如此廉節，如此高尚。請問知寂不二之一心，著得如許污濁否？且如此作為，尚是直心直行否？意欲為之掩飾，却不知已將伊一片詐偽心行，和盤托出。醜狀萬千，令人欲嘔。又魔藏與密雲書曰：伏乞和尚指示三元三要，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方敢秉和尚拂，接和尚脉。如或不契，九頓以辭。苦哉！滹沱一宗，被伊等如此塗污牽連，墮落鐵圍。不見古佛傳法偈乎？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安得執著三元三要，考問究竟是何等法。若果有法可得，何有吾宗。若入此宗，雖如來佛親口傳與妙法，亦不肯要涕唾。同是涕唾，雖拾如來佛涕唾，亦算不得箇堂堂丈夫。蓋有法可得，便是實法。若實法者，雖能算出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中所有沙，妙於容成大撓，是象數也，非宗也。雖能平天成地，盡道明倫，功在當時，澤流萬世，比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理行也，非宗也。雖能乘雲驅雷，夷岳盈壑，隱身變化，同於天神地祇，是神通也，

非宗也。惟此百千萬億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之法，入此圓宗，無欠無餘，而不見有一法可得，夫是之謂宗。今乃舉三元三要，考問究竟是何等法。法若相符，便為宗旨相契，豈非所為認驢鞍橋作阿爺頷頦乎。三元三要不出宗旨外，然鉢盂鐘磬又何嘗出宗旨外。若必將百千萬億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者，件件作箇頌，說箇偈，然後宗旨明，則報身有盡，宗旨無明，得之日矣。且即以實法相傳論之，亦必弟子得師之實法，方為受其實法於師。若弟子却先知此實法，轉要師家共明此實法，然後肯受師之付囑，則所為傳者何傳乎，所為受者何受乎。天下有此倒行逆施之事乎。只緣魔藏悞會百丈贊黃檗有超師之見，又謂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遂認黃檗見高於百丈，而承百丈授記，遂自己裝點揑造，費盡一生心力，欲令盲聾僧俗說伊高過密雲，而承嗣密雲。黃檗風規再見於世，所為愚而且詐，詐而益愚。若百丈此語如伊所會者，則是釋迦付囑迦葉，迦葉已過於釋迦；迦葉付囑阿難，阿難又過於迦葉。溯而下之，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一代過於一代，傳到密雲，法藏輩便應高出無量。今無論法藏愚陋至於此極，即密雲亦不如前代古德遠甚，豈從來古德盡以佛法當人情耶？且如所言，則溯而上之，一代不如一代，到得迦葉，釋迦尚成得箇什麼？此三尺童子所知其必不然者。既必不然，則百丈便是脫空謾語漢；百丈必非脫空謾語漢，則魔藏必是錯認定盤星矣。總緣伊字字作實法會，便欲說向伊，亦何從下口處？乃自誇云：藏自折竹以來十餘年，深究臨濟宗旨畢竟無疑，乃敢雪頭行脚，實非掠虛知解宗徒，只以口頭三昧棒喝門頭戶口了事而已者也。不知亂統禪和，如麻似粟，雖亦玷辱祖庭，然此等浮光掠影之徒，自既不自信，亦不能深惑他人。既不深自信，尚有迴頭之一日；既不能深惑他人，業力猶淺。豈若伊之積十餘年功力，於邪魔外道中自害既深，害人亦非淺鮮也。密雲謂：汝索老僧頌三元三要，將謂別有實法，口耳相傳，實非吾家種草云云業已明明道破其後轉索渠作頌使渠自慙自愧其如魔藏卒不領悟亂統不休自貽千古笑柄又復作書再三懇乞密雲容其元要之法所為謬中

之謬使臨濟所傳滹沱的旨果止此三元三要則密雲業已不知滹沱的旨密雲便非臨濟子孫何必向伊懇乞如三元三要只是一期方便不可執指為月臨濟宗風尚別有者則須及早改悔向己躬下自求證入何得固執謬見轉向師家懇乞相容耶據魔藏之言則是元要之法存而臨濟存元要之法亡而臨濟亡矣夫元要之說創自臨濟如必明得元要始為明得宗旨則自臨濟以前未有元要之說之時豈不慧命斷絕自四七二三以至百丈黃蘗俱是不識宗旨者耶若非然者果其元要存而臨濟存元要亡而臨濟亡臨濟又在四七二三百丈黃蘗等佛佛授記祖祖傳心之外別開元要一宗臨濟豈不便是邪魔外道耶若謂從上相傳不曾分明說似至臨濟始明此元要點出光明照天照地去則元要高出拈花之上不知臨濟還肯受否乃謂何得越過此宗喜行平易坦途又舉覺範所言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之語以見元要之法斷不可廢不知是何等囈語要知覺範即是囈語伊又是囈中述囈總由自心不會對面無覩見之期盡十方三界是摩訶般若光，何處平易，何處險巇，何處坦途，何處仄徑耶？若猶有淺深、高下、夷險、逆順、是非、內外等種種諸見，種種識塵，分別影事，且莫問宗旨，那討三元三要來，信亦未成，何論修證？正如孔門弟子若不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理，徒向擊辭語句下拘文牽義，正為得罪孔門耳。況繫辭亦非孔子所作，伊涉獵得幾卷外典，便強作解事耶？(伏羲畫卦而無辭，文王乃於卦下各繫之以辭，則如乾元亨利貞之類也。伏羲畫卦有爻而無辭，周公乃於爻下各繫之以辭，則如初九潛龍勿用之類也。孔子於文王繫辭下作傳，謂之彖傳，則如大哉乾元等文是也。於周公繫辭下作傳，謂之象傳，則如天行健等文是也。此外，孔子所作之易，又有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而其推本文王、周公之繫辭以廣論易理者，謂之繫辭傳。秀才勿深考，便謂孔子作繫辭，不知繫辭乃文王、周公所作，孔子乃為繫辭作傳耳。如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各為孔子春秋作傳，然而春秋究係孔子所作，豈得謂春秋乃五家所作耶？覺範亦認為孔子作繫辭，而魔藏乃拾其涕唾也。)密雲智眼未能灼見，為禍之烈至於今日，乃曰：彼

若知此，彼自行之。於是鼠輩得志，接得太阿之柄，轉以太阿擬密雲。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正密雲之謂也。

魔忍又記曰：丙寅冬，吳門北禪寺請師開堂，師知粟以說宗旨為嫌，復上書請明之曰：無上正法，自威音一圈，七佛交截，四七二三，雙頭獨結，而馬駒脚下，三頓棒頭，橫開豎合，賓主之機，愈元愈實。所以有雪巖之英特，高峰之出羣，代代智過於師，霆震火烈，至今綿遠振起，為萬世法者，師承法印之力所持然也。藏夙緣何幸，得獲上傳。廿九歲，揭高峰語錄，宛若自語，因發大心參禪，自誓大徹之後，當紹此宗，萬楚千辛。至四十歲，於折竹聲邊，捉得落地枕子，那時心肯，早已承嗣雙髻了也。及參濟上，元要賓主深見祖道，不可草草，愈入愈深。既透濟宗，旁參四家，兼搜河洛。因見寂音尊者，著臨濟宗旨，遂肯心此老，願弘其法，自謂得心於高峰，印法於寂音，無復疑矣。乃復發願，比兩枝法脉，合起臨濟正宗，凡遇掃宗旨者，力為諍之，不獨荷負滹沱，將使雲門、溈仰、曹洞、法眼四家遙承近續，令五宗再燦，願世世生生為接續斷脉之種。所以醞釀有年，搜披不滿，提持之暇，屈指諸家，知和尚乃高峰的骨之傳，敢不一探堂奧？向於金粟山前叨承委付，然復攻苦力辨，徃復數四，種種具諸語錄，兼復流布諸方，徘徊三載，舊願難忘。茲因吳門北禪之役，舊參新學一時來集，兼之護法咸勸乘時拈出，不昧先宗。既不獲辭，謹以平生願力披肝膽於侍者之前，倘和尚一棒血流、三翻火滅，藏敬將高峰一脉與寂音、臨濟佛祖威音并老和尚，向北禪堂前連瓣香炷作一爐燒却，免見貽害方來，用報法乳之恩。不揣下愚，敬陳陋劣，伏惟大慈炤亮，不勝企仰之至。金粟答書，許行宗旨，兼送法衣一頂。於是北禪安隱，相次說法，源流之案自此定矣。

賓主二字，不離人法。以人言之，賓人而主我，即更互回換，而人我之見相仍在也。以法言之，賓權而主實，即更互回換，而權實之法相仍在也。若離人法，則無賓主。即到無賓主處，賓主歷然，猶是空拳誑小兒，未為本分相應處。所為假託名相，鏤繪虛空，惟自證自悟者，可以為人解粘去縛。若不自證自悟，而執此為實法，則粘縛之中，又添一層粘縛矣。魔藏謂自威音一〇，七佛交截，四七二三，雙頭獨結，而馬駒腳下三頓棒，橫開豎合，賓主之機，愈元愈實，則是執著賓主之說，以為究竟。且謂四七二三，上至七佛，俱是此賓主實法相傳，豈不塗污佛祖？高峰即屬中下之品，其語錄原不足數。魔藏即真到高峰地位，亦猶登崐崘者，未可與語太山，況又何嘗親見高峰？而云廿九歲揭高峰語錄，宛若自語，亦顏之厚矣。且既以高峰為極則，而於未發心參禪之前，已宛若自語，則是已造高峰極則地位。爾如是，吾亦如是矣，又何發心參禪？自誓大徹之後，當紹此宗，直至萬楚千辛，至四十歲時，於折竹聲邊，捉得恁麼落地枕子，於是心肯承嗣高峰，豈非自相矛盾？且伊既自謂捉得落地枕子，一場大徹大悟，則必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何於臨濟元要賓主，又道是愈入愈深耶？然則所稱捉得落地枕子者，固是杌中見鬼也。無怪其又有既透濟宗旁參四家之說，拾却一家涎唾不了，又過一家，真乃孟子所謂乞其餘不足，又過而之他者。如是旁參四家竟，又復兼搜河洛，益為不倫不類。兼搜河洛竟，忽又肯心覺範，願為覺範之嗣，愈進愈下，又將平生所用工夫，指前一半謂之心，指後一半謂之法，打成兩橛，造大妄語。據伊歷歷自敘，業經自己繪出紛然失心景象。夫三界惟心，欲從何處得心？不自得心，而向高峰得心，是之謂失心。況心不自心，以法故心；法不自法，以心故法。固無即心之法、即法之心，更不得有離法之心、離心之法。所以打成兩橛，只因不了自心。既已不了自心，何處更有無上妙法牽連？臨濟元要賓主，曹洞五位君臣，雲門、溈仰、法眼，各發無緣之慈、同體之悲，為人拈提，解人粘縛，種種法門，皆成毒藥。以此自害，不過懵懂一生；以此害人，立入無間地獄

矣。夫獲鳥者，羅之一目，不可以一目為羅。元要賓主君臣等，皆以為人解粘去縛，若解得去得，正所謂獲鳥於羅之一目。若如藏忍輩執為實法，即是以一目為羅矣。若如所云，參得高峰落枕消息，又去參臨濟元要賓主，又去旁參四家。如此參去，正如結得一目之羅後，再結箇一目之羅。縱使結得恒河沙數，恒河中所有沙數，一目之羅，亦安得有獲鳥之日哉。至於兼搜河洛之語，更可發一大笑。若悟圓宗，河洛亦在裏許。若從河洛求圓宗，則如求冰於火。夫河洛者，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馬身之文，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是也。神禹時，神龜負書出於洛。龜背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是也。俗儒不解，疑此中有神秘莫測之機。不知伏羲以河圖演易，神禹以洛書演範，乃是聖人之神智，有以通天地之文，而極萬物之變，與龍馬神龜何涉。使龍馬神龜不遇伏羲神禹，只是箇毛蟲介蟲而已。天地間動植之物，其文理數目，與天地相合者甚多。不獨龍馬神龜，即如人身五藏六腑，九竅百骸，何嘗不備天地之數耶。伏羲既將河圖演易，則其義已盡在易。神禹既將洛書演範，則義已盡在範。儒家置易範不講，而於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之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之書，推詳研究，別求其數。譬如種禾成粒，不肯煑作飯喫，而覆將禾稈咬嚼之，豈能果腹耶。魔藏涉獵外典，見有河圖洛書之文，喜其是箇黑暗窠窟，於是牽圓常入河洛，媚當世無識見士大夫，牽河洛入圓宗，誑當日不識字禪和子，本無足深辨。今恐禪侶未知大易洪範之大旨，或猶謂河洛之有裨於圓宗也，不得不為蛇足。一上。夫河圖之演而為易也，天以一三五七九為生，而地以二四六八十為成，生成相合，而有山澤雷風水火之六子，八者相生相成，而萬物備焉。天之體健，地之體順，山之體止，澤之體說，雷之體動，風之體入，水之體陷，火之體麗，八者相參相錯，而萬物之情該焉。人於其間，藐然有身，與兩大六子之氣相通，與兩大六子之體相涉，此身與家國天下相接，而萬事生，萬情起。夫制事者，理

也，而情不協，則理不得。聖人欲示人萬事之情，使之各中乎其理，而情有萬不可以悉數，於是還以八者參伍錯綜示之，從八以至六十四，從六十四以至四千九十六，使人觀其象而喻其情，達其情而明其理，得其理以制其事，於是乎寡過，此易之大略也。洛書之演而為範也，其疇雖有九，而其網則惟三：一曰敬天，二曰修身，三曰勤民。九疇之中，一四七，敬天之道也；二五八，修身之道也；三六九，勤民之道也。一四七者，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其質在地，而其精在天，此天地之身也。四曰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此天地之身之運動處也。七曰稽疑，龜卜五，雨霽蒙驛克，蓍筮二，貞悔。凡以天地之身之運動處，必有心焉。天地之心，不可得而見也。不敢以有情之類，有執有滯之意識測之，而以無情之物之文與數測之，以求天地之心之果以若何為是，而遵而行之，則敬天之道盡也。二五八者，二曰五事，貌言視聽思。貌恭，言從，視明，聽聰，而思睿。五者各協於極，則曰肅乂哲謀聖。外以治躬，內以治心也。五皇極，天子貌恭作肅，言從作乂，視明作哲，聽聰作謀，思睿作聖，則皇建其有極矣。自卿士以至庶民，胥以是為歸依，以從天子之訓，而受天子之福。則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八曰庶徵，雨暘燠寒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身之修不修，皆與天地之氣數相感召，如形有影，如響隨聲。其雨暘燠寒風之得其宜與不得其宜，皆人之貌言視聽思之所為。如人食則飽，而不食則飢，并無彼此之別。故必雨暘燠寒風無一不得其宜，方知天下之人之各修其身。必天下之人各修其身，則一人修身之道盡也。三六九者，三曰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師，八者所以綱紀天下之民事者也。六曰三德，正直，剛克，柔克，三者可以該天下之民風與其土俗也。九曰五福六極，善者以五福嚮之，惡者以六極威之，二者所以平天下之不平，以底於平，而勤民之道盡也。此範之大略也。然則大易洪範，雖從河圖洛書出，然龍馬之身，神龜之背，雖具其文，列其數，而其義則由伏羲神禹而闡。今其義既備在大易洪範，何為復從其文與數別求耶。

凡此大易洪範之義，入此圓宗，正是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可以為六度萬行空裏之妙花，四生三有夢中之佳事，與出世間法相較，正與毗尼相近。若欲於此求圓宗，正如煮砂成飯，作鏡磨磚，砂豈飯因，磚非鏡體，況乃魔藏之所為。河洛者，乃拾取俗儒尋文核數，弃本求末之浮言屁詞，而謂此中可悟圓宗，豈但迷頭認影，直乃取韓盧之影以為本頭，真所為不直一笑也。又復大言不慚，謂己不獨負荷滹沱，將使雲門，溈仰，曹洞，法眼四家，遙承近接，令五宗再燦，願世世生生為接續斷脉之種，是何言歟。惟其將五家所有為人解粘去縛方便法門，盡作河圖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之實數實法會，是以既將五宗岐而為五，又將臨濟岐而為二，以心屬之高峰，以法屬之覺範，而謂比兩支法脉，可合起臨濟正宗。將此以為宗旨有不合於己者，即與之為仇，始而欲以誑人，既而自受自誑，如飲狂藥，即以自己所揑造者，自己轉復深信不疑，以為接續斷脉之種，豈知乃是斷絕慧命之根也。末乃以吳門北禪寺舊參新學，一時來集，聚集千百無識無知之啞羊，哄動一羣有勢有利之外護，為鸛為鵝，列偏列伍，成却一箇宗旨軍陣，願與密雲鏖戰，要劫密雲，必令許行宗旨而後已。魔哉！魔哉！不謂毗盧頭上，常寂光中，有此妖孽禍水也。雖然，如是要劫，如是肆狂，則所為宗旨者，是耶？非耶？固亦不必深辨矣。末後自覺羞慚，知終不免實法二字定論，乃以狂參知見，呵佛罵祖，將所心肯承嗣之高峰、覺範，誆騙杖拂之密雲，與四七二三，以至威音佛祖，欲作一爐燒却，謂免見貽害，方來以此為報法乳之恩。欲以蓋覆自己，不知終難蓋覆，徒將為梟為獍，心行一齊，和盤托出，所為有諸內必形諸外者歟？魔忍乃謂密雲從此許行宗旨，而源流之案自此定。不知既是宗旨，如何向他人口中尋討著落？却是洗却密雲以源流妄付法藏之恥，何得轉謂源流之案自此定耶？

魔忍曰：予侍先師最晚，嘗疑授受之際不謹於初，父子之閒變更於後，意者弘願大而舉止輕乎？何其言之多也！及搜其書問，則源流辭讓至再至三，必許行宗旨而後受金粟，手自答書，一字一褒，燦若星日，現藏元墓山可覩也。夫若是，則今日之釁何所從開？嗟嗟！上位而驕，不無護短；忠言過直，頗類矜高。是故讒口醞釀於中，傍觀鼓蕩於外，織成文彩，張設禍機，貶道義為人情，加刑名於佛法，蓋弘道之士未察耳。取彼奸人，投於豺虎，發斯談者，豈避刀俎？

魔忍，歷敘伊師與密雲諍論宗旨始末訖，乃謂密雲手自答書，一字一褒。又謂密雲晚年聽讒，遂與法藏為難，而引小雅巷伯之章，欲取彼奸人，投[田/廾]豺虎，更欲以身殉之，不避刀俎，良為可笑可嗤，可悲可涕。圓宗至此，掃地盡矣。夫佛法無諍，諍即五戒不持，又何有宗？無論密雲之書，藏於鄧尉者，是真是贋未定，即使有之，當作麼生會？三佛隨五祖夜行，各下一語，五祖獨許圓悟，乃曰：滅吾宗者，克勤也。臨濟寂時，許三聖曰：可惜我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若密雲答書，應作一字一褒會，則五祖臨濟語句，應作罵會矣。又何怪伊棒作棒會，喝作喝會，拾得狐唾狸涎，又作宗旨會。挾其所會，謂人不會，倖人不會，誇己能會，自墮輪迴，未有出期。法藏父子，受密雲當頭一杓惡水，尚自不悟，轉寶愛此一杓惡水，傳子傳孫，作丹書鐵券，苦哉！佛陀廣百論有云：若隨自覺執有我者，豈不但緣無常身等虛妄分別執為有我？所以者何？現見世閒但緣身等前後隨緣分位差別，虛妄計度我肥我瘦、我明我暗、我苦我樂，身等無常可有是事，常住實我無此差別。然則魔忍種種膠論，是執無常身等所見盃中蛇影，橫生是非，妄計人我，唐突佛祖向上邊事，豈非罪業？其指斥密雲處，無論全不知密雲心行，密雲本不如是。若曰密雲果如是，是密雲者一懵懂俗漢，尚何有毫釐許佛法可言？則魔藏父子其所得於密雲之源流，又何源何流耶？而乃忿噉不休，要將伊宗旨向人爭箇爾非我是，正

如醉象入池，愈騰踔而愈汩沒，癡雲何日得開？嗔火何時得息耶？乃曰：作斯談者，豈避刀俎？夫宗旨是非，世法所不論，孰以刀俎加之？但謗佛之罪，閻羅刀山劒樹則所不免耳。

> 魔忍曰：興化獎禪師，初為臨濟侍者，業有悟入，後於三聖大覺徹法源底。既出世，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若供養臨濟先師。余謂興化瓣香，而濟北家風囫圇拈出，近代知此法式者，先師一人而已。然而闢書由此而發，釁隙由此而生，言之難固若是哉！在我則曰：宗旨，慧命之係也。吾師，續佛慧命之人也。我不諍，誰敢諍之？在彼則曰：三峰，我徒也。徒勝師，古之未有也。我不抑，誰能抑之？加以信三峰者，訛其真而得其似；袒天童者，樂其易而就其名。苛意以責人，容佞以附己，而各各自謂弘護末法。譬夫同舟共濟於波濤險惡之上，而操戈自鬬，彼行路之人猶且寒心而鬬焉不已者，可謂智乎？

興化拈香，明出大覺三聖，末後供養臨濟者。在興化只就自心所證言之，何嘗謂此可以為萬世法式？魔藏東施效嚬，邯鄲學步，明出高峰覺範，末後供養密雲。魔忍遂謂近代知此法式者，先師一人而已。以此惑世誣民，不知明眼人前，不值一笑。無論興化此舉，本亦不足為人法式，與濟北家風，有何交涉？即興化法藏二事論之，二人心行，天地懸隔。興化雖在大覺三聖處參學，然所云在三聖處學得賓主句，在大覺處折倒者，豈得索鴻爪於雪中，便謂興化得法於大覺？若此是得法者，即是得箇實法，即是孤負三聖大覺了也。其摸著鼻孔處，原因親近臨濟來，則拈出臨濟，正是興化直心直行處。若魔藏自謂從高峰處得心，覺範處得法，復向密雲證明，而密雲不契，則是密雲與伊，毫無法乳之恩。其受密雲杖拂，即同優孟衣冠，其所為都盧供養密雲者，又何謂耶？其於密雲，既無所為法乳之恩，則其自謂得心於高峰，得法於覺範者，正所謂無師外道

矣。夫宗旨固為慧命所係，而師家固為續佛慧命之人。但既為慧命所係之宗旨，又與續佛慧命之人談宗旨，而曰：我不諍，誰敢諍之？是則宗旨有諍法耶？惟其有我，是以有諍，若無我者，阿誰能諍？惟其有法，是以有諍，若無法可得，又何所諍？夫法愛不盡，皆為頂墮之人，圓證涅槃，猶是我見之者。法執難忘，最為微細，立生死之根原，作眾苦之基址，障菩提之大道，斷解脫之正因。即使勤修聖果，歷劫多生，但名有為，不證無上。何況魔藏父子，執雙頭獨結等揑造之宗旨，是何等奇名異相外道邪？魔乃父子相承，與其祖父諍論，斷人慧命，塗污法門。凡諸有情，思欲仰報佛恩，不肯令慧命斷絕者，自必辭而闢之。又況密雲親所授記，有此魔外之弟子，豈得不反覆深明，一闢再闢，冀其迴頭是岸，塞其邪說橫流，既免後世襲謬無窮，亦為自己救取一半。魔忍乃謂密雲惡其徒勝，師而抑之，真所為以小人之心，測君子之腹，如油入麵，有甚了期？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當亦密雲所無可如何者矣。夫此涅槃妙心，清淨覺海，古德有云：此是何地，容你說麤說細？說麤說細，猶且不容，而乃譬之為同舟共濟於波濤險惡之上，而操戈自鬬，何其塗污至此耶？夫既尚在波濤險惡之中，則是未脫輪迴生死萬種苦業在，何謂宗旨？夫為宗旨而操戈相鬬者，魔弟子耶？佛弟子耶？是宗旨耶？非宗旨耶？豈必明者始能辨之？

魔忍記法藏小參，曰：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只這四句，若一一透過，如化一道清風度荊棘林中，了無一點罣礙；若有一些子透不過，如著一領破絮襖度荊棘林中，便有東兜西搭無自由分。還有透得過者麼？出來唱和。良久，舉：雲門大師參睦州，州見來便閉却門，師曰：好箇消息。雲：打門。州云：是誰？云：某甲。州云：作恁麼？云：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好箇老實人。州開門，纔見便閉

却，師曰：向這裏入。雲如是三日打門，第三日纔開門，雲拶入，師曰：俊鯉衝濤。州把住，云：道！道！雲無語，師曰：幾乎點額。州便推出，云：秦時[車*度]轢鑽。便閉却門，損雲一足，雲即悟入，師曰：但解跳龍門，不知燒却尾。州指見雪峰，師曰：知心能幾人？雲到雪峰庄見一僧，雲：云今日還上山去那？僧云：是。雲：云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云：得。雲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師曰：雪峰無出頭分。其僧一依雲教。峰見僧與麼道，便下座。師曰：陣雲撥轉，卦象抽爻。峰欄胸把住云：道！道！師曰：猶是睦州鼻孔。僧無語。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云：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實非某語，是庄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眾！去庄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曰：是賊識賊？是精識精？雲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地？師曰：也無出頭分。雲乃低頭。師曰：抽爻換象去也。從此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師乃云：大眾！且道既已推門折足悟得，又到雪峰有如此作略，雪峰已沒奈他何，因甚又要溫研積稔，纔以宗印印之？何不向這裏窮究看？又良久云：大眾！雲門這一著從睦州纔見便閉門處來，睦從黃檗吐舌處來，蘗從百丈、馬祖大機之用處來。且道如何是雲門這一著？咦！便下座。

從上古德圓機無盡，如珠走盤，然其自利利他，總與機無交涉。譬如珠圓，自然走盤。若從盤上覓珠，豈但失珠之體，並且失珠之用矣。欲得安身立命，先須喪身失命。若未大死大活，尚從機前機後覓身覓命，何由舉足下足皆在道場中，何處許伊有出頭分？魔藏謂：機先一向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請問伊之身命究從何處安立？若道何處不是安身立命，則又何得分機先一向為安身，先機一著為立命也？夫心是根，法是塵，根塵相對，猶如交蘆，此蘆既倒，彼蘆隨仆。果其心法雙忘，自然前後際斷，何

處更覓先機一向？機先一著，許多絡索。機先一向，正不許物外安身；先機一著，正不許孤峰獨宿耳。乃於六七識上忘起端由，向根塵法中彊為主宰，漆桶子未破在。然則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自心皆成繫縛，何曾踏著正脩行路？自然步步入荊棘。又道：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若道末後一句，千聖無出頭分。若自謂於此出頭，又早埋頭入光影中了也。復舉：雲門參睦州，睦州指見雪峰兩公案，逐段著語，將古德如語實語全成說置張網，賣弄機鋒。若將佛法作機鋒會，真乃謗大般若。莊周尚能說箇有機事者、心有機心，豈佛佛授記、祖祖相傳者，皆莊周所恥而不為者耶？又道：雲門既從推門折足悟得，又到雪峰有如此作略，雪峰已沒奈他何，因甚要溫研積稔，纔以宗印印之？何不向這裏究看此數語，即是魔忍所為小悟之後有大悟，又謂悟後方可學小法之大悟、大法之小法種種謬論之根。古德為人，雖知其人已屬法器，自必久之又久，觀其行解果否相應，觀其解脫果否圓淨，然後授記。誠以得人之難，匪可輕易。況唐宋以降，南能北秀，機緣流布，人間不同。達摩初來，直指一宗未盛於震旦之時，可以片語投契，即信其不爽。保無有拾人涕唾，學人弄泥團，偶爾陽貸，貌似孔子之事，而可漫與授記乎？所以溫研積稔，然後以宗印印之者，良為是耳。豈其既悟之後，復令鼓起無明業風，放出分別識想，苦思力索，諸方舉揚，種種野狐涎唾。其始如秀才訓詁，逐字逐句評量；其後如市駔狡獪，眉邊睫邊能語。然後謂之宗旨明，然後以宗印印之耶？若如是者，箇箇成魔，宗門澌盡矣。魔藏謂雲門這一著，從睦州纔見便閉門處來，睦州從黃檗吐舌處來，黃檗從百丈、馬祖大機之用處來。且道如何是雲門這一著？咦！只因雲門平生接人方便，顧著便鑒，擬問即咦，遂將這一箇咦字，草蛇灰綫，一直推到馬祖大機之用，以明此圓宗只是一箇機耳。以與伊所稱先機一向、先機一著者，遙相影射。魔魅初學睦州、雲門、黃檗、百丈，在常寂光中，能不齊聲稱曰冤苦？永明云：齊文定旨，逐語分宗。於真如境上，鼓動心機；於無作法中，自生繫縛。實魔藏之謂矣。

御製揀魔辨異錄卷七

魔藏五宗原曰：嘗見繪事家圖，七佛之始，始於威音王佛。惟大作一〇圖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圖相也。夫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已前最上事也。苦龍樹所現，而仰上所謂無相三昧，然燈以前是也。

密雲以魔藏揑造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自悔座下有此魔外弟子，貽累方來。於是一闢再闢，以至七闢。魔忍後而救之，作五宗救。密雲復作闢妄救以辨之。此篇蓋密雲法藏一段公案之緣起也。魔藏謂七佛之始，始於威音王佛。惟大作一〇圓相之後，則七佛各有言詮。今且不必備舉七佛偈旨，只舉第一毗婆尸佛偈第一句言之。佛不云身從無相中受生乎？魔藏一〇獨非相乎？即魔藏自言，亦未嘗不名之為圓相。然則業已顯悖佛旨，不知魔藏何以自解也。又謂言詮雖異，而諸佛之偈旨不出圓相。夫古德明明道個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今謂諸佛偈旨不出圓相，則是偈旨在圓相之中，而圓相有內外及中間矣。若圓相有內外及中間者，則威音王以前，此圓相何處安著？威音王以後，此圓相又何處安著？豈不成戲論乎？又謂威者，形之外者也。音者，聲之外者也。威音王者，形聲之外，未有出載，無所考據，文字以前最上事也。夫形聲之外，亦是今世門頭，豈是威音那畔？且威音二字，如此依文解義，則正在文字之中，又何得謂文字以前？猶之形外有威，而威究從形起。聲外有音，而音究從聲出。則亦正在形聲之中，又何得謂形聲之外也？仰上所謂無相三昧然燈以前者，豈謂此形外之威，聲外之音耶。若云兩儀未判以前，謂之形聲之外，如世儒之所云者，則尚未識如來二字在，又何從說起威音那畔乎。夫去住同時，古今一貫。法華經云，我觀久遠，猶如今日。維摩經云，法無去來，常不住故。若了此無所住之真心，不變異之妙性，乃可從無分別中，彊分別個威音那畔，今世門頭。夫所為威音那畔者，豈太古鴻荒之謂哉。時因法

立，法本自無。所依之法體猶空，能依之古今奚有。即此今世門頭，便是威音那畔。若舉威音那畔，不得復舉今世門頭。唯證乃知，非言可說。今法藏謂威音王佛，惟大作一〇。至於七佛，乃有言詮。然則當威音王住世之時，亦是威音王之今世門頭，又何所為無相三昧乎。則其所為大作一〇者，即便是威音王之文字，又何所為文字以前最上事也。依文解義，三世佛冤。凡世間生死，出世涅槃等，無量差別之名，皆知見文字所立。若無知見文字，名體皆空。本妙明心，更何所有。古德只為世人迷真棄本，執相徇名。故於語言文字之外，別作方便示人。如〇如∴，如●如◎等，皆是不得已而為之。今乃復以語言文字之法，為之詮注。且謂西天七佛，曾經詮注此一〇。又謂此一〇，乃威音王佛所作，如伏羲畫卦者然。誠所為癡人說夢也已。

魔忍曰：形聲之外云者，非定指法華所載之威音與授記釋迦之然燈也。仰上宗有三然燈：然燈前，然燈後，正然燈是也。大作一〇象示也，如太極圖以示天地萬物未形之際，非定執此圖為太極也。闢書謂先師妄揑一〇以葢釋迦，謂釋迦既出然燈之後，此相不合在然燈之前故也。噫，是烏知仰上所謂然燈也哉。茲法中深旨，論之無益，姑論其淺者，以開先師之罪云。夫威音那畔，古德葢累言矣。如曹山和尚有偈曰：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畫此●，今謂曹山妄揑一●以葢威音、彌勒，可乎？聞之曰：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夫先師所示，皆臨濟、德山共證之旨也。行周於魯，人且笑之，況行臨濟、德山之道於後五百歲乎？

法華？常不輕菩薩品。佛告得大勢菩薩：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劫名離衰，國名大成。其威音王佛，於彼世中說法。是威音王佛，壽四十萬億那由它恒河沙劫。正法住世劫數，如一閻浮提微塵；像法住世劫數，如四天下微塵。其

佛饒益眾生已，然後滅度。正法、像法滅盡之後，於此國土，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來。如是次第，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此密雲所謂世尊法華所載威音王佛事跡也。法藏謂威音在七佛之前，然則世尊所說，如是次第，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且謂常不輕菩薩親見威音，豈異人乎？我身是者，盡屬齊諧之論耶？即經一字，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為魔說。今將法華所載威音事跡，與七佛然燈，釋迦、彌勒編年紀月，作佛國春秋，豈非即經一字，三世佛冤？若謂非定指法華所載之威音，別有個威音王佛，又復大作一○，謂之象示，豈非離經一字，即為魔說？畢竟世尊所說威音事跡，何以是如語實語，而非齊諧之論。於此尚未洞明，乃謂威音尚無文字，七佛已落言詮，杜撰妄談，如盲人說象。既不知威音七佛究竟是何義旨，定不知授記釋迦之然燈，即是仰上所言然燈，前然燈，後正然燈也。且釋迦牟尼佛於此經中，既明明說常不輕菩薩即是釋迦，乃至他經所說鴿髓鵝珠等，亦俱是釋迦，於此只作寓言會取，無怪將仰上三然燈，謂非授記釋迦之然燈也。又引曹山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畫此●相公案，以解法藏，謂威音王大作一○之失。然曹山何嘗謂威音彌勒作此一●也。曰未曉，曰豈惺惺，而作此●相以示，則其為曹山所作明甚。豈若法藏妄謬揑造，謂威音大作一○，七佛各以言詮之也。魔忍又牽連周濂溪太極圖說，以附會外護，謂此一○象示，如太極圖示天地萬物未形之際，更為鄙倍。夫威音那畔，並非天地萬物未形之際，不得作此解會。若可作此解會，即說個天地萬物未形之際便得，何必說個威音那畔。且天地萬物未形之際，威音王佛又如何大作一○。且無天地無萬物之先，但有此一大○，果孰聞之而孰傳之耶？今且姑勿置論，只以太極圖言之。天地萬物同一太極，各一太極，而此太極即是無極。太極有也，無極無也。此有乃不有之有，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無乃不無之無，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俗儒不會，乃言天地萬物未形之先，則有五行；五行未布之先，則有陰陽；陰陽未分之先，則有太極；太極未成之先，則有無極。不知此無極、太極、陰陽、五行，

於天地萬物未形之際，於何安著耶？且天地萬物俱尚未形，人乃萬物中之一，而作此謬解者，又是萬萬人中之一。伊亦尚自未形，何由知得爾時有如許層次，如許絡索，乃大言不慚，作此判斷耶？一人傳虛，千人傳實。魔忍拾得此遺漊，便以此說救法藏。法藏拾得此遺漊，便以此說模擬威音。七佛所為，以違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滋潤苦芽；瞖目生華，轉用花為目之自性；迷頭認影，又從影裏索取本頭；沒入深泥，自投叢棘。可憐憫者，莫過於斯矣。

魔藏曰：圖相出於西天諸祖，七佛偈出於達摩傳來，葢有所本也。　密雲曰：漢月反抹殺世尊法華所載威音王佛事跡，謂未有出載，無所考據者，無根妄作一〇相，反以為然燈已前。既謂然燈已前，豈可謂圓相出於西天諸祖？既曰出於西天諸祖，皆釋迦老子之後者，以何為然燈已前耶？則漢月如是自語相違，自相乖戾者，欲人不謂漢月妄作妄說，而老僧則不信也矣。　魔忍曰：長沙岑大蟲曰：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乃至尚無生佛消息。先師所謂無文字考據已前，葢此意也。棗栢論華巖，寂音論法華諸經，其間名號事跡，多以象示，豈刻舟求劒者同年而語哉？夫威音者，諸佛之母也，西天祖師託圓相以示之也。屏山居士曰：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斯可與象示之端矣。必規規然以先後之跡求之，不亦勞且惑乎？且闢書自曰：威音者，一切眾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者也。今無論其理之未當，姑就闢書二說以問之。其一以為眾生之容威，其一執定法華之事跡，亦自語相違乎？亦眼光之未定乎？古德曰：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臨濟曰：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棗栢以文殊配艮 卦為小男，普賢配震卦為長子，此等垂示，皆非經籍所載，豈獨疑三峯一〇相為妄捏乎？

古德云，若有一法可信，即是邪見。一切不信，方成其信。夫一切不信，又成何信。豈古德又是自語相違耶。果其自證得徹，始成圓信。既成圓信，自然無一法可信。無一法可信，自然無一法可簡。若有一法可信，必有諸法可簡。既有簡有信，何成圓信。見相橫前，仍沿此岸。果能識得七佛偈，則〇內〇外，都盧是摩訶般若光，奚問其有何所本。若有所本，即是邪法。若信為本，即是邪見。即與西天諸祖所示，七佛所傳，恰相違背，亦無須再論。〇相之未必出於西天諸祖也。心是根，法是塵。覓心尚了不可得，何況對根之塵，緣心之法。若於此起法見，成法執，正所為一向狗塵，罔知返本者。法藏謂此〇與偈，蓋有所本，足見伊之迷本逐末矣。密雲斤斤與論威音事跡，載在法華，不得謂無所考據。〇相既出西天諸祖，不得又謂在然燈已前。捨其大謬，闢其小謬，固亦無足道者。而魔忍救之，謂法藏之說，即是長沙岑。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乃至尚無生佛消息之義。是則並未救得法藏，徒然塗污長沙岑不少耳。長沙岑此語，豈謂摩訶般若光既發，則有文字可考據。摩訶般若光未發，則無有文字，無可考據耶。亘古亘今，亘上亘下，亘東亘西，亘南亘北，並是摩訶般若光，將何為未發？並無摩訶般若光，將何為既發？會得，則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眾生，乃至尚無生佛消息。會不得，道個摩訶般若光，便是法執。道個光未發時，更屬子虛烏有之妄論。何況將天地未生以前，為摩訶般若光未發；天地既生以後，為摩訶般若光既發。如此分疆畫界，去長沙岑更添冤苦。乃舉屏山天地未生以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以後，道在聖人之語，以為注解，轉見不堪。天地未生以前，如何爾時便有個道，裝載聖人在裏許？天地既生以後，如何便將此道屬之聖人，而一切有情無情不得而與？不特與佛祖言教大相剌謬，即與儒門所論性與天道，亦大相剌謬。此明代天啟以後，秀才時文中荒唐繆悠之論，乃亦取以救法藏，滅密雲。韓愈蝦蟆詩有云：無理祇取鬧。斯之謂矣。密雲因法藏揑造威音王，大作一〇，故以法華

事跡正之。又因法藏將威音王與七佛論長幼，敘履歷，故以威音者，眾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者曉之。而魔忍遂謂其自相悖謬，何嘗會得密雲之意？密雲意尚未會得，何況世尊法華所說威音王佛意？古德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威音那畔，即是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則一正在裏許。若一向舉一，不特失却二，并失却一。故舉眾生之容威，舉目了然者言之，而威音即在裏許。此正法華所載之威音也。而魔忍議之曰：自語相違耶？眼光未定耶？執文泥字以刻責密雲，密雲又有何說以解免？又舉古德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之語，臨濟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之語，棗栢以文殊配艮 封為小男，普賢配震卦為長男之說，謂均與法藏所言一〇相不殊。今無論法藏一〇相為千佛萬佛之祖之說，固不可與三說同年而語。即三說中，又奚得渾同一致？臨濟曰：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然則威音王佛，不離眾生舉目了然處矣。古德謂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起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床榻。作此語句，不特親見威音，並且親見常不輕菩薩矣。魔忍果能悟此數句，定不執威音大作一〇之謬見，妄生議論。至於棗栢震艮 之說，以之論易，尚且不可，何況於宗？蓋易義亦不得謂震中無艮 ，艮 中無震。以義有分屬，斯在艮 言艮 ，在震言震耳。震，動也。艮 ，止也。無不止之動，亦無不動之止。止是不止之止，動是不動之動。今將以文殊為止，而以普賢為動，其又奚可？內外教典，兩處負墮，奚得與前二說連類並觀耶？

魔藏曰：嘗試原之，圓相早具五家宗旨矣。五家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於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溈仰圓相本於此也。法眼談教義於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於黑白 之交，只一〇中五宗具矣。　魔忍曰：五宗各出一面，謂

各出〇相之一面以接人也。如曹洞宗以五位回互，或因偏以顯正，或即正以攝偏，或兼至而背觸俱非，或兼到而通身尊貴，皆即一面而通諸面者也。至臨濟宗則直下拋出矣，故以臨濟為正宗，非簡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闢書謂五宗各出一面，則當分此〇相為五面，既分為五，則臨濟安得而直下拋出耶？觀其意，是以此〇相為蠢然一物耳，不知此〇相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〇相而相體不狹，法如是耳。昔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聰，偶失笑喧眾，衣擯之。夜宿田里，觀星月燦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之，乃問：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實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而謂侍者曰：這漢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敘而立。實至，俱召實上座。實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合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知此者，可與言〇相之開合矣。知相之開合，可與論諸宗之同異矣。噫！道固無爭也，而有爭之者，見不同耳。如實公之初悟，謂之無見可乎？謂之徹見亦可乎？非天衣鉗錘之妙，是又與宗旨豎一勁敵矣。雖然，非嫉宗旨也，不知有宗旨也。不知焉而毀之，彼安得不自以為救世乎？夫七闢之有近於理者，闢其所謂不知者也；三闢之有近於理者，亦闢其所謂不知者也。此外則橫爭狠罵之辭矣，姑不備載，以存厚道云。

實際理地不立一塵，萬行門頭不捨一法。必於實際理地不立一塵處，得個消息來，然後可與向萬行門頭不捨一法中，舉足下足去。既在萬行門頭，自然無漸次中有漸次，無階級中有階級。若言實際理地，則十方平等，一道清虛，不落言思，豈容區別？今藏忍父子之論五宗，以臨濟為正宗第一先出，而雲門次之，溈仰又次之，法眼又次之，曹洞又次之。圓宗有如是區別相耶？不過欲推尊臨濟為五宗第一，以見己為第一宗之嫡子，至榮至貴，至尊至勝而已。此豈武將論功，秀才對策，而有甲乙之科目，先後之殿最耶？據伊之

說，則曹洞最為末後矣。乃洞山云：這個猶不是，況復張三李。真空與非空，將來不相似。了了如目前，不容毫髮擬。永明云：只如云這個猶不是，豈況諸餘狂機謬解。然則所謂一〇直下拋出，斷人命根。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者，正洞山所為張三李四，永明所為狂機謬解耳。縱饒果是第一正宗，恰恰成得這個猶不是，何得將張三李四狂機謬解，區別四宗，橫分次第？魔忍自覺所評五宗次第，難免明眼人檢點，於是回護其說，謂以臨濟為正宗，非簡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將個鬍張三，來換黑李四。宗若可以長幼論，則必幼不及其長明矣。其與宗旨偏正之說何異？五十步笑百步，宗尚不得以是非言，況可以長幼論乎？密雲謂五宗既各出一面，則當分此〇相為五面。既分為五，則臨濟安得而直下拋出耶？只因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不勝捧腹，而為是說，究亦祇成戲論。而魔忍又謂此〇相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〇相而相體不狹，所為紫色淆朱，蛙聲乱耳，又引吉祥實五位君臣公案以回護之。不知既云此〇相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〇相而相體不狹，則臨濟、雲門、溈仰、法眼、曹洞諸古德，不能與此〇相分內分外、分同分異亦明矣，又如何臨濟能舉此〇相直下拋出？其餘四家又如何能各出一面耶？如此〇相可以直下拋出，可以各出一面，則除非實有是〇相始得。既實有是〇相，則此〇相直是蠢然一物，又何能出百千萬億面而相體不分，百千萬億面入此〇相而相體不狹乎？惟宗無相，惟宗無體，今曰相曰體，即已非宗。惟宗無同，惟宗無異，今曰同曰異，又已非宗。夫相與體，同與異，皆是世間言語，但有虛名而無實際，何得以不定之虛名，欲定無名之妙性？欲以〇相之開合，論諸宗之同異？譬如取音聲而繪畫之，音聲何由肯受汝畫？夫臨濟、曹洞二宗，傳至於今不絕，而臨濟獨盛。雲門、溈仰、法眼三宗，無人承嗣，此如世法門祚之盛衰，於宗旨有何交涉？若就雲門、溈仰、法眼、曹山五人平生為人機緣語句而論，皆優於臨濟，豈得以其子孫蕃衍而遂居五宗之長乎？五宗亦出後人之強名，豈宗之果五？同此不二法門，故稱為

宗。若其有五，則是差別魔外矣。且如吉祥實云：我這裏一位也無。此語亦何得謂非徹見天衣，預令五人分敘而立，同召實上座？實於言下契旨，而述偈云云。究竟五人與實上座同是一位也無，何得從實上座偈語邊換却眼睛，便乃說一說五，又成實法？又曰：道固無爭也，而有爭之者，見不同耳。夫見即是邪魔，爭即是眾生。既興見刺，又起爭情，則五戒已破，尚何一乘之有？如是而欲明宗旨，何異首越而之燕，抱薪而救火？又謂密雲七闢三闢，其尚可救者，皆闢其所不知，其餘則橫爭狠罵之辭，姑勿具錄，以存厚道云，更屬可笑。夫密雲七闢三闢，正為魔藏父子之多所知，而失却正知。伊謂密雲不知，密雲果何知耶？魔藏父子若能悔却平生如許邪知，即不為所知之相縛，而能徧知一切，折合歸來，如許邪知皆成正知，而亦無所知矣。其如執著無明所熏情識之知，轉以人所不知為己所獨知，業識茫茫，有何了日？夫既論宗旨，則何者為厚？何者為薄？何者為能厚能薄？何者為所厚所薄？乃曰姑勿具錄，以存厚道，則全是眾生相、世間法矣。如果本分相應，即橫爭狠罵，又那許作罵會？如不然者，橫爭狠罵固不得，甘言綺語又爭免墮無間地獄耶？

魔忍曰：雲門於衲子淘鑄聖凡，情見盡淨，不留絲忽。是故嗣其法者七十餘人，臨生死若門開相似，率多坐脫。德山密、洞山初、香山遠、巴陵鑒四老，其超類者也。

世人情見熾然，業緣輪轉。愛河涌地，慢阜撐天。甘五濁而冥行，處重昏而罔覺。憎欣反覆，貪畏回環。就中欣而貪者，莫過於生。畏而憎者，莫過於死。祖佛楊葉止啼，苦塗斷乳。為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俾其從空無我，得真如性。亦是先以欲鉤牽，後令成佛智耳。本無生死，又說甚生死。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

宜，是為生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魔忍謂雲門弟子，臨生死若門開相似，率多坐脫，以為奇特。以此歸功雲門，鉗錘之妙，埋沒雲門不少。雲門弟子七十餘人，豈皆於地水火風四緣自得，有所離散，而不能隨其所宜者耶。生晝也，死夜也。雖貪生怖死，永墮輪迴之者。到此地位，那一個不門開相似，不了生死？而曰：臨生死若門開相似，以為奇特。若奇特者，臨晝夜若門開相似，亦奇特耶？天王悟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古德慈悲，留此因緣，垂示後人，照天照地，乃猶向饑時喫飯，倦時睡處，作奇特商量。癡雲黮黮，慧日朦朦，有甚了期？不見洞山价臨行，因眾戀慕，復開目示訓，並令營齋。眾故延之七日，而齋始成。价亦隨齋，乃云：此齋可名愚癡矣。夫戀慕者，眾生相也。於坐脫生奇特想者，外道見也。眾生許喫愚癡齋，外道則愚癡齋亦不得喫。昔南方禪客道：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蛻皮，人出故宅。南陽忠斥之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古德明訓灼然，何得了不契悟，流浪生死？於此粗淺見處，尚不分明，何得妄談宗旨哉？

魔忍曰：予在萬峯參雲門折足公案有省，作頌曰：石處[目*掌]睛也大奇，夢中翻轉髓和皮。這回月向泉根出，照見雲門跛阿師。余門人利根見而驚曰：奇字不可，請易之。余曰：何謂也？曰：和尚最怪人說奇特元妙。余笑曰：不虛你先見和尚也。嗟乎！先師禁學者奇特解會，使人畏憚如此。因提濟上元要，遂以元妙誣之，無乃精鑑未至耶？

魔忍。弟子利根，畏法藏平生惡人言奇特，而謂魔忍偈中奇字不可用。魔忍舉以為法藏並未說元說妙證，且謂密雲之闢，乃屬冤誣所為，欲蓋彌彰者。夫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奇即是常，常即是奇，奇與常皆屬法相邊事，與清淨妙覺有何交涉？清淨妙覺中，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今法藏畏奇特元妙如是，必將以平常淺易為歸耶？捨奇特元妙，而取平常淺易，亦是失心。況又實以奇特元妙魔魅學人，而勒令不許說奇特元妙，則非止奇特元妙之謬說，直是機械變詐之奸謀矣。且此正可以識其切中所忌，內慚於心，而惡聞人言，實則有何益處？詐者必愚。如是如是，乃魔忍轉取以為並未說元說妙之證。譬如哺糟啜醨，醉舞傲傲，載叫載呶，曰：我平生禁酒甚嚴，而人猶謂我酒狂耶？其為可笑，何以異是？且所作雲門折足頌，何嘗窺見睦州雲門絲毫許，而自誇有省？石虎撐睛也大奇，夢中翻轉髓和皮。為著語曰：夜夢不祥，題門大吉。這回月向泉根出，照見雲門跛阿師。為著語曰：一箇眼花，終身見鬼。

> 魔忍曰：睦州尊宿，黃檗嫡子也。識滹沱於陸沉之中，接韶陽於門臼之內，可謂克振家聲矣。而生平接人多用言句，闢書曰：臨濟三度問法，黃檗只痛棒三頓。故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是之謂的骨。信斯言也，是睦州不得在的骨之例耶？且雲門既折足於睦州，則當時時推門損人之足，肖其形似可也，何乃斤麻疋布之語，雪峰聞而喜之？雪峰亦於德嶠棒下如桶底脫，又不專用德嶠之棒，而立三句如近代之論，則睦州、雪峰、雲門三大老俱不得為克肖之子矣。昔俱胝和尚凡有問話，但豎一指，自曰：我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有童子效之，俱胝潛利刀斷童子指。夫五家綱宗，即俱胝之利刀也。今無論棒喝言詮，真者如角，似者如毛，不以宗旨，烏能盡斬其臂哉？

密雲謂臨濟惟以棒喝接人，故為黃檗的骨。蓋言臨濟所謂三元、三要、四喝、四賓主等，皆屬門庭施設，學者不可於此著相分別，剜

肉成瘡耳。今魔忍遂謂睦州平生接人多用言句，豈便不是嫡骨？雪峰於德嶠棒下透脫而立，函蓋乾坤、截斷眾流、隨波逐浪三句，何嘗專一用棒？以此刻責密雲，其口頭固滑利矣，奈破妄語戒何？棒喝言句是同是異？於此未明，無怪言句是言句、棒喝是棒喝，且棒喝亦非棒喝、言句亦非言句矣。密雲接人亦何嘗不用言句？若不用者，即今所稱臨濟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云云者，又是什麼？可不謂之言句耶？睦州、雪峰平生接人處，渠乃作言句會那？即如所為雪峰三句，何以便不是棒喝？只今即與一棒，豈不函蓋乾坤？再與一棒，豈不截斷眾流？復與一棒，豈不隨波逐浪？魔忍作麼生分別？若分別者，早被東海鯉魚鱗甲裏帶過新羅國去也。俱胝斷指因緣，正是密雲證佐。若以密雲之棒作童子竪指觀，而以綱宗比俱胝斷指者，則正伊所為。雲門既折足於睦州，則當時時推門損人之足者也。凡三元、三要、四喝、四賓主等，皆是推門斷指一般，偶爾成文，適逢其會。今執之以為宗旨，何異時時推門損人之足、時時袖刀斷人之指耶？若云此異於彼，則是以斷人指足為重，而以斷人慧命為輕矣。

> 魔忍曰：雪峰禪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雲門生平用此接人，如風馳電轉，自非透明大法、死盡全心者，難為湊泊。蓋自家立地處不漏絲髮，故應機垂手，不期然而然。余出峽時，過夔門，江邊有數堆亂石，傳云諸葛孔明所遺陣圖。今不知書者，但以為亂石；即知書者，亦不過曰陣圖而已。既不遠出生入死之門，擒縱變化之數，圖安所用哉？

雪峰三句與臨濟四喝同是門庭施設，雪峰鼻孔那許從三句中摸著？魔忍於此眩轉熒惑，謂非透明大法、死盡全心者不能湊泊，既死盡全心，又湊泊這野孤涎作麼？若有一法可得，雪峰即是弄泥團漢，何得以透明大法塗污雪峰？縱饒不受天下老和尚舌頭瞞，於行解尚無交涉在，何況遇三元三要即被三元三要轉，遇四喝四賓主即被四

喝四賓主轉，遇三句又被三句轉，平生受臨濟舌頭瞞不了又被雪峰瞞，自飲狂藥而狂又復以狂藥飲人，誠何苦耶？正如俗儒不知八陣為何物，見說天、地、風、雲、龍、蛇、鳥、虎，便道風、雲附天，蛇、虎附地，龍與鳥在天地之中作種種依文起義，不知天、地、風、雲、龍、蛇、鳥、虎不過如今之鑲黃、正黃等八旗旗色，用以為軍營之誌別耳。雖名天、地、風、雲、龍、蛇、鳥、虎，而與天、地、風、雲、龍、蛇、鳥、虎八者了無交涉也。魔忍自謂曾過夔峽見武侯陣圖，而歎不知書者以為亂石，其知書者亦止以為陣圖，無人知其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之妙，以比宗旨，實有出生入死、擒縱變化如武侯八陣圖者，非極麤一棒可以了事，此正魔忍自具供招，承認謗大般若罪業處。正法眼藏中豈以出生入死、擒縱變化為究竟也？只緣不知宗匠為人，俱是如語實語，即其門庭施設，亦是如語實語，其不可近傍處，皆由學人自將得來。擒者汝自擒，縱者汝自縱，種種變化，皆在汝邊，本分中有何絲毫許交涉？若先自辦個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之機，以待學人之來，豈不自先失心？如何為人如此，而曰為人有何利益，只是與人舌戰耳。且凡物之圓而轉者，皆必無根，若有根如毫髮許，則從其毫髮許之根處，便不成圓，而此根如毫髮許不斷，亦便不能轉。不寧惟是，今既鼓動無明業識，講求所為小法之大法，大法之小法，根牢蒂固，塵壅土埋，業已墮入大鐵圍山，豈能圓轉？其所為出生入死擒縱變化者，徒妄語耳。且使果能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以與天下人舌戰，則託諸空言，是一場利口，見諸行事，是一片機心，尚何宗旨？尚何佛法？必如是乃稱宗旨明，則是明於宗旨者，皆王法之所必誅者耶？八陣圖之說，尤與宗旨了無交涉，且魔忍亦只取為譬喻，本無足深辨，但其好以外典顢頇一時，禪和子且以慢侮不識字之密雲，而實則自亦未嘗了了，今一併揭露，以消天下後世禪和子之惑。世傳諸葛亮八陣圖有三：一在夔州，一在新都，一在沔陽。而其在夔州魚復浦者，水發則沒，水落復出，歷數千年不圮壞，世以為神。蓋天地間物如是不可思議者甚多，或亦亮精誠之所固結也。但所為圖本非出

自亮作，葢八則虛中而成方，七則實中而成圓，此自然之數，非人力所能為。而陣用八數，世傳出自風后，亮以前竇憲亦曾用之，則其非自亮始明矣。且此聚石為圖，留示後人，又豈能使人知兵？亮又豈好為身後名而為是無益之舉耶？葢不過當時訓練士卒所立之綿蕞耳。後之人思亮而奉為召公之甘棠，則曰：武侯陣圖，其中何嘗有出生入死、擒縱變化之妙耶？譬如召公甘棠，學者欲於甘棠樹內求周南之美政，雖枝枝葉葉而索之，了不可得也。且八陣亦止是戰時士卒之行列、守時營伍之位置而已，何所為出生入死？然則魔忍所為出生入死云者，惑於奇門休死傷、杜開驚生景之邪說，謂敵若入死門則必死也，極為迂愚可笑。且魔忍所為擒縱者，葢出亮征孟獲故事，亮欲大折孟獲之心，使其不為內擾，故七縱之而七擒之，此與夔州魚復浦陣圖何涉？魚復浦即永安宮，乃與劉先主圖吳時訓練士卒所立之綿蕞，其在今日究竟是一堆乱石而已。魔忍認為武侯用以七擒七縱孟獲者，恰與誤認雪峰三句作宗旨絕相似也。

> 魔忍曰：古之言悟者曰：如蓮華開，如夢忽覺。余於溈山信然。而百丈更為說法曰：此是暫時岐路，時節若至云云。又曰：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方其深撥得火，慶快之際，心華發明，是故聞理最易深入。只此數言之下，一了百了，若待拋迷就悞，執成窠臼，雖百方磨治，卒難脫洗，是之謂法乳之恩也。若仰山者，懸應西天祖師付囑圓相之記，實果位聖人，猶曰得體於軌源，得用於溈山，豈其智弗若今日歟？葢不自瞞耳。父父子子，交互增輝，開鑿人天眼目，以垂範百世，宜乎！

溈山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魔忍遂謂：方其深撥得火，慶快之際，心華發明，是故聞理最易深入。此等言論所為，如蟲蝕木，偶爾成文，究竟蟲不識字。若溈山當百丈撥火次，尚滯理境，則有何發悟之處？百丈何得顢頇眾生，妄為印可？古之言悟者曰：如蓮華開，如夢忽覺。如蓮華開，則不立一塵，若

尚有理竟之可深入，則蓮華尚在污泥中，何嘗得開？如夢忽覺，覺後夢中所見之物，所行之事，究在何處？若尚有理境之可深入，則是夢中說夢，何嘗得覺？圓宗若可從理得者，祖師即不道：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釋迦即不道：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矣。何則？理從言顯，言藉文彰，雖有甚深之理，必有甚顯之文以發之。如文不能發明，自是文不至，文之所以不至，自是理之未曾透明，斷無有透明此理，而無文字可以達之者。何得因噎廢食，因文不能明，遂乃不立文字？且理字之義，本借木之文理以為言，事物之有理，如木之有理，理即是木之窾隙處，雖緊密至極，循其理則斤斧可入，其入處即其門也。既有理之可名，必有門之可入，百思不得千思之，千思不得萬思之，畢竟心思斤斧能入事理窾隙，入其窾隙即開其扃鐍，何得謂無門為法門？所以言語道斷而不立，文字心行處滅而無門。為法門者，佛祖豈屬虛語？夫此盡大地是門而無門，恒河沙數劫轉妙法輪而無字者，尚從何處說個理字耶？若果心華發明，即已迥無所有，豈得轉入業識，復步昏衢？直因魔忍自未心華發明，而卜度其境界料應如是，遂乃妄判溈山，豈非三家村裏漢，說中書堂內事？世傳永明為彌勒，寒山、拾得為文殊、普賢，以至近世茆溪為大通佛等，不一而足，奚止仰山為小釋迦？若為了徹者言，則是實有其事，纖毫不爽；若為未了徹者言，可云皆為揑怪，直是塗污諸古德。今魔忍執著其說，謂仰山懸應西天祖師付囑圓相之記，實果位聖人，良屬夢囈。圓相既是西天祖師付囑，仰山何以又焚却？若仰山平生只此九十七圓相是者，仰山則為疑誤眾生，何足濟美溈山？豈堪垂範百世？

魔忍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確乎先哲之言也。仰山為沙彌時，一見此圖，即能了然於心，又重錄一本，毫無差謬，豈初根淺識所能而闢？書引執本二字，盡欲抹殺，是未辨躭源，在子即得之語矣。且本之存也，非有訓詁言理可以傳授，但欲學者提脫心智，於無門無縫處更進一步耳。風穴曰：若

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今人於無住本強生節目，反以宗旨為贅瘰，譬夫患瞖之人，投藥而眩，不自咎其內熱諸病，而遺罪於黃帝、盧、扁之書，惑益甚矣。

仰山不可及處，在一見軨源九十七圓相，即便燒却。至於重錄一本呈軨源，毫無差謬。不過是伊能解能會，有何足重？且能此者，奚必仰山？當日軨源謂仰山曰：南陽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門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爾時仰山若非真實慶快平生，了無一法可得，豁有不生奇特想者。乃一見便燒却，則真乃用得九十七圓相也。至於一覽便知其意，重集一本，不爽毫髮。古今聰明彊記之人，不但垂於記載，亦且著在耳目間者甚多。若以此為小釋迦，始能佛法掃地矣。然與這個了無交涉。宋朝同時兩宰相，一則每日只食餅半個，卷作筆管，細啖過六分，即不能復嚥；一則每日食不知飽。庖人竊記之，每食一器，飲一器畢，即如數傾入大甕。凡傾數十器，大甕滿溢流地，而飲啖自若不休。二人同相同壽，皆八十餘。夫摶食與壽，尚兩無交涉，何況法食正命耶？若言過目不忘之奇特，則古今之人，不知其名始者多矣。略舉史冊所載，如漢王充，魏荀悅，唐韋述、張巡、李嶠，宋胡松年、汪應辰、何涉、黃庭堅、元不忽术等，並能為仰山之所為，豈亦會受西天佛祖授記耶？至謂欲學者提脫心智，於無門無縫處更進一步，亦屬強作解事。若欲起學者疑情，令於無門無縫處更進一步，又何必九十七圓相，方可為人作方便耶？又引風穴家國野老公案為證，不知風穴平生敗闕此段公案為最，將家國與野老打成兩橛，既違世理，即背真宗。別立一野老於家國之外，則此野老即是一塵，何云不立一塵？正所為於無住本強生節目者，早於無住處住著，堅固不拔。此等不了之談，深違佛祖之意。自未具眼，乃妄

欲為人投藥，即是佛祖真詮，亦必化為鴆毒，何況此等以謬傳謬耶？

> 魔忍曰：如金鑄器，鐘盂鼎鼐皆金，而鼎不是鐘，盂不是鼐，所用異也。干將、莫邪用在斬割，臨濟、雲門近之。秦宮、寶鏡用在兼攝，曹洞、溈仰似之。而法眼則鼎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蓋鼎三足而立，廢一則傾。巖頭謂∴伊字三點，略似宗門。法眼以華嚴六相立為宗旨，慮後世學者偏局於一，其意深矣。六相者，總、別、同、異、成、壞是也。而總不是別，異不是同，互為子母，以盡法界廣大之性、開合之變，如織錦迴文，詩一字百咏。祖師之全體大用，至五宗各立，發揮盡矣。眼嗣地藏琛，琛嗣元沙備，備嗣雪峰存，存嗣德山鑒，鑒嗣龍潭信，信嗣天王悟，悟嗣馬祖。元沙宗旨有用處，不換磯與六相義相為隱顯，琛公善之。至法眼專以此機接人，故元沙之道至眼始大。但學者未能細心研究，不數傳而宗鏡出焉。義解沙門倚以為說，可歎也。

凡有對待者，皆有所似。即無所似，必有所反。惟有反也，則亦似也。易之所為反類是也。如陰之與陽，欲舉何者為似陰，何者為似陽，而不可也。然而陰與陽正相反，則陰固反類乎陽，而陽固反類乎陰也。若此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則何有對待乎。無有對待，則何有似乎。若舉其正似，雖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寫之，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也。何也，蓋悉與此如也。若舉其反類，雖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寫之，而亦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也。何也，又悉與彼如也。唯其悉與之如，而悉不與之一，是以總不可謂之相似也。今魔忍欲舉物類以喻宗旨，已屬愚甚。又況分臨濟雲門之宗旨為似劒，溈仰曹洞之宗旨為似鏡，法眼之宗旨為似鼎，是果何等魔說耶。夫劍固利於斷割矣，而有活人劍，豈亦斷割之義乎。鏡固利於兼攝矣，而鏡無自性，誰為兼攝者。至於華嚴六相，該攝一切，以消斷常之見，固是佛語。然不了無門為法門，而執著六相義，即

落識心分別矣。況六相義，如何可成三足。即成三足，又何所見是鼎之三足耶。其牽合支離，於語言文字，尚未圓成在。乃於不涉語言文字之真宗的旨，妄為擬議耶。佛法廣大，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雖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迦葉阿難，從畢鉢巖中，述佛所說，多至三藏十二分。迨後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各述佛旨，垂示方來。以及歷代宗師，為人機緣，年歲既久，日益日多。象負之而難勝，龍藏之而不盡。然謂已足盡諸法門，則竊恐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也。若乃頓了自心，直達寶所。則古德有云，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永明下一轉語曰，何待舉意。此則實乃圓明了知，不因心念，大地全收，涅槃不二。是故若言其總，祖師一語一默，並是全提，並無一塵一絲，尚有滲漏。何待五宗各立，方始盡其發揮。若言其別，雖至慈氏下生，並且盡賢劫千佛，住世轉輪，亦不能盡其廣大。五宗雖皆古德，然豈能遠邁釋迦，預超慈氏。而其一時擎拳豎拂，對機下語，便可誇為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之佛法，於此發揮已盡乎。法眼傳韶國師。韶國師傳永明壽禪師。永明平生，行解相應，純粹以精，無少罅漏。而性地圓淨，如杲日在空，光明普照。豈特比之法眼益、天台韶，實為青出於藍。直是釋迦牟尼佛以後，佛法入震旦以來第一導師。即其生無緣之慈，起同體之悲，合宗教律為一貫，示天下後世學人正修行路。集天台、賢首、慈恩三宗上首，共舉三藏要文的旨，設為更相問難，編綴成書一百卷，名曰宗鏡錄。使學者於無上秘密法門，舉目便見，舉足便行。如貧子之入龍藏，信手拈來，足富十世。如病者之值神香，隨風過去，徹體康寧。震旦所有宗門文字，斯實最尊最勝。魔忍何嘗開卷涉獵，轉謂永明不能細心研空元沙之宗旨，遂妄造宗鏡錄成義解。沙門如此謗佛滅祖，直是抉人天之眼目，傷眾生之慈父，斷如來之慧命，焚醫王之藥庫矣。盡世間惡業，尚有大於此者乎？永明宗鏡錄功德，雖有阿難之無礙辨才，盡其心力，廣說譬喻，所不能盡。然則魔忍毀宗鏡錄之罪業，亦雖有阿難無礙辨才，盡其心力，廣設譬喻，所不能盡矣。恒河中所有沙，如是沙等。恒河中沙，數

之猶尚可盡。如是沙雖至多，其數有定。伊之罪業，方來無窮。本無定數，奚可盡耶？刀山劒樹，鑊湯鑪炭，鐵繩熱灰，阿鼻無間，種種地獄，當亦與之無盡耳。達摩從南天竺來，雖以不立文字，傳大乘一心之宗，然亦以楞伽為印。楞伽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楞伽獨非文字乎？佛語心者，今語即是心語，心語即是佛語。達是心語，別無佛語。永明不云乎？文字性離，即是解脫。纔得見性，當下無心。若迷一切諸法真實之性，向心外取法，而起文字見者，還以文字對治，示其真實。若悟諸法本源，即不見有文字絲毫許發現。方知一切諸法，即心自性。則境智融通，色空俱泯。當此親證圓明之際，入斯一法平等之時，又有何法是教而可離，何法是祖而可重，何法是頓而可取，何法是漸而可非耶？夫如是，則尚何義解之有？今魔忍之意，若有一文一字，即屬義解。然而離文離字，一棒不作一棒用，則又曰極麤。然則惟有伊師所揑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者，方為葢天葢地乎？正同瞎驢轉磨，遶盤而走。即此一大妄語，魔藏父子，必墮無間阿鼻而無疑。

魔忍曰：單傳之道，自大鑒已後，裂為五宗，言詮雖異，未有不因事建立者，據悟繇可考也。師初見雲巖，已悟無情說法之旨矣，又於默然良久處，沉吟不决，非得其半而昧其全乎？故雲巖宗旨曰：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師後過水覩影，方大徹，作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本不是我，我今正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曹山亦有偈曰：渠無我即死，我無渠即餘，渠如我即佛，我如渠即驢。父子祖孫，立言垂教，何其似與？近世老宿輒曰：三峰扯盡，三擊三撼，以配元要。若曹洞五位，又安得五數而配之？噫！是自無目而廢天下視也。晟不云乎？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晟得法於藥山，山得法於石頭，石頭著參同契，多明暗回互之旨，晟實闡明之，而洞山父子大彰其道，師法淵源，其來上矣。

魔忍父子錯認定盤星，謂五家各立宗旨，遂謂大鑒以下裂為五宗。蓋惑於一花開五葉為五宗靈讖之說，既被所愚，還以自愚者愚人。不知宗有五性，豈亦有五耶？一花開五葉，與五宗有何交涉？又謂五宗言詮雖異，未有不因事建立者。夫實際理地不立一塵，豈有因事而建立宗旨之理？一事立一宗旨，何止五宗？百千萬億恒河沙事，即有百千萬億恒河沙宗矣。然百千萬億恒河沙事，即百千萬億恒河沙宗，轉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無盡之門，轉尚不為無義。若謂因一事而建立一宗旨，五事建立五宗旨，五宗既建，宗旨發揮，遂盡如是謬論，則自漢明帝世佛法入震旦以來，從未聞者。不但達摩西來，將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明出以後，不容如是鼾睡作囈語也。又將雲巖、洞山、曹山所作我渠偈，謂父子祖孫立言垂教相似，以為淵源師法，尤為囈中之囈。若然，則是五家宗旨，如舉業家習詩經者之言賦比興，習易經者之言象象爻耶？然則亦可以五宗命題，開科取士，俾習臨濟者說元要，習雲門者說鑒咦，習法眼者說同異，習溈仰者說圓相，習曹洞者說黑白 耶？俗儒謂天有五星，地有五行，是以儒有五經。今復恰有五宗相配，法藏以三擊三撼配三元三要，伊若作曹洞子孫，亦當以此為五位君臣配耶？伊等謬見與此等實相伯仲，何嘗了得自心？徒然狂狗逐塊，放出見聞覺知，咬嚼語言文字，猜詳卜度，組織雕鎪，不知五家同是無義味語，若費心思作麼？不如改業窮經，尚可為有益世間事，何苦於野狐涎唾內妄加分別，著意推求？在宗門則緣木求魚，畢生無分，徒使儒門知其來寄廡下，笑之齒冷，佛祖宗風掃地盡矣。密雲謂法藏扯盡三擊三撼以配元要，若曹洞五位，又安得五數配之？實為切中病根。魔忍不肯捨其所執，轉牽合雲巖晟語為證，豈不自己再加一重枷鎖？夫雲巖寶鏡三昧詞，魔忍何不向伊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處領會，而向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處打之遶耶？

魔忍所著五宗救，凡十卷。首列總論三篇，明伊師所揑一〇為千佛萬佛之祖等魔說，為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歷祖相傳之宗旨。次敘七佛以至黃檗。次敘臨濟宗，自臨濟以至法藏，凡三十一人。次標餘四宗，惟載雲門、溈仰、法眼、曹洞六人。其大意皆所以申 法藏之魔說，而其最要眼目，在臨濟為五宗之長，而法藏為臨濟之嫡骨，且使天下後世知伊又為法藏之肖 子也。密雲者，法藏所由得，廼臨濟源流之所自也。然而密雲闢法藏，則法藏之位不固矣，其勢不得不滅密雲。既滅密雲，而仍奉密雲所得諸龍池以上者為祖宗，則臨濟嫡骨之說，天下後世必有疑之者也。於是從東明海舟以下，即為微辭刺譏，而別奉高峰覺範為法藏得心印法之師，以見伊父子所傳臨濟之道，別從高峰覺範得來。而其所以能從高峰覺範得來者，因伊師係果位中人，出自夙根，不可思議，用以魔魅當時無慧僧徒，耳食外護，釣取後世名，正如王莽偽作符命，雖漢兵舉火焚之，猶執玉斗按方位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者也。二人者，實為空王之乱臣，密雲之賊子，世出世間法並不可容者。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特頒上諭，既深著其罪狀矣，茲將五宗救中擇其尤悖謬者，逐條指出，以發十方禪子之矇。俾誤飲其毒乳者，作大黃巴豆猛下之劑。冀讀之者，毒盡而命乃徐蘇，或亦不無小補也。南陽忠國師云：禪宗法者，應依佛語一乘了義，契取本原心地，轉相傳授，與佛道同。不得依於妄情，及不了義教，橫作見解，疑誤後學，俱無利益。縱依師匠領受宗旨，若與了義教相應，即可依行。若不了義教，互不相許。譬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身中肉 。非天魔外道，而能破滅佛法矣。南陽忠此語，直從唐代早為判定。楞伽經云：諸天及梵乘，聲聞緣覺乘，諸佛如來乘，我說此諸乘。乃至有心轉，諸乘非究竟。若彼心滅盡，無乘及乘者。無有乘建立，我說為一乘。夫聲聞緣覺諸佛如來乘，尚須直了無有建立，始明一乘之旨。何況魔忍父子，私自揑造之一〇，雙頭獨結之宗旨，橫生分別之鑒。咦，我渠元要賓主之野狐涎唾乎。況其所由，絕非為佛法利益於人起見。祇以誤於不知，而為是擾擾。直因自己名利起見，

以貢高我慢之心，為壟斷居奇之術。假佛祖言句，逞胸臆邪思耳。如是謗大般若，塗污慧命之魔外，何忍聽其邪說橫流，而不思迴狂瀾於既倒。是以辭而闢之，非好辨也。況護正法，以簡魔辨異為本，亦朕報恩之所當為者。用茲以示天下後世。

揀魔辨異錄卷第八(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